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四輯

中國小說史

葛賢寧著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四輯

中國小說史





葛賢寧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編著凡例

一、本書敍述中國小說自起源迄現代兩千餘年中的發展，凡十四章，共十二萬字。

二、中國周秦以來的學者，輕視小說爲「小道」與末技，而作者也每視爲游戲消遣的筆墨，致歷代作品散佚很多，作者眞實姓名也多杳不可考。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爲之提高，而國人研究小說的興趣也爲之大增：關於作家的考證，小說內容與形式的演變，版本的辨別，時代社會的反應等文章，三十年來刊行的很多，可說極一時之盛。本書採取諸家研究成果，編爲此書，亦頗參加個人所見，不盡爲掠人之美。

三、中國小說中所表現的思想，異常複雜。從周秦到清代光緒初年二千年來中國小說中的思想，大體上不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分別發展或融會與合流。晚清時代，歐美民治思想的輸入，復被表現於小說作品之中。著者頗有志於中國小說裏各種思想的研究，惜以在臺參考書籍缺乏，致在本書中敍述甚少。

四、小說爲一種綜合的藝術，牠與散文、詩歌、戲劇乃至繪畫、雕刻、音樂、建築等，有着密切的關聯。本書止略述其內容所影響於戲劇者，而沒有敍述上列各種文學與藝術所給予牠形式技術上的影響，這是著者很大的遺憾。希望讀者多多給我指示，能够在再版時增補這類材料。

五、本書於最後一章，僅寫到民國二十年左右。因後起作家很多，成就如何，目前不敢斷定，並非著者偷懶。

六、本書限於篇幅，敘述每多簡略，引錄亦極少。復以參考書籍不多，錯漏實所難免，希望先進們及讀者們不吝指教。



中國小說史

目次



中國小說史

第一章　中國小說的起源

第一節　中國小說第一個起源

中國小說，起源於周秦時代。

周秦及漢人所謂小說，即是小家之說。莊子「外物篇」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荀子「正名篇」說：「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都是指卑微瑣細的小家之說，與大道不能比擬的小道，甚至於談不上「道」的。漢代桓譚的「新論」中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已能闡明小說的旨趣與效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小說一詞，從此確立；小說的概念，亦從此明晰；惟對小說所取輕視態度，給後代史家以

久遠的影響。

稗官制度，起於何時，已不可考。周秦時代，可能仍有這種制度的存在。稗官的采輯街談巷語，和風人的采輯里巷謠歌，或許同為王者考察民情風俗所憑藉。周秦之際稗官所采輯的這類小家之說，在想像中一定非常繁多的。是否遭受秦代焚書的浩劫？或是因為非大道而不為官府所珍惜保存？都難以推斷。「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著錄的古代小說九種，均為周秦之際的作品。雖然早已佚失，根據本注及殘留的遺文，可略述如下：

（一）「伊尹說」二十七篇，文語淺薄，為周秦人依託的作品，或為口頭流傳的筆錄。「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伊尹書」說：「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為僅存的逸文。略似「山海經」的記載山川異物。

（二）「鬻子說」十九篇，註云「後世所加」。鬻子名熊。「文選」李善註所引的逸文：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與現存漢志道家的「鬻子」不相類，開後代演史的先聲。

（三）「周考」七十六篇，係記述周代故事。

（四）「青史子」五十七篇，亦為記事的作品。青史子為古代史官。梁時尚存一卷，至隋代亦佚失。

今存逸文三則：一述胎教，一述巾車教，均見「大戴禮記保傅篇」；另一則述以鷄祀祭的原由，見「風俗通義」一八。茲錄巾車教一則：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相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而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和鸞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五）「師曠」六篇，原本「春秋」，其言淺薄，似爲依託之作。

（六）「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而非古語，似亦爲依託之作。務成子，名昭，見荀子。「尸子」曾記其「避逆從順」的教訓。

（七）「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當爲闡述黃老思想的作品。宋子，名銒，宋人，見「莊子」。「孟子」則作「宋牼」，「韓非子」復作「宋榮子」。

（八）「天乙」三篇，天乙卽湯，其言殷時者，皆爲依託。

（九）「黃帝說」四十篇，班固本註，稱其「迂誕依託」，想亦爲戰國時人的作品。

以上所述，這九種小說的內容非常複雜，記山川異物，前代戰爭，文物制度，禮教祭祀等等，可說沒有一定的範圍。如桓譚所謂「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一類作品，想更佔了重要部份，可惜已不可見了。中國小說，是否起源於稗官，固未能予以肯定。而周秦兩漢人所謂小說，大抵與現實人生有着密切的關聯，不僅王者可以藉知里巷風俗，卽對一般人民也有益智增識的效用。可以說，爲人生的「倘用」，是中國小說第一個起源。

第二節　中國小說第二個起源

世界各民族的文學，大都由其初民時代的神話與傳說孕育而來，中國小說也有此種現象。惟中國古代的漢族，以黃河流域爲其活動的中心，缺乏天惠，而多災禍，若不勤於操作，以抵抗自然的壓力，卽無法生存，所以民族發展，極重實踐而少虛無縹緲之思。及至孔子出，以崇實倘用爲教，偏於現實人生的研討，不願談論鬼神，因而中國古代的神話，沒有發展成爲一個完整的系統。

「列子湯問篇」曾記載創造天地的神話：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韓非子十過篇」曾記載黃帝的神話：

昔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御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

這類神話，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頗爲流傳的。虞舜夏商及西周以來所謂「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神，並沒有姓名。這時卻以黃帝爲至高無上的神代替原有神話中上帝的位置了。

周秦之際文學作品寫神話的，北方詩歌總集的「詩經」中，僅有「生民」一篇寫姜嫄履巨跡而生后稷的怪異傳說。南方出產的「楚辭」，神話的成分便非常豐富。屈原「離騷」中，多以歷史與傳說中的人物爲神。如以帝少皞爲西皇，舜爲九嶷之神，堯時主四時之官的羲和爲日神等。所謂彭咸，羿、虙妃、有娀之佚女，靈氛等古代人物，均一一予以神化。其他如扶桑、若木、望舒、飛廉、雷師、飛龍、鳳鳥等神物與神人，蒼梧、縣圃、咸池、白水、窮石、崑崙、天津、西極、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的神地，每與「山海經」所載相類近。「九歌」中的「太一」，爲天上的尊神。「漢書」說：「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說：「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九歌」中的雲中君，爲雲神；東君，爲日神；河伯，爲黃河之神；「山鬼」，爲木石之怪，即山谷女神。湘君，爲堯的長女娥皇，舜的正妃；湘夫人，爲堯的次女，舜的次妃；都是人的神化。大司命及少司命，爲死神，掌管人類壽命者。可說「九歌」都是歌詠神話。「天問」中的神話更多。開端對宇宙自然

的疑問，包涵創造天地的各種神話。「顧菟在腹」，爲桂樹蟾兎的傳說。「女岐」有二解：一爲古代的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一爲澆的嫂氏，爲澆所淫。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又傳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而斷之。關於堯殛鯀的傳說，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據「山海經」說：「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康回—共工名—的傳說，見「列子」。其他神話和異聞，如「燭龍」、「雄虺九首」、「長人何守」（卽防風氏）、「靈蛇吞象」、「鯪魚」、「羿焉彈日，烏焉解羽」、「屠母」、「白蜺」、「神鹿」、「鼇戴山抃」、「女媧」等，有的見於「山海經」的，有的見於「淮南子」、「列子」及「列仙傳」的，在屈原時代，這種傳說想是流行得很普遍。「遠遊」中，又有赤松子、韓衆、王喬等神仙傳說。

「招魂」作者爲屈原（或云宋玉）。其中怪異傳說，頗令人恐怖。說東方有長人千仞，喜歡吃人的「魂」。且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流金礫石，容易銷化人的魂魄。南方有「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又有蝮蛇、封狐、九首的雄虺等可怕的怪物。西方有流沙千里，五穀不生，「赤蟻若象，玄蠭若壺」。北方有「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你想上天麼？天門九重，都有虎豹把守，人要上去，卽被咬殺。有大人一身九頭，一天之內能拔九千株大木。豺狼的眼睛，都是豎生，往來無數，將人類的頭倒懸起來嬉戲，最後投下深淵。你想到地下的幽都去麼？身子九屈的土伯，用犀利的角來把你觸殺。它是虎首、三目、身體像牛，厚背，血紅的指爪，攫食人類，當作甘美無比的。「大招」所寫東南西北可怕的景象

和怪物，與「招魂」差不多。其中寫西方的神，爲「豕頭縱目，被髮鬟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尤令人恐怖。

周秦之際，記載神話與傳說最多的爲「山海經」。「山海經」今所傳本凡十八卷，雜記山川、異物、神怪及祭祀等項。自漢代以來，學者均看作地理書。明人胡應麟纔說牠是「古今語怪之祖」。淸紀昀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纔將牠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山海經」的作者，杳不可考。有人說是禹、益。有人說是東周無名氏所作，當以後者爲可靠。也有人說是周秦以後人根據「楚辭」而寫的，那完全出於臆度。大約「山海經」所記的全是當時流傳的東西，作者僅予以記錄整理而已。

「山海經」所記神話很多，主神則爲帝俊，卽是舜。許多神國的帝君，如中容、司幽、白民、黑齒等，大率爲帝俊的子孫。日神羲和，則又成爲女性，而爲帝俊之妻。書中最著名者，爲西王母的神話。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喜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山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海內北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皆有。（大荒西經）

此外，如夸父逐日，精衞填海，黃帝與蚩尤之戰等故事，亦出此書。

「穆天子傳」一書，出世較晚。晉代咸寧中有汲縣民不準者盜發魏襄王塚，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雜書十九篇，因得流傳於世。今本「穆天子傳」共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駕八駿馬西征犬戎得見西王母的故事；末卷記盛姬卒於途中及反葬事，當採自雜書。晉代以來，史家多將牠列入起居注類，至清代紀昀撰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始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其中寫西王母，已予以人性化，而類似人間的女王。

>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上述各種以神爲中心的神話，及由神話演進而產生的傳說，雖然都是零星瑣碎的記述，却給予後代小說以很深鉅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小說第二個起源爲神話與傳說。

第三節　寓言與故事

戰國時代，百家興起，大都兼習縱橫之學，善於游說和辯論。或借古以談今，或托物以譬喻，因而產生許多巧妙的寓言。「孟子」上載：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食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前一則是純粹的寓言，後一則却爲絕妙的諷刺小說。

「莊子」中寓言尤多。如「秋水」篇河伯遇北海若，「則陽」篇中的蠻觸之爭，「在宥篇」中雲將遇鴻濛，「逍遙遊」中的鯤鵬之化，「應帝王」中的渾沌被鑿七竅而死，都是以汪洋恣肆的筆墨，寫離奇怪誕的故事，寓意非常深遠，可說都是寓言中的傑作。「徐无鬼」中的郢人斲堊，運斤成風；「田子方」中寫一個眞畫家的解衣般礴；「達生」篇中寫紀渻子爲王養鬥鷄，庖丁的解牛，梓慶的削木爲鐻等等；均含有深邃的哲理，爲極有趣味的寓言。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

紀渻子爲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達生篇）

「韓非子」中的寓言，簡短而警策：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如何？」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毀新，令如故袴。

衞人有夫婦禱者。婦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足，子將買妾。」

此外，「外儲說」中的兩人「爭年」，「五蠹」中的「守株待兎」，「難勢」中的「矛盾」，比喻精美，亦爲很好的寓言。「呂氏春秋」的「察今」篇中「刻舟求劍」，「遇合」篇中的「嗜臭」，「淫辭」

篇中的「亡緇衣者」，「去宥」篇中的「奪金於市」等，含義亦深。「戰國策」中蘇秦、蘇代及張儀等游說之辭，含有警策的寓言者亦多。如蘇代假造土偶與木偶的對話及舉「鷸蚌相爭」的故事以說楚王，頗深刻動人。「秦策」中甘茂以「江上處女」說蘇秦不要排擠他，「齊策」中齊人以「海大魚」勸阻靖郭君的城薛，鄒忌以「城北徐公」諷齊王納諫，均善於比喩，也可列於寓言一類。

上述諸子及「戰國策」中的寓言和故事，給予後代小說的影響亦多。

又，未爲漢志所著錄的「燕丹子」，雖本史實，卻多怪異的記述，唐代魏徵撰「隋書經籍志」，因予列入小說類。淸人孫星衍稱：「其書長於序事，嫺於令令，審是先秦古書。」

第二章　漢代的神仙故事

第一節　神仙思想的產生與氾濫

春秋戰國時代，神話流傳最廣的有兩個地區：一是長江流域的楚國，已見於「楚辭」各篇中的歌詠。那些神話，不是從前代遺留下來，便是從異方輸入的。一是濱海的燕齊兩國，除原有的流傳的神話外，常常產生新的神話。齊人騶衍以談天說地著稱。他的談天，根據當時天文學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的新知識，創五天帝的神話。他認爲五天帝，是與四方、四時、五色、五行相配合而循環主管人類的世界。即是東方爲春令木德青色帝，南方爲夏令火德赤色帝，西方爲秋令金德白色帝，北方爲冬令水德黑色帝，中央爲土德黃色帝—黃帝。後來漢代的郊祀禮，首祀中央黃帝，接着祭祀春、夏、秋、冬四神，即根據五天帝之說而制作的。由中央黃帝，而引起黃帝封禪升天爲仙的傳說。他的說地，認爲天下有大九洲，打破了過去中國人以海內九州代表天下的狹隘觀念。他說中國的九洲，只是大九洲之一，此外尙有不可知的八洲。他的想像，可說非常豐富，因而也引起海上神山的傳說。騶衍的學說，在融貫儒道兩家，而主天人相應。他既然要融貫儒道兩家，那麼道家的「神」的觀念，也被他容納了的。「莊子」上說：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這種神人，莊子又稱之爲至人、眞人、天人，是一種「與化爲人」的人，而非鬼神的神，也卽是神仙的神。騶衍當也兼有這種觀念的。從騶衍的談天說地和融貫儒道的學說中，萌發了一種神仙思想，與長江流域的神話和傳說大異其趣。長江流域人民對於神祇的信仰，所追求者在地上的幸福，故祈禱以降神爲主。濱海一帶人民對於神祇的信仰，所追求者在世外的長生，故祈禱以求仙爲主。屈原雖爲楚人，曾奉使到齊國，受到騶衍之徒的影響，故「遠遊」一篇中亦爲神仙思想所瀰漫，與「九歌」等篇以降神爲主的迥異。秦滅六國，統一宇內，長江流域的神話與傳說，被溶化於燕齊的神話系統中，因而神仙思想特別發達。騶衍的學說，原是着限於大羣體的，可是方士們偏於神仙思想的闡發，完全變成個人主義的思想了。

「史記封禪書」說：

自齊宣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

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

始皇的求仙，助長了神仙思想的流行。漢初淮南王劉安，滙合陳楚巫鬼，燕齊神仙與道家思想，建立一較完整的體系，使神仙思想，益為氾濫。漢代帝王如文帝、景帝，都深信仙道。武帝於文治武功外，尤着意於求仙。他雖信任董仲舒而獨尊儒術，實際仲舒為一綜合荀子與鄒子兩家思想的儒家，所以求仙思想易於藉方士的宣傳而為他所樂於接受。古代所謂鬼神的神，至此乃蛻變而為神仙的神。帝王的封禪成功，即可如黃帝一樣的升天為仙。便是一般人民祇要能精研黃白之術，善於養生，也同樣可以飛登仙域。漢代小說，遂為此種思想所浸潤，作長足的發展。

第二節　漢志所錄西漢的小說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所錄西漢小說，凡六家一千一百三十三篇，均已失傳。（一）「封禪方說」一十八篇，為武帝時人所作。（二）「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齊人名饒者，不知其姓，曾為待詔，作「心術」以獻。（三）「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四）「臣壽周紀」七篇，宣帝時項國圉人名壽者所作。（五）「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虞初為河南洛陽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張衡「西京賦」中說：「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可見虞初在當時名氣很大。（六）「百家」一百三十九卷，為劉向所編。劉向編撰

「說苑」，除去與「新序」一書重複的部份，將其他「淺薄不中義理」的「雜事」，別集以爲「百家」。

上列「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三種，爲道家及方士談仙術的作品。「臣壽周紀」及「百家」兩種，爲史家記雜事而多怪誕傳說的作品。「虞初周說」，以作者爲方士，可能混雜不少談仙術的成份。這些作品，都是神仙思想氾濫後的產物。

第三節　神仙的故事

騶衍的大九洲之說，使西漢人精神生活的闊度爲之擴大。武帝開拓西域，異方的奇聞珍物的輸入，復爲西漢人所樂於談論。於是道家及方士爲自神其教，遂創造出許多想入非非的所謂荒外的境界與事物，而產生「神異經」及「十洲記」一類作品。騶衍的五上帝之說，使西漢人精神生活的深度爲之邃遠；而方士的求仙方術爲帝王所採納後，傳說與附會隨之而起，乃有「漢武帝故事」一類作品的產生。雖然作者不能確定爲誰人，可是這種故事的流傳於當時士大夫階級及民間，則無可疑。

「神異經」一卷及「十洲記」一卷，均傳爲東方朔所作。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爲常侍郎，拜太中大夫，給事中。生性觝直，放蕩不羈，而巧於言辯，詼諧百出。今有「東方太中集」輯本一卷傳於世。其中以「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兩篇最著，皆有所寓。朔的滑稽與奇特的言行，在當時卽很著名。「漢書朔傳」贊中說：「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可知朔在漢代，已多附會的

傳說。因之，「神異經」及「十洲記」兩書，是否出之朔的手筆，已難推斷。

「神異經」，係仿「山海經」而作，而所記異物，却較「山海經」爲詳盡。文筆瞻美，想像豐富，時有詼諧之詞。如「西南荒經」中所寫：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誠）矣。一名誕。

純係罵世，作者何嘗在寫異獸？其「中荒經」中所寫：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

晉人裴啓的「語林」中有一則：「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慚。」可見西王母與東王公的傳說，由來已久。魯迅「小說史略」第四篇中說：「山海經稍顯於漢而盛行於晉，則此書（神異經）當爲晉以後人作。」未免流於武斷。

「十洲記」亦仿「山海經」而作。惟受騶衍大九洲的影響，復予以增多。其中寫西胡月支的獻異香，則爲開拓西域的新事物，並非完全出於虛構。武帝曾遣使至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支、大夏、安息（波

斯）、身毒（印度）、于闐等國，這些國家也會向漢納貢；且以西域作媒介，使漢人與希臘也間接發生關係。武帝聞十洲—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州、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於西王母，爲方士自神其教的附會之說。武帝延朔問各洲所有的物名，朔所答者，半屬子虛，亦爲方士附會之辭，因而成就此一淺薄的神仙故事。

「漢武帝故事」一卷及「漢武帝內傳」一卷，均傳爲班固作。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班彪之子，班超之兄，爲漢代著名的史學家。著有「漢書」及詩賦四十餘篇，傳於世。「漢武帝故事」，「隋書經籍志」未題撰人。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也。」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始云「世言班固作」，確否，已不可考。故事從武帝降生於猗蘭殿寫起，雜記宮廷、婚姻、御下、獎士、微行、及親信方士的求仙等生活，並述其死後各種靈異事跡。

李少君言，冥海之棗大如瓜，種山之李大如瓶也。

上巡邊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宮內，然九華燈。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掃以

待之。」上乃施帷帳，燒兜末香。香，兜渠國所獻也，香如大豆，塗宮門，聞數百里。關中嘗大疫，死者相枕，燒此香，死者止。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御，戴七勝，履玄瓊鳳文之舄，青色如雲，有二青鳥如烏，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玉液瓊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風實雲子玄霜絳雪，上握蘭園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帝滯情不遣，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與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悵望良久。

類此神異的記述很多。將至結尾時，敘武帝對求仙的悔悟，自認狂悖，罷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又敘武帝，每見羣臣，自歎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故差可少病。」此語為司馬光錄入「通鑑」。

「漢武帝內傳」一卷，也是敘武帝自初生至崩葬的一生事跡。對於王母的降臨，描寫特別詳細，如寫王母一段云：「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帶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

眞晨嬰之冠，履玄橋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華絕世，眞靈人也。」文字華麗，與「漢武帝故事」非出一人手筆；其中復雜佛家之言，當亦較前書爲晚出。明人稱爲班固作，實爲後人所依託。

寫漢武帝故事的書，尙有傳爲郭憲作的「漢武洞冥記」及「東方朔傳」兩種。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拜爲郎中，逃匿海濱。光武時徵拜博士，以耿直敢言著稱。「洞冥記」敍武帝時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的事，凡六十則。於東方朔荒誕的言行，記載特多，漢人對東方朔各種附會與傳說，略備於此。當亦爲方士依託之作。「東方朔傳」，爲後人綴集上述各書中有關朔事者而成，稱爲郭憲撰，亦屬僞託。

此外，託名劉向作的「列仙傳」，和託名趙曄作的「吳女紫玉傳」，亦爲記述神仙怪異的作品。

第四節　漢代歷史故事與瑣事的記錄

漢人對歷史著作，傑作頗多。其中描寫深刻動人處，實與小說相近，給予後代小說以很大影響。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本紀」部份，及「李將軍列傳」、「淮陰侯傳」等，開後世「講史」小說的先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信陵君傳」、「季布傳」等，開後世「傳奇」小說及俠義小說的先河；「外戚世家」、「滑稽列傳」及「佞幸列傳」等，開後世諷刺小說的先河；都近於小說。趙曄所著的「吳越春秋」，其中寫越王勾踐的忍辱復國，伍子胥的爲父兄報仇，都善於刻劃，生動感人，可以列入小說類

的。劉向的「列女傳」，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各類，包涵古代婦女各種感人的故事，寄寓勸善懲惡的旨義。「說苑」及「新序」兩書，亦記故說舊聞，略含諷諭，皆與後世的筆記小說有深鉅的影響。

漢人小說寫遺史佚聞及人間瑣事的有「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和「笑林」三書。

「西京雜記」傳爲劉歆所作。晉人葛洪就劉歆所作「漢書」中鈔出以補班固的「漢書」之闕（見洪跋）。究爲歆作，抑出於洪的依託，已不可考；文筆則極淸簡秀雅之致。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飛燕」，一名「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九駿。有求宜，能御馬，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簪，玉價貴焉。又以象牙爲篦，賜李夫人。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飛燕外傳」傳爲伶玄所作。伶玄，字子于，潞水人，曾爲河東都尉。因其妾樊通德熟悉飛燕故事，乃作「飛燕外傳。」司馬光曾取其「禍水滅火」一語入「通鑑」。

「笑林」傳爲邯鄲淳所作。淳，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後爲魏博士給事中。書中所記，都是當時流行的笑話，也有爲後人增添的。原爲三卷，今存佚文二十九則。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床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有癡婿，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値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睹林中鳩鳴云：「鶻鵃鶻鵃！」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鶻鵃鶻鵃！」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

又有「雜事祕辛」一卷，亦被稱爲漢人小說。內記後漢順帝選閱梁冀妹及冊立爲后事。文筆豔麗，造語新奇，寫女性的美，曲盡隱微。明人楊愼序云「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萬氏」，沈德符「野獲編」認爲卽是愼的一時遊戲之作。梁冀以外戚秉政二十餘年，極端跋扈，後爲桓帝與五宦者所殺。關於其妹爲順帝選閱的祕辛，也可能由宦者洩示於人，而出之當時無名氏的手筆。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述異志怪

第一節　道、佛兩教的盛行

秦漢的神仙思想，藉方士的宣傳而爲帝王所迷信，於是士大夫階級對方術的研究興趣，也日益濃厚。東漢以還，所謂方術者，不外屬於個人的消災免禍求福延年等事，秦皇漢武的想望，至此一變而爲一般平民的期求，道教遂應運而生。道教的神書——「太平清領書」，後稱「太平經」，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籙巫道，也卽是陰陽五行和一切巫術相結合的書。中國民族古來本卽信巫，道教興起後，巫風因而益盛。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適爲小乘，以輪迴果報福德罪孽的觀念爲主，與中國民間道教的符籙祭祀陰陽巫術相配合，因而鬼神怪異之說大興，歷久而不絕。其影響於小說者，爲魏晉南北朝至隋的鬼神志怪小說的大量產生。

漢代的神仙故事，專爲記述神仙及各種仙境與仙物；這種鬼神志怪的小說，則以「鬼」與「怪」的故事佔重要地位。「鬼」的形狀多端，富於變化；且鬼神混雜，鬼亦可以爲神；這是與古代記事文中寫鬼的不同。「怪」產自禽獸木石，乃至各種年代久遠的用物，幾乎也有許多變化，而無定形，也是和古代神話中所寫的「怪」不同。可說這是由漢末至隋代長期黑暗與紛擾中民族變態心理的表現，而文人的慣作狡猾

和教徒的自炫神奇，也有着極大的因素。

第二節　魏晉人的作述

述異志怪的小說最早出現者，為「列異傳」三卷。今已散佚，遺文見於其他文籍所引用者甚多。「隋書經籍志」稱為「魏文帝撰」，新舊「唐書」皆云「張華撰」。可能為魏文帝撰，後人有所增益，致令人懷疑。書中每寫道家傳說，極神奇之致。

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惟劍舄存。（御覽六百九十七）

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祠。祭則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史記封禪書索隱）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索隱）

費長房又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之外者數次。（類聚七十二）

晉人寫神仙事蹟與異聞者，以郭璞和葛洪二人最著。郭璞（二七六——三二四）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官至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後為王敦所殺。璞工於詩賦，今有「郭弘農集」輯本二卷傳世。博學多聞，曾注「爾雅」、「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等書。璞卜筮極靈

驗，當時附會之說頗多。曾錄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傳曾作「洞冥記」及「玄中記」二書。「洞冥記」已見前章，爲郭憲作抑爲璞作，已不可考。「玄中記」亦佚，惟爲他書所徵引之遺文尚有六七十則，與「山海經」及「神異經」相似。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封曰狗民國。

葛洪（二九〇——三七〇）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究覽羣籍，尤好神仙導引之法。從祖葛玄，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翁。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爲道家，能預卜未來，以女妻洪，而傳其學。太安中，爲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後以平賊功封關內侯。以干寶薦，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聞交址出丹，求爲句漏令；行至廣州，爲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於浮羅山鍊丹，一日兀然若睡而卒。洪著有「神仙傳」十卷，均寫神仙靈異故事。「抱朴子」一書，談黃白修鍊之術，夾雜怪異故事。另有「集異傳」，早失傳。

晉人所作述異與志怪的小說，數量甚豐。計有張華的「博物志」，干寶的「搜神記」，陶潛的「後搜神記」，荀氏的「靈鬼志」，陸氏的「異林」，戴祚的「甄異傳」，祖台之的「志怪」，孔氏的「志怪」

，謝氏的「鬼神列傳」，殖氏的「志怪記」，曹毗的「志怪」，郭季產的「集異記」，以及王浮的「神異記」和王嘉的「拾遺記」等書。

張華（二三二——三〇〇）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仕魏，累遷長史兼中書郎。入晉，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後以中書監，進封壯武郡公，代王晃為司空，領著作。趙王倫之變，華不直其所為，遂遇害，夷三族。華藏書甚富，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曾編「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令刪其蕪雜，分為十卷。均為綴輯前人的著述而成，並無新穎的創作。如「燕太子丹」一則，即為採自漢前的「燕丹子」一書：

>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頭卽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至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初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後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所著「晉紀」，簡直而婉，世稱良史。寶性好陰陽術數，潛思於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母生推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旣而嫁之，生子。寶又有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復蘇，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感而集撰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為「搜

神記」二十卷。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暄畢，略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載餘而卒。

豫章新喩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後搜神記」一卷，傳爲陶潛所作，內容與「搜神記」相類。

荀氏所作「靈鬼志」，早佚，遺文見於別書注引者二十餘則。道佛兩家異說，淆雜其中。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吾恥與魑魅爭光。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担担，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担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曰：「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籠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

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饍豐腆亦辦。反呼担人食，未半，語担人曰：「我欲與婦共食。」即從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担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納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納口中，次及食器物。……

後一則出佛教的「譬喻經」，後梁人吳均「續齊諧記」的陽羨鵝籠一則，亦脫胎於此而予以中國化了。

陸氏「異林」，原書早佚。今存「魏志鍾繇傳」注所引遺文一則，記繇的遇鬼事。裴松之謂陸氏即是陸雲。戴祚「甄異傳」，原書早佚，今存遺文二十餘則，錄碧玉一則。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太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當別嫁，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隣家欲取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態失常，奄忽便絕。十餘日乃甦，不能語，四肢如被捶損，週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

祖臺之的「志怪」，今存遺文十餘則，道家的異說較多。孔氏「志怪」，今存遺文十則。「酉陽雜俎」四引于氏「志怪」，當爲孔氏之訛。謝氏「鬼神列傳」，散佚殆盡，今僅見「御覽」所錄下邳陳超爲鬼君弼所逐一則。殖氏「志怪記」及曹毗「志怪」兩書，遺文均祇有一兩則。郭季產「集異記」，今存遺文

十餘則，多記物怪。晉代純以道家立場而寫鬼神志怪的小說者爲王浮和王嘉兩人。王浮於惠帝時，屢與佛教徒爭論。佛教初入中國，原爲道教的附庸，至晉代，作獨立發展而漸趨於黜老崇孔，王浮乃改換「西域傳」而造老子「明威化胡經」，以抑佛教。其所作「神異記」一書，早佚，今存遺文八則，其見於「茶經」的一則：

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外貌醜陋，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談笑。初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後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遷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一時師宗者甚衆。人問當世事，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來之事，辭如讖記，當時莫解，及事過皆驗。姚萇入長安，逼以自隨，以備諮詢。後萇問嘉：「可殺苻登以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怒曰：「當得云得，何略之有！」遂殺嘉。曾撰伏義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爲「拾遺記」十九卷，二百二十篇。今存十卷傳於世，有梁人蕭綺序文，述其刪存該書的原委。

第三節　南北朝人的作品

宋人寫鬼神怪異的小說者，有劉敬叔、劉義慶、祖冲之、東陽无疑等人。劉敬叔（約三九〇——四七〇）彭城人。晉末由司徒掌記拜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爲給事黃門郎，以病免，卒於家。所著「異苑」，今存十卷，雖多記鬼怪，亦間有嘲弄附會與迷信者：

會稽石亭有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盈滿。有估客載生鱧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鱧非樹中之物，咸謂之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鱧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還，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彭城人，宋長沙景王道憐第二子。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中，累官散騎侍常，祕書監，加中書令。後出爲荊州、江州、南兗州等州刺史，並都督各州郡軍事。卒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義慶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獎勵文學之士甚多。著有「幽明錄」三十卷，「宣驗記」三十卷及「世說新語」八卷。「幽明錄」今已散佚，惟見於各書所徵引的遺文很多。所寫鬼怪，每雜巫道靈跡，間亦有寫佛家預言者，如石勒問佛圖澄一則。

陽羨縣小吏吳龕，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乘掘頭舟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取納牀頭，至夜化成一女子，自稱是河伯女。

巴東有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宣驗記」今亦散佚，遺文見於「廣記」、「御覽」及「辯正論」八注中者，約有三十餘則，均寫信仰佛教的種種靈驗，爲佛家傳教的小說。義慶晚節信奉佛教，供養沙門，故有這類作品的產生。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吳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祖冲之（四二五——五〇〇）字文遠，范陽人。官至長水校尉。「隋書經籍志」載「述異記」十卷，爲冲之作，早佚。東陽无疑，仕宋爲散騎侍郎。著「齊諧記」七卷，亦早佚。爲各書所徵引之遺文，今可見到十餘則。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後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一年還家，復爲人。遂出都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詢自云：「吾昔曾得病發狂，化爲虎，噉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齊代王琰作「冥祥記」，與劉義慶的「宣驗記」相類，亦爲佛家傳教的小說。王琰，太原人。幼年在交趾，有名爲賢法師者，見授五戒，並以觀世音金像，與琰供養，旋奉以還都。於宋大明七年及建元元年

，兩感金像的靈異，因搜集古今有關佛像的靈跡及佛法的神異故事，作「冥祥記」十卷。文筆暢達，長於描寫，頗有排抑道家意識，如記陳安居死而復活一則即是。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尙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幷審兄安否。調曰：「病者轉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尙且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升，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臥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衆驚喜作禮曰：「和尙尙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

梁代任昉作「述異記」，吳均作「續齊諧記」，亦爲鬼神志怪小說的名作。任昉（四六〇——五〇八）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仕梁，累官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曾出任義興及新安太守，爲政淸省，吏民便之。昉長於文學，爲沈約所推重。藏書甚豐，尤多異本。所著「述異記」，沿祖冲之書名，近人疑爲唐宋人僞作，亦無所據。

漢宣城太守封邵，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

吳均（四六九——五二〇）字叔庠，吳興人。梁天監初，柳渾爲吳興太守，召補主簿。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著有「齊春秋」三十卷，「後漢書注」九十卷，今有「吳朝請集」傳於世。均文體清拔，有大氣，時人效之稱「吳均體」。「續齊諧記」一卷，爲續東陽无疑的「齊諧記」而作，文思奇詭，爲志怪作品中的佳作。

隋代談鬼神靈驗的小說，有顏之推的「集靈記」與「寃魂志」，和侯白的「旌異記」。顏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字介，琅邪臨沂人。仕梁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入北齊累官中書舍人。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卒。之推早年博通經傳及老莊之學，後復精研佛學，著作甚多，大都散佚，今僅存「顏氏家訓」二十篇傳世。所作「集靈記」早佚。「寃魂志」，一名「北齊還魂志」，常引經史以證報應，混合儒釋兩教思想，說教氣息頗重。

侯白，字君素，魏郡人。著「旌異記」，早經散佚，爲各書所徵引的遺文，約有十餘則，亦爲佛家宣揚教義的小說。

第四章　晉宋梁隋的清談錄

第一節　魏晉清談風氣的產生

東漢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的表現，一爲門第，二爲清議。門第的形成，由於學術研究的不能普遍，往往爲少數人所獨有；於是有所謂家法與師傳，有所謂累世經學。經學爲入仕的必備的修養，於是由累世經學，復有累世公卿的現象。這種傳襲的勢力，遂造成一種新興的特殊階級——即所謂門第。清議之起，由於太學生的羣聚京師，除研討學術外，常對現實的政治社會的腐化與黑暗，放言高論，往往有改進制度轉移風氣之功。東漢士人旣爲朝野所重視，他們本身的修養，除經術外，復注重兩事：一是道德的修養。對父母之喪，行服常逾三年以上以表示孝行。對兄弟之間，以讓爵推財而表示悌德。避聘以讓親屬，冒死爲家族復仇，則爲孝悌兩德的推演。乃至爲友報仇，爲舉主與業師報恩，以及居官清廉，一介不取等，都爲士人道德的規範。可惜這些道德，偏於個人、家庭與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國家，成爲一種偏狹的觀念。二是談辯的修養。旣尙清議，卽須注意談辯的技術。說理的透澈外，復涉及於考究談吐的音節，乃至儀容態度的修飾等等。史稱苻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李固的「胡粉飾貌，搔首弄姿，盤旋俯仰，從容冶步」；皆是屬於談辯的一種修養。

魏晉的士大夫們，沿襲這種傳統，由清議轉入清談。清議是對政治社會的評論，清談則爲個人的縱情肆志，與現實漠不關心。這種大的轉變，起因於魏晉政治上的黑暗。石勒曾謂「曹孟德司馬仲達以狐媚取人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大丈夫不爲」，中國傳統的「忠德」完全喪盡了。曹操以出身卑賤，對當時門第，頗有摧抑的意思；司馬氏陰險毒辣，殺戮名士很多。在這殘暴的政權統治下，士大夫不得不避開政治上的清議，以圖明哲保身。因而由東漢的「黃老」轉入「老莊」。東漢「黃老」的學者，每與陰陽家學說相混合，尚含有社會國家意識。至於魏晉人的「老莊」之學，則純粹屬於個人主義，流爲消極的虛玄的清談。晉室南渡以後，這種風氣更盛，即佛家如竺法深，支道林等，亦與名士來往，而互以清談玄言相傾倒。其影響於文學者，則爲「清談」的筆錄體小說的產生。大抵爲品藻人物，記述名士言行，與述異志怪的小說，完全異趣。

第三節　「語林」「郭子」與「世說新語」

清談小說，始於東晉裴啓的「語林」。裴啓，一名榮，字榮期，爲河東人。「語林」之作，係輯錄漢魏以來迄於當時士流的名言雋語遺聞軼事可供欣賞者，一時流行頗廣。以其中記載謝安的語言欠實，爲安所詆毀，其書遂廢。原書九十卷，至隋代亡佚。爲他書所徵引的遺文，今存一百七八十則。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雖爲小

物，耿介過人，朕之所好也。」

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於地。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沈香，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羞不能著。王敦爲將軍，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較裴啓略後，有郭澄之作「郭子」，一作「郭玄」，三卷，賈泉爲之注。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仕晉，累官從事中郎。「郭子」原書早佚，爲他書所徵引的遺文，今存八十餘則，與「語林」風格完全相同。

魏明帝時，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救。」

劉道眞少時，漁釣而憊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㹠進之。道眞食㹠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㹠，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吏，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宋劉義慶所撰志怪小說，已見前述；他所著「世說」，爲清談小說中的傑作，給予後代文學的影響很大。原本爲八卷，梁劉孝標爲之作注，徵引繁博，所用參證書籍竟達四百餘種之多，并擴編爲十卷。宋人

晏殊雅愛此書，爲删併成三卷，於孝標注釋，亦略剪裁其繁冗，使趨簡整，今本「世說新語」卽是。計三十八篇，起自後漢迄於東晉，凡士大夫階級富於玄遠雋雅的語言及高超奇逸的行爲，乃至繆惑堪博一笑者，均有所記述。文筆簡婉而多風趣，足以供人玩味。「新語」二字，不知爲何時何人所加。其中所記，間有與「語林」及「郭子」兩書重複處，僅略易數字。

裴令公姿容爽儁，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臥，聞王來，強回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烱烱，如巖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松下勁風」。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曰：「正當似豬。」（今本世說，缺此則）

第三節　「俗說」、「小說」與「啓顏錄」

梁代沈約撰「俗說」三卷，殷芸撰「小說」三十卷，均很有名。沈約（四四一——五一二）字休文，

吳興武康人。仕晉爲尚書度支郎。入齊累官國子祭酒。入梁，官至尚書令，領太子少傅。約爲梁代文宗，著作甚豐，尤精於詩。所著「俗說」，早散佚，爲他書所徵引的遺文約五十餘則，間有與「妬記」等書雷同者。

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曰：「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都不點眼睛，便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占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殷芸（四七一—五二九）陳郡長平人。齊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仕梁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芸性倜儻，不拘細行，而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所撰「小說」三十卷，至隋僅存十卷。今則散見於「續談助」，「說郛」及「廣記」等書中者約一百三十餘則，包涵周秦以來迄南齊之間的舊聞軼事，係采輯羣書而成，很少創作，其中且間雜一部份述異志怪作品。然以「小說」名書，則自殷芸始。

魏武將見匈奴使，以貌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當之，自捉刀立床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

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千餘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桓宣武征蜀，猶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與誰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

「妬記」一書，爲虞通之所作，他的生平不詳。劉孝標注「世說」，已有徵引，想是梁代以前的人。今散見「類聚」者有七則。「京邑有士人婦」一則，曾爲明人「吼獅記」一劇所採用。原文如下：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嫗乃令七日齋，擧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壻徐徐還，婦見壻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壻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壻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敢復爾。於此不復妬忌。

「隋書經籍志」曾列「瑣語」一卷，題爲「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邇說」一卷，題爲「梁南臺治書伏梃撰」，均佚。又「小說」五卷，未題作者，亦佚。

關於笑話的故事，「笑林」以後，作者繼起。隋志列有「笑苑」四卷，未題作者姓名；「解頤」二卷，注爲「楊松玢撰」；均佚。隋侯白有「啓顏錄」二卷，雖佚，而散見於「廣記」者甚多。侯白取材廣泛

，如晏嬰及優旃的故事，是從「史記」中摘錄的。所記常列眞實姓名和時代，與「笑林」不同。其中寫唐人如李勣，令狐德棻，長孫玄同，杜延業等故事，則爲唐人所增。錄「口吃人」一則：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卽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一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云：「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曰：「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睛不瞎，爲甚物入人裏許？」素大笑。又問曰：「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卽應聲報曰：「取取五月五日南墻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曰「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

第五章　唐代的傳奇小說(上)

第一節　傳奇小說的產生

六朝的述異志怪，到唐代演蛻而爲傳奇，中國小說的發展，至此纔具完整優美的形式。六朝的述異志怪，大都爲質樸簡單的敍述，或是零星的記錄；唐人傳奇卻注意於故事情節的變化，作委婉曲折的敍述和細膩精緻的描寫，波瀾起伏，文采燦然。宋洪邁「容齋隨筆」中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明胡應麟「筆叢」中說：「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都指出唐代傳奇設想瑰奇而富創新的精神。

隋代李諤與王通，即反對儷偶，提倡散行古文。唐初盧藏用、富嘉謨及吳少微等，亦致力於古文的提倡。盛唐蕭穎士、獨孤及、元結、梁肅等繼起，聲勢益壯，終於掀起中唐韓柳的古文運動，而使駢體文爲之衰歇。這種古文運動的主旨，原是宗經，載道而尚簡易的，可是韓愈和李翺爲文都有「怪奇」傾向；皇甫湜更是主張「怪奇」，因而演爲「華麗」；傳湜之學的孫樵，於怪奇外復提倡所謂「工」。古文運動的本旨，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告失敗了，而在反對儷偶方面，卻促成了傳奇小說的發展，這是當時古文家沒有想到的。與韓愈同時的沈亞之，接受反對儷偶的古文運動影響，而主一無依傍，「掇之隙空之地」、

「恢漫乎奇態紬紐」（送韓靜略序）；李德裕提倡「自然靈氣」，爲文要具氣韻節奏的美；都與傳奇小說有所影響。

六朝的述異志怪，不離神仙鬼怪等變異之事；傳奇小說的內容，卻極廣泛。唐代道佛兩教盛行，加上儒家之教，可說是三教並行的時代，因而神怪的故事，被寫成傳奇小說者頗多，但與六朝人僅着眼於傳鬼神明因果者大有不同。過去小說純粹寫戀愛故事的不可見，唐人傳奇則多哀艷纏綿之作。史記的「游俠列傳」等篇，多寫俠義人物；小說中寫俠義者，則自唐人傳奇始。唐代中葉以後，藩鎮跋扈，紛亂不已，人民在武力壓迫與重稅剝削之下，莫不懷慕任俠一流人物，來作除暴安良的工作，因而俠義的傳奇可說是時代社會的一種反映。其他方面，或寫某種特殊人物與事跡，或記前朝的軼事與遺聞，唐人莫不出之以傳奇的形式，因而造成一代傳奇小說之盛。

第二節　神怪的故事

初唐人寫神怪故事，尚沾六朝志怪的餘習，文字質樸而結構散漫，然設想已較六朝人爲高。其中最著名的爲王度「古鏡記」及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兩種。王度，一作名凝，絳州龍門人，文中子王通之弟，東皐子王績之兄。隋大業中爲御史，後復以著作郎詔修國史，又曾兼芮城令，持節河北道。史未成而隋亡，於唐武德年中卒。「古鏡記」自述得寶鏡於汾陰的奇士侯生，能降精魅，遠百邪，屢驗不爽。後其

弟勣（續）自六合丞棄官遠遊，借寶鏡防身，三年中殺鬼怪甚多。一夕，夢寶鏡辭行並勸勣早歸。待勣還河東後，寶鏡卽飛化而去。

「補江總白猿傳」，記梁將歐陽紇隨平南將軍藺欽南征，略地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纖白而美，爲白猿所劫。紇率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終於探得猿穴，設計殺之。及救妻歸，已有孕，周歲生子，形狀極肖白猿。後紇爲陳武帝所殺，以素與江總善，總乃收養其子。及長，以文學善書，知名於時。唐人歐陽詢，聳肩縮項，狀似猿猴，時人與詢或有私隙，或妬詢名盛，乃作此篇，以施誣衊。所謂「補江總」者，以江總知詢底細，且曾收養而未曾爲詢作傳，作者乃爲江總而補之。因係攻訐私人，故作者隱其名。

據顧況「戴氏廣異記」序文中所載，初盛唐之間，尚有張說的「梁四公記」，唐臨的「冥報記」，孔愼言的「神怪志」，趙自勤的「定命錄」以及李庚成、張孝擧等人述異志怪之作，當仍未脫六朝人明因果的粗簡作風。

盛唐傳奇作者漸多；及至中唐，作者紛起，文采益趨華豔。李朝威（約七五九年前後在世），隴西人，以作「柳毅傳」著名。敍儀鳳年間，有儒生柳毅，應擧下第，將還湘濱，往涇陽告別其鄉人。途遇洞庭龍君的小女——嫁給涇川龍君的次子，爲舅姑丈夫所虐，牧羊於荒野，狀至可憐。毅還家後，入洞庭傳書，爲洞庭君之弟錢塘君所知，卽往涇川與諸龍戰，呑食涇川的次子，挈其姪女而歸。設宴作樂，洞庭君與

錢塘君皆感慨作歌，謝毅之德；錢塘君復乘醉以姪女托身於毅，爲毅所拒。及辭歸，洞庭君夫人使女當席謝毅，毅轉有歎恨之色，滿宮淒然；贈貽珍寶，怪不可述。毅往廣陵寶肆，售其百一，已成巨富。兩娶皆亡，遂移家金陵。又娶盧氏，艷美無比，酷似龍女。生一子後，她始承認爲報德而來，兩人情愛益篤。後毅隨女入洞庭仙去。文中對男性的信義兩德，極爲贊美。元人尚仲賢的「柳毅傳書」和「張生煑海」，李好古亦作「張生煑海」；明黃說仲的「龍簫記」，許自昌的「橘浦記」；清李漁的「蜃中樓」等劇，均受此文影響。或本原有材料，或作翻案文章，使柳毅傳書的故事，流傳不絕。

沈旣濟（約七五〇——八〇〇），蘇州吳人。代宗大歷年間以楊炎薦，爲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時，炎獲罪，旣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爲禮部員外郎，卒。所撰「建中實錄」，頗見史才。傳奇作品有「枕中記」與「任氏傳」兩種。「沈中記」，記開元七年，道士呂翁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見旅中少年盧生，衣裝敝褻，悲歎窮困，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呂翁乃探囊取一枕授盧生，遂入夢境：生還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姿容美麗，奩資甚豐，生大喜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年後出典同州，遷陝牧。以鑿河利民，邦人爲刻石紀德。旋移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徵爲京兆尹。適有邊事，外番入侵，河湟震動。皇帝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開疆闢地，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其功。歸朝冊勳，恩禮極盛。累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名望太高，爲時宰所忌，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又徵爲常侍，

旋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政十餘年，號爲賢相。同列誣其與邊將勾結，圖謀不軌，下制獄。欲引刃自刎，爲妻所救。嗣爲中官所保，減死罪，投驩州。數年後，帝知其寃，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均極顯貴，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生活奢蕩，後庭佳麗無數。年逾八十，以病卒。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臥邸舍，呂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旣濟的本旨，在規諷世人，抑制「物欲」，把功名富貴看得淡些，頗寓道家意識。元人馬致遠的「黃粱夢」，明人湯顯祖的「邯鄲記」和王穉登「四夢記」中的「邯鄲記」等劇，均本此篇。

「任氏傳」，寫一女妖故事。天寶九年夏，有韋使君崟者，與其從父妹婿鄭六同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飮於新昌里。鄭子以有故，間去；入昇平北門，遇三婦人行於道。中一白衣婦，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以言相挑之，亦不相拒絕。尾隨至樂遊園，天已昏黑，白衣婦邀入其宅，設宴款待，始知她姓任氏，第二十。酣飮極樂，兩情頗愜。將曉，約後期而去。及里門，胡人鬻餅者，方張燈熾爐。鄭問昨夜宿處爲誰家第宅，胡人恍然悟，告以此乃隤墉棄地，有狐誘男子往宿，已見三次。鄭子俟天明往視宿處，果爲荒榛之廢圃。歸見崟，告以所遇。然戀其艷冶，仍願再見。後鄭遊西市衣肆，瞥見任氏隨一女奴，遽呼之，她側身周旋避於人叢中。鄭連呼迫前，方背立，以扇障其後說：「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說：「雖知之，何患？」她說：「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說：「勤想如此，忍相棄乎？」她說：「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表示熱愛。任氏纔回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對鄭子說：「人間如某之比者非

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兩人遂議定往崟處假用什器，租屋而居。後崟見任氏艷美，欲行非禮，她以大義相責，崟折服之餘，對她益加敬愛。她爲崟介紹其姻中最美者，以報崟之見愛。又爲鄭子鬻馬，獲重利。後鄭子授金城縣槐里府果毅尉，邀任氏同往，她謂有巫者言她是歲不利西行。鄭子邀崟同往勸她，不得已，遂行。至馬嵬，爲西門圉人的獵狗所噬而死，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回埋葬。崟聞之亦爲哀慟不已。作者的寫任氏，諷諭頗深。「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他不僅諷刺一般婦人的淫蕩無恥，也可能暗中是譴責楊妃的失德與敗行。所謂「天寶」，「馬嵬」，似有一種暗示的意思。

李景亮，德宗時人，曾於貞元十年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擢第一，其餘不詳。所作「李章武傳」及「人虎傳」，均爲傳述變異的作品。李章武，其先中山人。容貌閑美，敏博而工文學，與清河崔信友善。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訪之。於市街見一美婦，遂賃舍於她家。主人姓王，她是其子婦，悅而私焉。不久，章武以事，告歸長安，兩情繾綣，互有贈詩。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婦答以白玉指環一。章武有僕名楊果，婦賜錢一千以獎其勤。貞元十一年，章武重遊華州，婦歿已兩年，隣婦爲述她因愛章武思念而死。章武遂留婦昔日寢處，婦魂復來相會，並遺贈「靺鞨寶」以作紀念。後遇胡僧，告以「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人虎傳」，寫李徵者博學工文，屈居下僚，抑鬱不得志。一日，忽化爲虎而去。後同榜李儼遇徵於途中，徵以孤弱相托，並懇傳其遺文。此篇係源於「齊諧記」中薛道詢的化虎和

「述異記」中封使君的化虎兩個故事，而予以變化。

李公佐（約七七〇——八五〇）字顓蒙，隴西人。德宗時嘗舉進士。憲宗元和初爲江淮從事，八年，罷官遊建業各地，至十三年始歸長安。「唐書宣宗紀」載李公佐，於武宗會昌初，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則公佐已年逾七十。是否爲一人，已不可考。公佐所作傳奇，今存四種。一爲「古嶽瀆經」，二爲「南柯太守傳」，三爲「廬江馮媼傳」，四爲「謝小娥傳」。

「古嶽瀆經」，係記水神無支祁事。貞元中，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楊衡，說一奇事：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潛水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出而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人獲其鎖，力莫能制，加牛五十頭，始拽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鎖端見一獸，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狀若猿猴。兀若昏昧，涎沫腥穢；久，雙目忽開，光彩若電。觀者驚駭奔走，獸亦徐徐引鎖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元和九年，公佐遊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於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始知李湯所見乃淮渦水神名無支祁，爲禹時庚辰所制，以鎭淮水。李肇「國史補」中亦曾記此事。蘇軾「濠州塗山詩」有「川鎖支祁水尙渾」句。宋代有僧伽降「無之祁」的傳說，且訛禹爲僧伽。朱熹「楚辭辨證」中曾斥爲俚說。嗣後各書辨解者甚多，而此一傳說亦演變不息。吳承恩所作「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即由無支祁蛻變而來。

「南柯太守傳」，寫東平淳于棼的異夢。淳于棼，爲游俠之士，家住廣陵郡東郊。宅有古槐一株，日

與豪客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二友人扶之歸家，臥東廡下，昏然若夢。爲二紫衣使所邀，入大槐安國，拜駙馬，與金枝公主結縭。旋出爲南柯太守。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其功德，爲立生祠。王甚重之，遞遷大位。生五男二女，皆極榮華。後檀羅國來侵，王命生練將訓師，生表其故舊周弁爲將，師徒敗績，賊亦收鎧甲而還。生囚弁請罪，王並捨之。旋司憲周弁疽發背，卒，公主遘疾亦薨。生請罷郡，護喪赴國，而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遂奪其侍衞，處之私第，已而送歸。旣醒，見僮僕洒掃於庭，二客就榻洗足，斜陽未隱，杯盞猶存，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生感念嗟歎，以告二客，共往槐下。斷擁腫，折查枿，得一大穴，有蟻數升，隱聚其中，即「槐安國」。又於南枝得一穴，即生所領南柯郡。凡夢中所經，無不一一見其痕跡。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的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終於家。作者的主旨，是希望「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明湯顯祖的「南柯記」傳奇劇，即本此篇，而南柯故事，遂廣爲流傳。同時，王穉登「四夢記」中亦有「南柯」一劇。

「廬江馮媼傳」，寫元和四年，淮楚荒歉，廬江馮媼，以窮寡無子，就食於舒州。途中值風雨，就路隅一小室求宿，見一少婦攜三歲兒倚門悲泣。一老叟與嫗，言語咕囁，若徵索財物，見馮媼至，默然捨去。媼問女，女告以其夫明日別娶，二老人來徵索筐筥刀尺等物，以授新人。其夫即邑中董江，官爲酇丞者。及曉，媼辭去，至桐城縣，果有董江者娶婦。媼爲述所遇，始知前夜所遇爲江的亡妻及先父母。邑人皆爲感歎。

「謝小娥傳」，寫貞節婦人為父夫復讎故事。豫章人謝小娥，為估客女。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其父與段常同舟經商，往來江湖。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謝段兩家主僕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救，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以居。初，父死後，小娥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告她：「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悟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偶遇公佐，乃解析告她：「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而去。易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果遇二賊於潯陽，乘機刺殺申蘭而擒申春，並悉捕賊黨以就戮。後小娥剪髮為尼，受戒於泗州開元寺。小娥故事，當時流傳甚廣。後李復言作「續玄怪錄」亦載其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復略記其梗概。明凌濛初的「拍案驚奇」則演為平話。公佐在唐代聲名不顯，而所作傳奇給與後代影響甚大。

白行簡（？——八二六）字知退，下邽人，為居易之弟。元貞末年，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病卒。所作傳奇，以「李娃傳」最著，而其「三夢記」所述，則頗怪異。行簡言人類的異夢有三類：一為「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他。述劉幽求奉使夜歸，路過佛堂院，見其妻雜眾人中飲食笑語，以瓦擊之，倏忽不見。及至家，妻方寢，告以適夢與數十人遊一寺

，合食殿庭，爲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二爲「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他述元和四年，元微之奉使梁州。去踰旬，行簡與兄樂天及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寺。日晚，同往杓直第，命酒對酬。樂天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因題詩於壁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十日後，獲微之函，附「紀夢詩」一首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涼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全同。三爲「兩相通夢者」，錄如下：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荀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告于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姿裝服，皆所夢也。顧謂韋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鐶，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醑，獲錢二鐶焉，及旦，乃徧述于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同輩曰：「趙氏」。自始至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夢通者矣。

三夢所記，頗屬奇特。後來記夢的小說，如「聊齋志異」中的「鳳陽士人」，完全脫胎於劉幽求一則。「說郛」於「三夢記」後，附綴「紀夢」一篇，亦題行簡作，則係別人僞托或題名有誤，文筆與行簡亦不相類。

「周秦行紀」一篇，「廣記」及「文房小說」等書均題「牛僧孺撰」，實際爲韋瓘所作，瓘爲李德裕門人。牛李黨爭達數十年，互訐不已，瓘乃作此文以誣僧孺。瓘字茂宏，京兆萬年人。及進士第，累官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爲僧孺黨李宗閔所惡。德裕罷，瓘貶爲明州長史。「周秦行紀」用僧孺口吻，自述貞元中擧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鳴皐山下，天暮失道，誤入漢文帝母薄太后廟，予以款待。后召戚夫人、王嬙、楊太眞、潘淑妃諸人來，飮酒作樂，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乃石家綠珠，亦賦詩以悲其遭遇。最後由王嬙伴宿，天明辭去。其中以代宗皇后爲「沈婆」，戲德宗爲「沈婆兒」，及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均爲李德裕等攻擊爲非人臣之道。韋瓘此作，用心極爲陰譎險毒，欲致僧孺於殺身滅族之地，而僧孺之名，却藉此僞作而顯於後代，却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于意外的事。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第進士，後累官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坐累貶南康尉，終郢州椽。著有「沈下賢集」十二卷傳世。其中「湘中怨辭」、「異夢錄」、「秦夢記」三篇，並見於「廣記」。亞之爲文，能創窈窕之思，每以華艶之筆，敍恍惚之情，多玄遠窅渺之境，與李賀歌詩風格極其相類。其好言仙鬼亦有生死，與同時文人異趣，因之哀感益爲深邃。「湘中怨辭」爲一「怪媚」故事。垂拱中，駕幸上陽宮。大學進士鄭生乘曉月度洛橋，遇一艷美的孤女，携回同居，號曰「汜人」，善作怨辭。數年後，生遊長安，女自云爲湘中蛟宮之娣，謫期已滿，啼泣而別。後十餘年，登岳陽樓，望鄂渚，遙見女於畫艦中，含嚬悲歌，俄而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亞之聞此事於朋輩，乃爲作記。「異夢錄」記

帥家子邢鳳，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巨第，晝夢一美人執卷吟詩，並示以「弓彎」的舞姿。鳳醒，於襟袖中尚得她所留的「陽春曲」詩一首。姚合復述其友王炎，夕夢遊吳，侍吳王久。忽聞笳鼓，言葬西施。炎應詔作輓歌，王甚嘉賞。及寤，能記其事。「秦夢記」，述太和初，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晝夢入秦，佐西乞伐西河，攻下五城。居久之，弄玉婿蕭史先死，拜亞之爲左庶長，尚公主。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一年後，公主忽無疾卒，穆公命亞之作輓歌，復作墓誌銘，以不勝悲悼，遂遣亞之歸。亞之驚覺，爲友人述其事。

此外中晚唐人寫神怪故事者，尚有佚名的「冥音錄」，述廬江尉李侃外婦崔氏的長女，得其七姨崔奴魂靈授以箏曲事。「唐人說薈」題爲朱慶餘撰，以文中稱李德裕爲「故相」，近人乃疑爲大中或咸通以後之作。「東陽夜怪錄」，記彭城人成自虛，夜宿佛廟遇精魅以隱語及詩相酬答事。「唐人說薈」題爲王洙撰。「靈應傳」述涇州節度使周寶遇善女湫龍女有難，遣制勝關使鄭承符相助事。「唐人說薈」題爲于逖撰。

第三節　俠義的故事

沈既濟的「任氏傳」，寫女狐的節義；李朝威的「柳毅傳」，寫柳毅的信義；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寫小娥的貞節；都具有豪俠的風格，以事涉神怪，已於前節列敘。純粹屬於俠義故事者，爲薛調的「無雙傳」，柳埕的「上清傳」，房千里的「楊娼傳」，楊巨源的「紅線傳」，裴航的「聶隱娘」和「崑崙奴」

，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篇，均在中晚唐產生。

薛調（八三〇——八七二）河中寶鼎人。姿容秀美，人號「生菩薩」。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嘗謂懿宗道：「駙馬盍若薛調乎？」不久即暴卒，時爲咸通十三年二月，世遂疑爲中鴆。「無雙傳」，敍王仙客者，爲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父早亡，與母同歸舅家。震有女名無雙，小仙客數歲，幼年常戲弄相狎。震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後仙客母病重，臨終以無雙嫁仙客囑震。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滿，飾裝抵京師，謀娶無雙。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煊赫，冠蓋塡塞。仙客謁震，置於學舍，寂然不聞選取之議。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熱戀如狂，唯恐姻事不諧，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凡舅氏舅母左右親近，皆有厚贈；對舅母奉獻尤多。舅母已予默允，而舅氏則無許婚意，仙客益爲焦灼惶憂。一日，震自外倉皇歸，告家人以「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已出苑北門，特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先押輜重出城以候舅氏，不料震等爲追騎驅回。夜半叛兵出城搜索朝官，仙客捨輜重走歸襄陽，村居三年。俟京師剋復，入京訪尋舅氏，遇舊使蒼頭塞鴻，探知震以受僞命官，夫妻均遭極刑，無雙亦充入掖庭。仙客哀傷不已，以原資贖無雙婢採蘋於金吾將軍王遂中宅，租屋同居。復以遂中薦，知長樂驛。月餘，中使押領內家三十餘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賴鴻設謀，得見無雙，並獲她一書，中囑往訪富平縣古押衙。仙客後得古押衙之助，使無雙服祕藥而死，盜其屍出而三日復活

。古斬採蘋及一切與聞其事者十餘人以免漏泄，並自殺以報仙客。仙客與無雙遂遁走西蜀，轉還襄鄧以偕老。「廣記」無雙下原有注云：「即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則此篇所寫，當時確有其事。明人陸采嘗本此故事作「明珠記」傳奇劇。

柳埕，蒲州河東人，生平不可考。嘗記其世父柳芳所談，爲「常侍旨言」。所著「上淸傳」，見「廣記」及「常侍旨言」附錄。上淸爲竇相國淸衣，竇爲陸贄所陷，貶柳州別駕，旋流驩州，沒入家資。未達流所，復詔自盡。上淸沒入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常在帝左右。得間爲剖白相國寃曲，德宗乃下詔雪竇參。後上淸特敕丹書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時以陸贄門生顯達者多，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云。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中曾斥此文所寫爲不近人情：因「參爲人所扨，德宗豈得反云『蓄養刺俠?』況陸贄賢相，安肯如此?就是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爲此兒戲?」唐人好假故事傳說以洩私怨，或由親竇怨陸者的編造，而爲柳埕所記錄，致有此乖謬的情節。

房千里，字鵠擧，河南人。大和初登進士第，終高州刺史。曾著「南方異物志」及「投荒雜錄」各一卷。「楊娼傳」見「廣記」。楊娼，爲長安里之殊色，名冠諸籍。嶺南帥甲，妻甚悍妬，出資削娼籍，挈之南海。娼穎慧，事帥極謹，復厚貽其左右，咸能得其歡心，帥益加嬖愛。後帥病，思一見娼，密與監軍商，欲以娼僞充其婢使往帥所。計未行而事洩，帥妻擬俟娼來置於死地。帥聞而大恐，遂促人止娼來，並大遺珍寶，命家僮衞娼北歸。自是，帥憤鬱益深，不數日卒。娼行適及洪都，聞噩耗，乃盡返帥珍寶，設

位而哭，竟以身殉。作者謂娼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孝足多乎！」范攄「雲溪友議」中有「南海非」一篇，記千里以博士初上第，遊嶺南。進士韋沱自南海致趙氏爲千里妾。千里倦遊歸京，過襄陽遇許渾，托以趙氏。渾至，擬給以薪粟，則趙已從韋秀才而去。因以詩報千里云：「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千里聞之，哀慟幾絕。「楊娼傳」當爲千里寄慨之作。

「紅線傳」見於「唐人說薈」，題爲楊巨源撰。巨源爲中唐詩人，著作頗豐。此篇亦見於袁郊的「甘澤謠」中，原作者究竟爲誰，已不可考。紅線者，爲潞州節度使青衣，聞魏博節度使欲興兵北犯，其主甚爲憂惶。紅線乃夜往魏博節度使內室，取其枕內金盒以歸。其主坐以待她，至三更時分，忽聞曉角吟風，如一葉墜落，紅線已至。次日，其主以金盒還魏博節度使，遂不敢再有侵犯意。明人梁辰魚即本之而作「紅線女」雜劇。又明人胡汝嘉亦有「紅線女」雜劇。

「聶隱娘」一篇見於段成式的「劍俠傳」，近人以「劍俠傳」爲明人僞作。此文實爲裴鉶所作，見其「傳奇」一書。敍聶隱娘夫婦，均精於劍術，魏帥遣之往取劉昌裔首級。昌裔爲人仁厚有度，隱娘遂爲昌裔所用。魏帥復遣妙手空空兒前往，隱娘知不能敵，令昌裔以玉物圍其頸，她隱身以俟。妙手空空兒來，一擊未中，即倏然而去。清人尤侗的「黑白衞」傳奇劇，即源本於此篇。「崑崙奴」，出「傳奇」，亦寫豪俠故事。明人梁辰魚的雜劇「紅綃」，梅鼎祚的雜劇「崑崙奴」，均演此故事。

唐人俠義的故事，流傳最廣者爲杜光庭的「虬髯客傳」。杜光庭，字賓至，處州縉雲人。會學道於五臺山，仕唐爲內供奉。後避亂入蜀，事王建，累官諫議大夫。後主立，以爲傳眞天師，崇眞觀大學士。晚隱青城山，號東瀛子，卒年八十五。光庭著述甚多，今惟「錄異記」十卷，流傳於世。「虬髯客傳」，爲「廣記」及「文房小說」諸書所錄。敍隋煬帝幸江都時，令司空楊素守西京。一日，李靖以布衣上謁，騁其雄辯，爲素所敬。一紅拂妓屢視靖，並囑吏問其居處。是夜五更初，紅拂妓來奔，傾其愛慕之情。居數日，以紅拂美艷驚人，窺戶者不絕，復傳聞追討。靖遂使紅拂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遇一客，赤髯而虬，粗率無禮。紅拂於忽智中，認客爲兄，共敍衷曲，飲談甚愜。客問太原有無異人，靖以文皇（世民）答。客遂定期約靖於劉文靜家見文皇，屆時文皇「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告靖曰：「眞天子也！」客復約其「道兄」一見文皇，見後，道士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虬髯約靖與紅拂至京，以其所有儲備的財帛，舉以相贈，並囑佐文皇，以建功業。客自言卽往東南數千里外，另創天下。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乃爲豪家，果輔助文皇，平定天下。貞觀十年，南蠻入奏云：「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爲虬髯得事，與紅拂瀝酒東南，爲虬髯拜賀。宋程大昌「考古編」中說：「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終不可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蓋諱之也。虬髯傳言靖得虬髯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

，此文人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鬚可挂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按文中「鬚」字，後來均改爲髯。明人張鳳翼的「紅拂記」，凌初成的「虬髯翁」，亦稱「北紅拂」，馮夢龍的「女丈夫」，無名氏的「雙紅記」等傳奇劇，都本此篇。

第六章　唐代的傳奇小說（下）

第一節　戀愛的故事

唐人傳奇寫男女相悅之情的作品，最早見到的爲張鷟的「遊仙窟」。張鷟（約六六〇—七四〇）字文成，深州陸渾人。調露初年，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屢試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次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優者。員外郎員半千稱鷟的文辭，猶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爲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爲御史。性情褊燥，儻蕩不檢，爲姚崇所惡。開元初，被劾爲訕短時政，貶嶺南。賴刑部尙書李日知辯護，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大抵詆誚猥褻，然一時大行。新羅日本使者來中國，必出金寶購其文。所著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皆傳於世。「遊仙窟」敍鷟奉使河源，途中夜投大宅，遇二女名十娘五嫂者，設宴張樂，互以詩詞調笑，非常歡樂，留宿而去。文近駢儷，雜以俗語，別具一種風格。唐時卽失傳，大約因散文的傳奇大興後，不爲讀者所重的緣故。幸而日本有流傳本，今日復得翻印。

開元天寶以後，產生不少寫戀愛的故事傳奇，如陳玄祐的「離魂記」，許堯佐的「柳氏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傳」，元稹的「鶯鶯傳」，皇甫枚的「步非煙傳」，

于鄴的「揚州夢」等，莫不精美生動哀艷絕倫，給後代文學的影響很大，成爲永遠的不朽作品。

陳玄祐，大曆年間人。「離魂記」，敍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移家衡州。無子，有女二人，長女早亡，幼女倩娘，端麗無比。鎰外甥太原王宙，聰慧溫美，常言他時以倩娘妻之。兩人長成後，各相慕戀。後鎰以倩娘許別人，宙悲憤辭鎰赴京，夜半，倩娘私奔船上，誓以終身。宙遂偕她遠遁入蜀。五年中生兩子。而倩娘思念父母甚劇，宙遂與她俱歸衡州。宙先至鎰家，鎰告以倩娘病在閨中已數年。宙曰「現在舟中！」鎰大驚，使人驗之，果然。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而相迎，翕然合爲一體，衣裳皆重叠。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兩子皆孝廉擢第，官至丞尉。元人趙公輔和鄭德輝都有「倩女離魂」的雜劇，雖人名與情節略有改變，而此一離奇的故事流傳甚久。

許堯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爲太子校書郎，終諫議大夫。「柳氏傳」，記詩人韓翃的故事。天寶中，韓翃落拓不羈，陷於貧窮。友人李生有美姬柳氏，鍾情於翃，遂擧以相贈，且助資三十萬。翃感喜交加。明年，翃登進士第，柳氏勸他歸家省親，以榮耀父母。翃未回，而安史之亂發生，京師淪陷。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清，素聞翃名，請爲書記。亂平。翃乃遣使訪柳氏，用練囊盛麩金，題詞於上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淒哀不勝，答翃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不久，有蕃將沙吒利，初立戰功，見柳氏艷美，刼以歸第，寵愛備至。及翃隨希逸來京師，已失柳氏

所在，歎想不已。一日，偶遇柳氏於途，她使女奴告以失身經過，暗約明日晨相待於道政里門前。屆時柳氏以輕素結玉盒，內盛香膏，自車中授翊，以作永訣紀念，旋乘車而去。翊目斷意迷，黯然神傷。會淄清諸將，宴飲於酒樓，翊沮喪悽咽，爲述其事。有虞侯許俊者，請翊略寫數語，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直造沙吒利府第。詭言「將軍中惡，使召夫人！」直入內室，以翊札示柳氏，挾她跨鞍馬，疾馳而歸酒樓。柳氏與翊執手涕泣，四座驚歎，相與罷酒。希逸知其事，甚贊許俊的俠義，乃以此情上奏。不久有詔以柳氏宣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孟棨「本事詩」中亦記此事，云開成年間在梧州聞大梁舊將趙唯所談，爲趙親目所見，當爲實事，後人演此故事的，有元人喬吉的「金錢記」雜劇，明人梅鼎祚的「玉合記」和張四維的「章臺柳」兩個傳奇劇，另有吳長儒的「練囊記」傳奇劇。

蔣防，字子徵（一作子微）義興人：少年聰穎，文思敏捷。年十八，其父令作「秋河賦」，援筆立就，于簡因妻以女。李紳愛其才，薦於朝，歷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長慶年間，紳得罪，防亦自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旋改刺連州。「霍小玉傳」寫詩人李益薄情負義的故事。大曆中，隴西李益，少年登第，風流自賞，頗思佳偶。時有霍小玉者，母名淨持，爲霍王寵婢。王死，諸兄弟以她母女出身卑賤，分資遣居於外，改姓鄭氏。小玉天生艷質，高情逸態，音樂詩書，無不通解。藉媒婦鮑十一娘的介紹，益乃整衣潔容，往訪小玉於勝業坊寓所，一見傾心，遂結綢繆。中宵，玉忽感自本倡家，與益非匹，恐一旦色衰，秋扇見捐，不由歡極生悲，流涕不已。益百般慰解，並索素縑，立下盟約；引諭山河，指誠日月

，句句懇切，聞之動人；命玉藏於寶篋。自此兩心相印，日夜相從者二年。後年春，益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將行，玉謂益曰：「以君才名，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妾有一短願：妾年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輕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益聞之，且愧且感，不覺流涕，復誓以生死，囑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遣使奉迎。益別玉後，到任旬日，求假省母。其母已爲訂婚於表妹盧氏，遂孤負盟約，斷絕音訊，屆期不復迎玉。玉自益逾期，日夜思念，求巫問卜，杳無音息。懷憂抱恨，一年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屢遣侍婢潛賣篋中珍寶，賂遺親知，以求益音信，資用屢空，尙不知益此時已潛來長安就親於盧氏。有明經崔久明者，益之中表，屢受惠於小玉，乃以益婚事告之，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友，多方召益，益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病沈纏，慚恥忍割，終不肯往。玉日夜涕泣，廢寢忘食，求一面而不可得，因而冤憤益深，病勢益重。時値三月，人多遊春。益與同輩數人往崇敬寺賞玩牡丹，益密友韋生，正讓責益對小玉薄情無義之際，忽有黃衫豪士趨前揖益，表示仰慕盛名，請駕臨其舍，爲聲歌之樂。益欣然從之。過勝業坊，益鞭馬欲回，豪士急命奴僕數人抱持而入玉宅，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玉聞益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含怒視益，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情。不久，有酒餚數十盤自外來，乃豪士所致。因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益良久，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

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其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後益生疑病，猜忌萬端，凡三娶，均無琴瑟之諧。明人湯顯祖曾以此故事作「紫釵記」一劇，以李益與小玉團圓結局；後又改寫爲「紫簫記」，則就原來情節而成悲劇；小玉的不幸遭遇，遂博得後人無數的同情之淚。

白行簡的「李娃傳」，流傳更廣。天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之子，年始弱冠，雋朗不羣，其父給以兩年生活費用，使入京師應試。抵長安後，居布政里。一日訪友出，至鳴珂曲，忽睹路旁宅內有一少女凭一雙鬟青衣而立，姿容秀美，絕代未有。歸問於友人，始知爲狹邪女李氏宅。他日，往扣其門，藉口稅屋，爲姥殷勤款待，與娃言笑甚歡，天暮遂宿娃處。明日，攜其行囊資物來，家於李宅。歲餘，財物僕馬，均蕩然無存。一日姥設計誑生往某姨家，以急事召娃獨回，遷避別處，生憤怒惶惑，幾致發狂。因返布政里舊邸，絕食三日，病勢甚重，邸主爲送於凶肆。合肆的人憐其遭遇，爭進飲食，稍能扶杖而起。遇有喪事，令執繐帷，獲資自給。月餘，身體漸壯，每聞殯葬者的哀歌，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久而曲盡其妙。初，東西二肆傭凶器者，互爭勝負。東肆車轝皆奇麗，惟哀挽歌甚劣。東肆長知生妙絕，乃出重資聘生，暗中教新聲，而相讚和。二肆長定期於天門街陳列凶器，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屆期，士女觀者數萬人，自晨及午，歷舉輦轝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榻于東隅

，有長髯者擁鐸而進，隨之者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觀者齊聲讚揚。時東肆長于北隅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擁捧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淸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亦負。時生父亦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往觀。老僕見歌者類生，泫然流涕，生父驚問，僕告以故，父亦泣。及歸，僕往詢於生的同黨，皆曰「某氏之子。」僕大驚，趨前持生袂，相抱而泣，遂載生以歸。生父怒其墮落如此，汚辱門第，迫令同往曲江西杏園東，脫其衣服，以馬鞭鞭打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人抬歸兇肆，經宿乃活。以鞭傷處，肌肉潰爛，甚穢。一夕，爲同輩棄於道旁。後能杖策而起，以沿門乞食爲事。一日大雪，行乞至娃門，聲響悽切；娃辨其音，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鶉衣百結，娃甚感動。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至此，我之罪也。」娃乃計二十年衣食之用給姥以贖身，偕生另稅房而居，親爲調養侍奉。一年，平愈如初。娃購置羣籍，令生刻苦研讀，三年，一上登甲科。旋以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値生父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郵亭謁父，父撫其背慟哭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問其原由，生具陳本末，父大爲驚奇，遂命媒備六禮迎娃，爲秦晉之偶。娃後封汧國夫人，生子四人，皆爲大官。

以「李娃傳」故事寫劇者，元代有石君寶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高文秀的「打瓦罐」，明代有朱有燉的「曲江池」，薛近兗的「繡襦記」等雜劇與傳奇劇。

陳鴻，字大亮。少時精研史學，於貞元末年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修撰「大統紀」三十卷，七年始成。後官至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與白居易、元稹善。「長恨傳」係寫開元中楊妃被選入宮以至死於馬嵬及玄宗命士訪尋楊妃神魂事。這是一樁疑案，傳中每多隱約恍惚之辭：

適有道士由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舃，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一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

以方士的法術，尋索不到她神魂；不在天界爲神，又不在地府爲鬼，而在蓬壺東的仙山上見到她。她的居處、侍女、服裝、形態、言語和動作，復無一能表示她已脫離世俗而爲「仙」人，莫非馬嵬尺組之下所死者，爲三軍所不能辨別的假楊妃？楊妃是否化裝他去？聞日本有關於楊妃的傳說：當時潛送至日，爲一幕府所留，及事平玄宗遣人往尋時，已育一女，不能復歸。確否尙待考。此文所寫及白詩所詠，似均有聞，

故出之以曖昧恍惚之辭。於「懲尤物，窒亂階」的諷諭中，或感於楊妃的有損國體，有污國格，纏綿之爲「長恨」。晚唐李商隱的馬嵬詩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亦寓深一層的諷刺，而有絃外之音。後人受「長恨傳」影響的作品，元人王伯成有「天寶遺事諸宮調」的散曲；白樸的「梧桐雨」，岳伯川的「楊貴妃」，都爲雜劇。明人有吳世美的「驚鴻記」，清人有洪昇的「長生殿」；前者爲雜劇，後者爲傳奇劇，尤爲著名。此外明人屠隆的「彩毫記」，以寫李白爲主，插敍明皇與貴妃事蹟。清尤侗的「清平調」，和張韜的「清平調」，亦是如此。清萬樹的「舞霓裳」，唐英的「長生殿補闕」，則是寫楊妃的片斷生活。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元和末，拜膳部員外郎。長慶中，以歌詞爲穆宗所賞，擢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後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中，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稹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著有「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傳世。「鶯鶯傳」故事，在當時即流傳極廣，稹同時人楊巨源有「崔娘詩」，李公垂有「鶯鶯歌」，均歌詠此事。此係寫稹個人的戀愛，托名於張生。後來作劇曲者，又使「張生」爲「張君瑞」，與稹幾乎更不相關了。宋人趙德麟本此傳而作「商調蝶戀花」十闋，見其詞集「聊復集」。此後演鶯鶯故事者日多。金董解元有「絃索西廂」。元王實甫有「西廂記」，爲演鶯鶯故事最傑出的作品。元關漢卿有「續西廂記」；明李日華有「南西廂記」，陸采亦作「南西廂記」，周

公魯有「翻西廂記」；明末清初人查繼佐有「續西廂」雜劇等，藉舞臺演出，成爲家喩戶曉的故事，使千年以前的鶯鶯，仍鮮活如生。

皇甫枚，字遵美，安定人。咸通末年，爲汝州魯山令。光啓中，僖宗在梁州，調赴行在。著有「三水小牘」三卷，今存二卷，刻於盧氏「抱經堂叢書」及繆氏「雲自在龕叢書」中。「飛煙傳」出自「三水小牘」，後爲「說郛」及「廣記」所錄。咸通中，武公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有愛妾步飛煙，容止纖麗，通文善歌，爲鄰人子趙象所私戀。象纔弱冠，秀端有文，厚賂公業守門人，並令其妻以私衷告飛煙，她含笑凝睇而不答。公業生性粗暴，她早恨所適非人，對象亦頗有愛慕之情。從此，象以詩箋托門媼傳遞，飛煙與之酬和不絕。一夕，値公業留府不歸，象遂乘梯與飛煙幽會，兩情繾綣，不復自制。象遇機卽往歡敍，酬和益多。約周歲，飛煙以細事撻其女奴，奴遂乘間以告公業。後當赴直日，密請假潛歸。果見飛煙方倚戶微吟，趙象則據垣斜睇。公業挺前欲擒，象驚覺跳走，得其半襦。入室詰問飛煙，色動聲戰，不以實告。公業縛她於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呼所愛女僕取水一盃，飮盡而絕。象則變服易名，遠遁江浙。

于鄴，字武陵，杜曲人。屢舉進士不第，往來商洛巴蜀間，後終老嵩陽別墅。工五言詩，飄逸而多哀感。「揚州夢記」，寫杜牧在揚州的冶遊生活。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留得靑樓薄倖名」，這是牧早年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時代。徵歌選妓，飮酒賦詩，極其浪漫。文中復記牧遊湖州，遇一幼女，艷美

無偷，留物給其母，囑以十年後來娶。可惜事與願違，一再蹉跎，等他來任湖州刺史時，女已嫁人生兩子。牧感而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惜芳姿；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這是文人的風流故事，在後代士大夫階級間流傳不絕。元人喬吉，會因之作「揚州夢」雜劇。清人黃兆森的「夢揚州」，嵇永仁的「揚州夢」，陳棟的「維揚夢」等，也是演此故事。

第二節　其他著名的傳奇

以寫前朝遺聞軼事為主的小說，陳鴻的「東城老父傳」，吳兢的「開元升平源」兩篇，均很著名。「東城老父傳」，寫長安人賈昌的一生遭遇和感慨。昌父名忠，景龍中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衞。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淸明節鬥鷄戲，及位後，治鷄坊於兩宮間，養雄鷄千餘，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昌七歲，矯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付，解鳥語音。被召為鷄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入鷄羣，如狎羣小，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擧二鷄，鷄畏而馴，使令如人。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為五百小兒長。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鷄三百，從封東岳。父死泰山下，昌奉屍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十四年，衣鬥鷄服，會玄宗於溫泉。時天下號為神鷄童。年年千秋節及淸明節，萬樂畢擧，均有鬥鷄盛會，昌莫不以其絕技邀玄宗之寵賜。開元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子弟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生兩子曰至信、至德。天

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妃。夫婦承受恩寵者四十年。安史之亂，昌以馬踣傷足，不克隨駕，扶杖入南山。每逢進鷄日，則向西南大哭。旋變姓名，寄跡佛舍。亂平，還長安舊里，居室爲亂兵所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明日，復出長安東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兒荷薪，妻衣故絮，均饑餓有菜色。遂哭別於道，入長安佛寺，息影皈佛。歷大歷、建中至貞元，昌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著絮衣，此外，悉歸於佛。妻潘氏不知所往。兩子來省覲，均絕之使去，不復來。元和中，遇陳鴻祖，話其生平兼述開元治亂之迹，鴻祖聞其言，而忘日之暮。此文辭意慷慨，令人起無限滄桑之感。與「長恨傳」同爲傑作。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年好學，貫通經史。後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唐書「唐春秋」，敍事簡賅，而態度嚴正，爲時人所推重。「開元升平源」，記姚元崇初爲馮翊太守，聞玄宗將獵於渭濱，聽從參軍李景初計，以厚賄使玄宗親信姜皎爲之冒法進狀。及玄宗至，藉騎射邀恩，獻納十事，始奉詔爲相。此篇，唐志本題陳鴻作，「宋史藝文志」始列爲吳兢作。司馬光於「資治通鑑考異」中，斥爲不近情理，「爲好事者所爲，依託兢名，難以盡信。」

此外寫開元天寶遺聞軼事的，尙有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均見「唐人說薈」；及姚汝能的「安祿山事蹟」，郭湜的「高力士外傳」等。

沈亞之的「歌者葉志」，楊巨源的「李謨吹笛記」，均傳寫音樂家的技藝。杜牧的「杜秋娘傳」，寫

風塵女子杜秋娘的美貌與才情，一時流傳極廣。她的「金縷衣」一絕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爲後人傳誦不置。孫頠的「神女傳」，薛瑩的「龍女傳」，顧非熊的「妙女傳」，均寫女性故事，而多怪異之談。李翺的「來齋錄」及「卓異記」，亦見錄於「唐人說薈」。

「鄭欽悅」一傳，見「文苑英華」及「廣記」。記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祕，時儒莫闢其旨。遺囑諸子：「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素知右補闕鄭欽悅，精研術數，邃於玄理，因託爲辨解。時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鬻於長樂驛，道行二十里，釋然而悟，齎告昇之。時人均爲驚歎。李吉甫乃爲編次，「以蓍簭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云云。此文本非傳奇，而唐宋人則以小說視之。而王績的「醉鄉記」，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雖非傳奇，實際也可列入小說一類的。

第三節　傳奇集

唐人以傳奇小說彙編成集的很多，其中著名的爲牛肅的「紀聞」，薛用弱的「集異記」，鄭還古的「博異志」，牛僧孺的「玄怪錄」，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薛漁思的「河東記」，張讀的「宣室志」，蘇鶚的「杜陽雜編」，高彥休的「唐闕史」，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裴鉶的「傳奇」，皇甫枚的「三水小

牘」，康駢的「劇談錄」，袁郊的「甘澤謠」，孫棨的「北里志」，范攄的「雲溪友議」等。

牛肅，生平不詳。所著「紀聞」，係記開元至乾元間各種特殊事跡及異聞怪說。其中「牛應貞傳」，爲紀念他女兒應貞的嫁後早夭。所記「吳保安」一篇，亦見於「新唐書忠義傳」，明人沈璟曾本之而作「埋劍記」雜劇。「紀聞」文字質樸，缺乏傳奇的文采，不爲時人所重。

薛用弱字中勝，河東人。長慶中爲光州刺史，文宗大和初年，自儀曹郎出守弋陽。「集異記」，係記錄隋唐間各種異聞怪說及文人學士的風流韻事，凡十六篇，又名「古異記」。其中所記王維的「鬱輪袍」故事，後人王衡及董兆森均編撰「鬱輪袍」雜劇。所寫王之渙的「旗亭畫壁」故事，後人編劇者，有鄭之奇的「旗亭記」。張龍文的「旗亭讌」，盧見曾的「旗亭記」，裘璉的「旗亭館」等。

鄭還古，號神谷子。元和年間進士及第，官至國子博士，所撰「博異志」，間有纂輯他書者。

牛僧孺（七八〇——八四八）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居宛葉間。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韓愈李翺等極賞其文。歷官監察御史，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時，累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文宗時，召爲兵部尚書平章事，遷尚書左僕射。會昌中，屢遭遷黜。宣宗時，置爲太子少師，卒。僧孺性情怪僻，而頗嗜志怪，著「玄怪錄」十卷，今已佚，遺文存「廣記」中者，尚有三十一篇。構想詭幻，每流於矯揉造作。

李復言，隴西人。受牛僧孺影響而作「續玄怪錄」十卷，分仙術及感應兩門。其中「李衛公靖」及

「杜子春」兩篇，均嘗單行，頗富道家思想。其時續牛僧孺書者，尙有薛漁思的「河東記」三卷，亦寫詭譎怪異事。漁思生平不詳。張鷟的後裔，牛僧孺的外孫張讀，字聖朋，深州陸澤人。累官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終尙書左丞。所撰「宣室志」，專記仙鬼靈異事跡，當係受牛僧孺影響很深。蘇鶚的「杜陽雜編」，記述唐代故事，於遠方珍奇事物，每作特殊的描寫。因唐代對西域各地接觸頻繁，歐亞交通，逐漸順暢，故異聞奇物，足資談助。高彥休的「唐闕史」，雜記人間事物及仙異幻想，亦富傳奇色彩。

段成式撰述最豐，也最駁雜。成式（？——八六三）字柯古，齊州臨淄人，宰相段文昌之子。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尙書郎。大中年間，出爲吉州刺史。咸通四年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成式爲校書郎時，祕閣書籍，披覽皆遍。家藏奇篇秘籍亦豐，博聞强記，尤深於佛典。性好畋獵，嘗以雉兎徧贈於幕府。早有文名，詞句多奥博，爲世人所珍愛。所撰「酉陽雜俎」二十卷凡三十篇，又有「續集」十卷，今均傳於世。雜俎所錄，均爲祕書異事，自仙佛人鬼以至動植諸物，莫不畢載，以類相聚，有如類書。每篇各有題目，抉擇記敍，多古艷新異，在唐代實爲獨創的風格。成式另有「錦里新聞」三卷，「廬陵官下記」二卷，均佚。

唐人以傳奇名書者，始於裴鉶。鉶初爲淮南節度副使高駢從事。僖宗乾符年間，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高駢喜談神仙，鉶頗受影響，而作「傳奇」三卷，多述神仙怪譎的故事。「聶隱娘」和「崑崙奴」兩傳的寫劍俠，開後世劍俠小說的先河。「聶隱娘」一篇爲明人所編「劍俠傳」收入，被稱爲段成式的作

品。又其中「裴航」一篇，寫人仙戀愛；「崔煒」一篇，寫人鬼戀愛；均曾單行，流傳尤廣。後人本「裴航」一篇而作的劇本，有龍膺的「藍橋記」，楊之炯的「玉杵記」，黃兆森的「裴航遇仙」等。「傳奇」盛行於宋，宋人因而概稱唐人小說為傳奇。

皇甫枚的「三水小牘」，已見前頁。康駢的「劇談錄」，雖也錄怪異，而談人間事者漸多。袁郊的「甘澤謠」，則富濃厚的傳奇色彩。郊，一作名都，字之乾，亦作字子儀，蔡州郎山人。昭宗時，曾官翰林學士及虢州刺史。「甘澤謠」一卷，今存九篇，所敍多為怪異之事，當時亦頗流傳。孫棨的「北里志」，專敍狹邪，多寫娼女生活。范攄的「雲溪友議」，大抵以記述文人學士的歌詠為主，故事亦多纏綿動人，故一時流行亦廣。

此外，「唐人說薈」所錄，尚有劉餗的「隋唐佳話」，張鷟的「朝野僉載」，李綽的「尚書故實」，尉遲渥的「中朝故事」，張固的「幽閒鼓吹」，馮翊的「桂苑叢談」，韋絢的「劉賓客嘉話錄」，李德裕的「次柳氏舊聞」，鄭棨的「開天傳信錄」，劉肅的「大唐新語」，李肇的「國史補」，釋道世的「法苑珠林」，趙璘的「田語錄」，柳公權的「小說舊聞記」，崔令欽的「散坊記」，于逖的「聞奇錄」，蘇頸的「壠上記」，蔣防的「幻戲志」，王揮的「幽怪錄」，陸勳的「志怪錄」，褚遂良的「鬼冢記」，杜荀鶴的「松窗雜記」，孟棨的「本事詩」等。而溫庭筠的「乾臊子」，李商隱的「義山雜纂」，後人亦為列為小說。

第四節　唐五代的俗文小說

一九〇七年，燉煌千佛洞石室藏經的發現，除佛經故事的「維摩詰經」、「文殊問疾」、「持世界」、「降魔」、「目連救母」等變文外，尚有唐末五代人所鈔「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及「伍員入吳故事」等俗文小說，大抵採用當時口語，明白如畫。可惜殘缺，僅存少數片斷。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入冥記）

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容儀，蓬鬢長雲，眼中泣淚。秋胡謂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二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今蒙孃教，聽從遊，未知娘子聽許已不？」其妻聽夫此語，心裏悽愴，語裏含悲。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望門之主，不是配孃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悃兒本情，學問雖達一朝，千萬早須歸舍！」（秋胡）

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爲妃后？」……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

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盡月，頜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耳似璫珠，手垂過膝，拾指纖長。願王出勑與太子平章。儻得稱聖情，萬國和光善事。」……王見女資麗質，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口大道！」……（伍員入吳）

其中描寫女性的美，與後世通俗小說相近。

第七章　宋代的志怪傳奇與話本

第一節　宋代小說的分類

宋代小說，約可分爲四類。一爲「志怪」，沿六朝的餘習，搜奇抉異。五代的戰亂，道佛兩教在下層社會有普遍發展，鬼神怪異的傳說特多；加之北宋君主多崇奉道教，文人也不忘於神怪故事的記述，以炫奇祕；因而志怪的小說頗豐。二爲「傳奇」，沿唐代的遺風，以華麗的文筆，寫各種特殊人物與事跡，雖不及唐人傳奇的精美悽艷，也頗有可觀。三爲「話本」的產生。唐五代雖已有俗文小說，却不免於粗枝大葉的淺陋；宋代以帝王的提倡，說話人的「話本」特多，可與唐代的「傳奇」媲美。它給予後代小說的影響，則又非唐人傳奇所能及。這是宋代小說的精華所在。四爲笑話故事。自漢末邯鄲淳的「笑林」及隋侯白的「啓顏錄」以來，作者寥寥。到了宋代，這種笑話的記錄忽然增多，而文人復愛以創作的笑話混雜其間，因而亦頗值得一述。

第二節　鬼神志怪的小說

宋初平定天下，太宗頗有興趣於文學，令李昉等修纂「太平廣記」，而成一空前的小說總集。李昉

（九二五——九九六）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仕漢累官集賢殿修撰；仕周累官翰林學士；入宋爲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四人同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中，以文明殿學士，拜平章事，復奉詔監修國史，爲太宗所重。昉爲人忠厚和藹，處事謹愼而好賓客。江南平定後，士大夫歸朝者，多喜從昉遊。太宗乃敕昉監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文苑精華」一千卷，及「太平廣記」五百卷；而後者給予後代文學影響極深。「廣記」搜輯古來的軼聞異事，佳話瑣談，引用書籍達三百四十四種。上自漢魏，下迄五代，凡小說家言原書已經亡佚者，往往賴以考見。分九十二類，得五十五部，尤便於學者的稽覽，世人稱爲小說的淵海。其中卷帙較多者：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異僧十二卷，報應三十三卷，徵應（休咎）十一卷，定數十五卷，夢七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妖怪九卷，精怪六卷，再生十二卷，龍八卷，虎八卷，狐九卷，雜傳記（唐人傳奇）九卷。

「廣記」除監修者李昉外，同修者爲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鄰幾、陳鄂、呂文仲、吳淑等十二人。其中徐鉉和吳淑兩人，均爲志怪的作家。徐鉉（九一六——九九一）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初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爲翰林學士，累官吏部尙書。隨後主入宋，官至直學士院，加給事中；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爲廬州女僧道安所誣，貶靜難行軍司馬，卒，年七十六。鉉不喜佛教，而好神怪，曾於二十年中，成「稽神錄」六卷，一百五十則，均見收於「廣記」中。

吳淑（九四七——一〇〇二）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爲徐鉉之婿。在南唐，舉進士，爲韓熙載潘佑等

所器重，以校書郎直內史。入宋，官至職方員外郎，太宗及眞宗，均曾賞其博學。所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今傳於世。「江淮異人錄」，凡二十五人，皆記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法的詭異怪誕的行事，頗爲世人所喜。

徐鉉吳淑以後，志怪的作家繼起者，有張君房、陳彭年、秦再思、聶田、張思正、畢仲詢等人。張君房岳州安陸人，景德進士。祥符中自御史臺坐事遷謫寧海。旋以眞宗崇信道教，而君房素精此學，乃召回主持正校道書。君房撮錄祕典精要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另撰「乘異記」三卷，凡十一類五十七事，多述變怪讖應事蹟，想亦爲呈給眞宗御覽的書。陳彭年（九一六——一〇一七）字永年，撫州南城人。幼年曾師事徐鉉，受其影響。後累官參知政事，著述甚豐。其「志異」十卷，亦爲記述變異之作。秦再思的「洛中紀異」，記述五代及宋初的洛中民間所流傳的讖應故事。聶田於天禧中曾舉進士不第。所撰「祖異志」十卷，錄其時的詭聞異見百餘則。張思正，字不疑，熙寧中，曾爲辰州帥。所撰「括異志」，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凡十卷二百五十則。又撰有「怪集」五卷，「倦遊雜錄」八卷。畢仲詢，於元豐初爲嵐州判官，纂當時異聞怪說爲「幕府燕閒錄」一卷。上列各書，大抵散佚，遺文爲他書所徵引者尚多。

南宋志怪的作家，以郭彖和洪邁最著。洪邁所作，尤流傳廣遠。郭彖字伯象，一作次象，和州歷陽人。高宗時由進士累官知興國軍。所撰「睽車志」，採「易睽卦」「載鬼一車」之義，多鬼神幻誕的傳說，

，凡五卷。洪邁（一一二三——一二〇二）字景盧，號野處，又號容齋，鄱陽人。幼年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從兩兄適、遵同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三十二年，金宋議和，邁爲接伴使，以折服金使，進起居舍人。於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報聘於金，以爭朝見禮不屈，幾爲金人所留。及還朝，孝宗已卽位，御史以使金辱命論罷。後由知泉州，累遷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復知贛州，婺州及紹興府。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淳熙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學識博洽，孝宗稱其「文備衆體」。著述豐富，重要者爲「容齋隨筆」五集，凡七十四卷。「堅夷志」雜錄仙鬼諸事，卷帙尤繁，幾與「廣記」相等，邁晚年興趣所在，樂不知疲。從紹興末年寫起到淳熙初年的絕筆，十餘年中，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與三甲至三癸各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今所存者，爲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已三辛三壬三十卷，補二十六卷，又摘抄本五十卷及二十卷。邁晚年急於成書，頗病於草率，以繁夥自喜，常見蕪雜。也因其卷帙之多，而邁名爲之益著。

第三節　傳奇的小說

宋人的志怪小說，大抵均嫌直率，不及六朝人的古質深婉，也無唐人的精緻綿纏。形式的僵化，自易流於陳腔濫調，而缺乏新鮮的生命。

宋代流行的傳奇中，「隋遺錄」、「煬帝海山記」、「煬帝迷樓記」、「煬帝開河記」、「梅妃傳」等作者，都很難推斷。「隋遺錄」，見「說郛」及「百川學海」，題爲唐顏師古撰。末附無名氏跋，云會昌中僧志徹，得於上元縣瓦官寺閣南雙閣的荀筆中，題名「南部煙花錄」，爲師古遺稿。取「隋書」核校，多隱文，特有符會，而多簡脫，乃重爲「大業拾遺記」。原本殘缺的十之八九，悉從而補之云云。可見無名氏根據師古原稿，參照「隋書」，添補了很多。所謂「南部煙花錄」、「大業拾遺記」、「隋遺錄」，各種史志所載，雖多異名，實爲一書。記起於煬帝的將幸江都，命麻叔謀開河。次寫途中各種荒淫縱樂及達廣陵後爲妖祟所惑。復造迷樓，奢靡無度，致姦蠹起於內，盜賊生於外，而陷於覆滅。姚寬「西溪叢語」中指出所載陳後主句：「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爲唐人方域詩，六朝人無此語。又說「唐書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判斷爲流俗的僞作。近人復指出下卷記幸月觀時與蕭后夜話，有「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之語，時素死已久，師古豈荒謬至此？亦認爲是後人依託之作。以常理推測，無名氏根據者可能爲師古原稿，經他增補後，致面目全非，纔有如許漏隙，而文筆的明麗，敍述時見委婉之姿，或又非師古原文所及。

煬帝「海山記」上下二卷，初見於北宋劉斧編的「青瑣高議」，後「唐人說薈」題爲韓偓撰，似誤。「青瑣高議」雖未題撰人，可能爲北宋初期無名氏所作。上卷記煬帝誕生時異兆及楊素弑文帝而立煬帝。素死後，煬帝闢地二百里爲西苑，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以珍禽異獸名花美木入貢以塞之

。下卷記煬帝夢遇陳後主以詩相諷，宮中玉李的忽然繁盛，挽龍舟者的悲歌，及各種不祥徵兆。終致爲司馬戡逼脅自縊。「煬帝迷樓記」，見「說郛」、「古今逸史」及「古今說海」等書。記煬帝晚年沈迷女色，得浙人項昇，造迷樓，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及任意車，上官時進烏銅鑑屏等。煬帝日夜荒淫，體力衰憊，矮民王義諫以養生之道，不能聽。宮人作怨歌者甚多。迷樓後爲唐帝所焚，經月，火不滅。記中誤以迷樓在長安，爲後人所譏。「煬帝開河記」，見「說郛」。「宋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一卷，注云不知作者。敍煬帝欲幸廣陵，麻叔謀奉命開河，虐民掘墓，屢見神異，後以納賄及食小兒等事發，被斬殺。中寫掘發隱士墓狄去邪探地穴一段，藉神人來譴責暴君，頗大快人心：

> 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來已久。」乃行入，見一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於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撾其腦，一擊，捽然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

「迷樓記」及「開河記」兩篇，「唐人說薈」亦誤列爲韓偓撰，當亦爲北宋人所作。後馮猶龍掇拾上列四篇而編「隋煬艷史」，使煬帝荒淫故事，流傳不歇。

「梅妃傳」，見「說郛」及「文房小說」，皆不題撰者名。「唐人說薈」以爲曹鄴撰，似誤。敍唐玄宗有寵妃名江采蘋，淡妝雅服，姿態明秀，因喜愛梅花。及楊妃入宮，寵愛日奪，竟遷上陽東宮。安史叛變，死於亂兵之手。傳末有無名氏的跋文，云「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俱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可知「梅妃傳」原爲唐人所作，或許是通俗本，宋人據以改寫，成爲今本。所謂「得自萬卷朱遵度家」者，係指得自朱遵度家的藏書。近人以朱遵度爲北宋初年人，葉少蘊（夢得）則爲由北宋入南宋的人，年代遠不相及，至認跋文亦僞，未免拘迂不通。

宋初傳奇的作者，以樂史爲最著。樂史（九三〇—一〇〇七）字子正，撫州宜黃人。仕南唐爲祕書郎。入宋初爲平原主簿，旋賜進士及第，擢著作佐郎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雍熙三年，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後復知黃州及商州，出掌西京磨勘司，改判留司御史臺。史以在洛甚久，遂卜居於洛。卒年七十八。史好著述，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時人譏爲詭誕。累獻所著書，共四百二十餘卷，皆記敍科第孝悌神仙之事。今所傳者，爲「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達百餘種，而時雜以小說家言。所作「綠珠傳」一卷，見「琳琅祕室叢書」及「說郛」；「楊太眞外傳」二卷，見「文房小說」及「說郛」等書，雖不免掇拾晉唐兩代的舊文，却頗富於諷諭。「說郛」及「唐人說薈」均會誤以樂史爲唐人。

「綠珠傳」，首記綠珠出身及爲石崇所寵及殉情墜樓。復插敍六出及窈娘兩女的貞節，並列引古來歌詠綠珠的詩歌，而予以贊美：「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懍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

「楊太眞外傳」，記楊妃出生迄安史亂平後玄宗的懷念楊妃以及崩駕。寫細瑣的秘事甚詳，於舞曲記載亦多。掇拾「逸史」所載遊月宮故事，後爲民間所盛傳。

北宋劉斧秀才曾作「翰府名談」二十五卷，「摭遺」二十卷，今均佚。惟所編「青瑣高議」十八卷，今爲二十卷；又別集七卷，均傳於世。其中雜錄北宋人志怪與傳奇頗多。作者之名佚失而可觀的作品，除前述「梅妃傳」外，尙有「韓湘子」及「王榭」兩篇。「韓湘子」記韓愈侄韓湘學道的種種靈異事跡，能預卜其叔的未來吉凶，而使儒家的韓愈爲之折服。中晚唐可能卽有這種傳聞，而由道家編撰爲通俗小說，宋人復予以增潤或改寫的。「王榭」一篇，原有注云：「風濤飄入烏衣國」。中唐劉禹錫的「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篇「改謝」爲「榭」，指爲人名，且以烏衣爲燕子國名與劉詩原意不合。唐代是否有王榭其人，作者因而寄托其詭幻的想像？已不可考。文記唐時王榭，爲金陵巨富。航海赴大食國，舟沉，爲風濤飄蕩而入烏衣國。遇皂衣翁媼引至其家，呼榭爲主人郎，侍奉極爲殷勤。並引見其王，亦烏衣。翁有女甚美，榭甚愛之。旋得翁同意，結秦

晉之好，王亦貽酒殺采禮以賀。後榭爲王作詩，以資紀念。王取飛雲軒令榭閉目乘之，及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樑上有雙燕呢喃。始悟所入之國，爲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榭寫詩繫於尾以寄女，來春燕來，得女回柬，述相思。此後卽不復來。

「靑瑣高議」中錄北宋傳奇較傑出者，爲秦醇、張實、柳師尹三人的作品。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所作傳奇有「趙飛燕列傳」、「譚意歌傳」、「驪山記」及「溫泉記」等四篇。「趙飛燕傳」，記趙后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兩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於趙后的淫蕩與詭詐及昭儀因妬忌而屢殺宮人孕子者，均描寫較詳。後昭儀醉進大丹十粒，使帝精湧而崩；昭儀爲太后所逼亦自盡。一夕飛燕夢中見帝，問昭儀安在？帝云：「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年冰寒之苦。」明人胡應麟「筆叢」頗賞文中「蘭湯艷艷，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三語。「譚意歌傳」，寫一個娼女的故事。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親喪，流落長沙爲倡，工於詩歌，爲時流所賞。汝州人張正字爲茶官，極得意歌敬愛，約以終身。後意歌爲生一子，而正字迫於母命別娶孫氏。意歌乃買田自給，親教其子，誓志不渝。越三年，孫氏歿，正字乃迎意歌歸。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驪山記」，敍蜀人張俞不第還鄉，經驪山下就故老訪問楊妃生前逸事。「溫泉記」，敍張俞二次過驪山下，遇楊妃遣使相招，問及人間諸事，並賜浴溫泉。明日敕吏引還，始驚起如夢覺，因題詩於驛。後偶作郊遊，有牧童送酬和詩來，云爲前日婦人所託，卽楊妃也。秦醇所作，略嫌蕪雜，亦間有俊

語。

張實，字子京，魏陵人。「流紅記」一篇，記晚唐故事。唐僖宗時，儒生于祐於御溝中拾一紅葉，上有題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喜其句意新美，把玩不已，復題二句於紅葉上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御溝上流水中，使得流入宮內。後祐累舉不第，依貴人韓泳門館。久之，禁宮三千人得罪，遣出使各嫁人。韓泳爲介紹其中一位同姓韓夫人者，備禮迎娶，姿色絕艷，奩裝甚豐，祐喜出望外。一日，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開笥取閱，乃祐所題。相對驚歎，感泣久之。

柳師尹，淇上人。「王幼玉記」，亦寫一娼女故事。王生，名眞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容顏美艷，妙於歌舞，爲衡陽娼女冠。居恆幽艷愁寂，頗憎娼女生涯，戀一東都人柳富字潤卿者，爲當時豪俊之士，互以詩詞宣洩其熱情。後富以親老又家庭多故，未能踐幼玉之約，而幼玉竟以思富得疾而死，神魂復往見富，告以遺物在侍兒處待富往取。

宋人傳奇小說，頗多模倣唐人，而文辭略嫌蕪雜，描寫亦缺乏生動，所以成就不大。晚出的「李師師外傳」，却較爲傑出。「李師師外傳」，見「琳琅祕室叢書」，有黃廷鑑跋文：「『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

。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丈夫氣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厓斷臂之傳，爭輝彤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佚事二則，傳文列擧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於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琴六居士書。」茲錄徽宗僞稱大賈趙乙初幸師師家一節：

帝麾止從人，獨與迪（張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臛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傍，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湢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艷服。新浴方罷，嬌艷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

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鷄唱矣。……

此傳撰者姓名已佚，當爲南宋時人。

第四節　宋人的小說話本

口說古今之事，以聳人聽聞的，宋人稱之爲「說話」。李商隱「驕兒詩」中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乎唐代即有「說話」一流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貶誤篇」中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所謂「市人小說」，即是「說話」，從雜戲中而來。北宋時代，因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舞之盛，超越前古。「宋史樂志」所載，每春秋聖節三大宴，用「百戲」及「雜劇」的節目很多，「說話」當隨之而有很大發展。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說：「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甚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是不僅在演雜戲時附帶「說話」，也可能有時脫離雜戲而專門說話的。朝廷提倡於上，民間倣效於下，自易相習成風。而說話人所用的底本——「話本」，遂成爲宋人小說的一種特殊形式。

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說話人家數，爲小說、說三分、說五代史、說諢話四家。吳自牧的「夢粱錄」，載南宋說話人有小說、講史書、說經、說參請四家，而附以說諢經。周密「武林舊事」中載

南宋說話人爲演史、說經諢經、小說、說諢話四家。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中，亦分四家：一爲小說，謂之「銀字兒」，包括（一）煙粉、靈怪、傳奇；（二）說公案，皆爲扑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三）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二爲說經，謂演說佛書。三爲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四爲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之傳，興廢爭戰之事。而未列說諢話。近人每以「合生」及「商謎」混爲說話，非常錯誤。

宋代話本，以小說及講史兩類最著。小說以短篇爲主，能以一朝一代的故事，頃刻間提破，卽已知其結局。雖然「多虛少實」，亦頗動人聽聞。講史大都爲長篇，寫前代興廢與爭戰，雖本史實而雜以虛辭，所謂「眞假相半」，尤能引人入勝。至於「說經」及「說參請」兩類，流傳極少；「說諢話」一類，大抵爲文人編入笑話集，很多失去話本的形式。

宋代小說話本，數量極豐。「京本通俗小說」，原爲幾卷不可知，今存第十至十六卷。第十卷「碾玉觀音」，敍紹興年間，三鎭節度使咸安郡王府中碾玉待詔崔寧，以碾玉觀音著名。與府中養娘秀秀熱戀私逃潭州，爲排軍郭立所見，崔寧罪杖，遣發建康府居住，秀秀爲郡王活埋於後花園，其鬼魂隨崔寧往建康仍爲夫妻，其已亡的父母亦同往居住。後遇郭立，終得報了仇恨。第十一卷「菩薩蠻」，敍紹興年間樂淸縣秀才陳可常，以命有華蓋入靈隱寺爲僧。與七郡王甚愛可常詩才，令做「菩薩蠻」詞，尤爲精彩。後被誣與王府侍女新荷通奸，橫遭杖楚，及案情辯白，可常已寫了一首「辭世頌」，結跏趺坐圓寂了。第十二

卷「西山一窟鬼」，敍紹興年間秀才吳洪，因落第居臨安開學堂爲生。由舊日隣舍王婆做媒，娶美人李樂娘爲妻，並帶一個從嫁的錦兒。後發現她們全都是鬼，得到甘眞人作法除去，吳洪看破色情，也捨俗出家。第十三卷「志誠張主管」，敍開封府張員外士廉，年過六旬，孑然一身。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經理。後娶小夫人，愛主管張勝，勝不爲所動。小夫人原爲王招宣府侍女，曾竊取一串數珠，事發，將她帶回拷問，自吊身死。她鬼魂却將數珠帶往張勝家中。張勝乃繳出數珠以免張員外罪。第十四卷「拗相公」，敍王安石施行新法之害，及罷相往江寧途中所見百姓對彼痛恨情形。第十五卷「錯斬崔寧」，敍高宗時臨安有官人劉貴向丈人借了十五貫錢回家，宿小娘子處，戲說將她典與一位客人。她乘夜回家禀告父母，在朱三老家住了一宵，第二天途遇少年崔寧挈往褚家堂。不料劉貴爲盜所殺並取錢而去，大娘子及其父王老員外趕上小娘子及崔寧，扭到官府，屈打成招，終於將崔寧判成「斬」罪，小娘子判成「剮」罪。後大娘子爲盜所劫，始知殺夫者爲此盜，乃報官捕殺之，以雪沈冤。第十六卷「馮玉梅團圓」，敍高宗時福州監稅馮忠翊，有妙齡女玉梅，爲盜所掠。盜首范汝爲有姪名范希周，娶以爲妻，情感極融。後韓世忠領兵圍賊，玉梅取希周祖傳寶物鴛鴦寶鏡與希周各分一面，以爲他日重逢印證。不久，賊首范汝爲放火自焚，希周不知去處。玉梅又與父母重聚，誓不再嫁。十年後，有廣州指使賀承信者來謁忠翊，玉梅以其酷肖希周，懇忠翊設法盤問，果爲希周。並述其已在岳少保處屢立戰功，升爲現職。各取所藏寶鏡，合如天生，夫妻遂得團圓。

以上共爲七篇，每篇各具首尾。引首大抵爲詩詞，及採用故實。或取相類，由淺而深轉入本事；或取不同，由反入正。故事開始，即知主意所在。凡引首，謂之「得勝頭廻」，以聽說話者多爲軍民，故加以「得勝」的吉語。

江東老蟫原得舊鈔本「京本通俗小說」九種，其中二種未刊：一爲「定州三怪」，因爲「破碎太甚」，原屬於第幾卷，不詳。一爲「金主亮荒淫」，因爲「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葉德輝所刊「影宋京本通俗小說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云出「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

明刻各種話本中，屬於宋人作品的很多。「清平山堂話本」現存十五種，其中「簡帖和尙」、「西湖三塔記」、「合同文字記」、「藍橋記」、「快嘴李翠蓮記」、「洛陽三怪記」、「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楊温攔路虎傳」及「刎頭鴛鴦會」等十種，大約均爲宋人所作。「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所收話本四十種，顏爲四十卷。其中第三卷「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第四卷「閒雲庵阮三償寃債」，第十五卷「史弘肇龍虎君臣會」，第十九卷「楊謙之客舫遇俠僧」，第二十卷「陳從善梅嶺失渾家」，第二十四卷「楊忠温燕山逢故人」，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鳥害七命」，第三十三卷「張古老種瓜娶文女」，第三十四卷「簡帖僧巧騙皇甫妻」，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爲神」，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十二種，大約均爲宋人所作。「警世通言」所收話本四十種，其中除七篇與「京本通俗小說」重複外，其第十卷「錢舍人題詩燕子樓」，第十三卷「三現

身包龍圖斷寃」，第十九卷「崔衙內白鷂招妖」，第二十卷「計押番金鰻產禍」，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第三十卷「金明池吳淸逢愛愛」，第三十六卷「皂角林大王假形」，第三十七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等九篇，大約均爲宋人所作。又其中「蔣淑眞刎頸鴛鴦會」一種，亦見「淸平山堂話本」，已見前述。「醒世恆言」所收話本四十種中，第六卷「小水灣仙狐貽書」，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第十七卷「張孝基陳留認舅」，第二十四卷「隋煬帝逸遊召譴」，第三十一卷「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等六篇，大約爲宋人所作。第三十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卽「京本通俗小說」的「錯斬崔寧」。

宋末版本廬陵羅燁的「醉翁談錄」中，有南宋話本目錄，凡八類一百零七種。甲、靈怪類的十六種，爲「楊元子」、「汀州記」、「崔智韜」、「李達道」、「紅蜘蛛」、「鐵甕兒」、「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記」、「鐵車記」、「葫蘆兒」、「人虎傳」、「太平錢」、「巴焦扇」、「八怪國」、「無鬼論」。乙、煙粉類的十六種，爲「推車鬼」、「灰骨甲」、「呼猿洞」、「鬧賓錄」、「燕子樓」、「賀小師」、「楊舜俞」、「靑脚狼」、「錯還魂」、「側金盞」、「刁六十」、「鬥車兵」、「錢塘佳夢」、「錦莊春遊」、「柳參軍」、「牛渚亭」。丙、傳奇類的十八種，爲「鶯鶯傳」、「愛愛詞」、「張康題壁」、「錢榆罵海」、「鴛鴦燈」、「夜遊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負心」、「桃葉渡」、「牡丹記」、「花萼樓」、「章臺柳」、「卓文君」、「李亞仙」、「崔護覓

水」、「唐輔採蓮」。丁、公案類的十六種，爲「石頭孫立」、「姜女尋夫」、「憂小十」、「駉搽兒」、「大燒燈」、「商氏兒」、「三現身」、「火枕籠」、「八角井」、「藥巴子」、「獨行虎」、「鐵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相國寺」、「聖手二郎」。戊、朴刀類十一種，爲「大虎頭」、「李從吉」、「楊令公」、「十條龍」、「靑面獸」、「季鐵鈴」、「陶鐵僧」、「賴五郎」、「聖人虎」、「王沙馬海」、「燕四馬八」。已、捍棒類的十一種，爲「花和尙」、「武行者」、「飛龍記」、「梅太郎」、「鬥刀樓」、「攔路虎」、「高拔釘」、「徐京落草」、「五郎爲僧」、「王溫上邊」、「狄昭認父」。庚、神仙類的十一種，爲「種叟神記」、「月井文」、「金光洞」、「竹葉舟」、「黃粱夢」、「粉合兒」、「馬諫議」、「許岩」、「四仙門聖」、「謝塘落梅」。辛、妖術八類，爲「西山聶隱娘」、「村隣親」、「嚴師道」、「千聖姑」、「皮篋袋」、「驪山老母」、「見州王則」、「紅線盜盒」、「醜女報恩」。

從上列一百零七種話本目錄看來，可說都是屬於「小說」部門。其中有些話本，與「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中一部份篇名相近；有些話本，似爲後來「水滸」、「楊家將」、「平妖傳」、「西遊記」等書所胚胎。

宋人所作的長篇小說話本，僅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種，別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舊本在日本，卷尾有「中瓦子張家印」一行，張家爲宋時臨安書舖，故可斷爲宋人作品。凡三卷十七章，每章均

有詩，因稱詩話。中國小說的分章回者，從此書起。原書首章已缺，次章自玄奘遇猴行者來助取經起。猴行者偕法師入大梵天王宮講經，得賜隱形帽一項，金鐶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復返下界。經香林寺，歷大蛇嶺等許多險地，皆賴行者法力，安全而過。復得深沙神身化金橋，渡過大水。歷鬼子母國，女人國而抵王母池之處。法師命行者偷桃，行者以杖擊石，先後出現兩孩兒，一稱三千歲，一稱五千歲，皆揮之使去。又敲數下，有一孩兒出，問之答爲七千歲。行者取孩兒在手，問和尚你喫否？和尚心驚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枚乳棗，當時吞入腹中。由此直達天竺，求得經文五千四百卷，中闕「多心經」，回到香林寺，始由定光佛見授。歸途遇王老者妻殺其兒，法師設計救之。抵京，皇帝郊迎，諸州奉法。至七月十五日正午，天宮降下採蓮舡，法師乘之，向西仙去。後太宗封猴行者爲鋼筋鐵骨大聖。

第五節　宋人的「講史」話本

宋人最早的講史話本，爲北宋人作的「梁公九諫」一卷，被收於「士禮居叢書」中，文字簡朴，有如唐代的俗文小說。書敍唐代武后，廢太子爲廬陵王，欲傳位於其姪武三思，經狄仁傑苦言直諫了九次，武后纔完全覺悟，召回廬陵王復立爲太子。「九諫」卷首，載有范仲淹的「唐相梁公碑文」，作於明道二年，可知此書之作，在明道二年以後不久，爲當時說話人所本。

據「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時代即盛行「說五代史」。「新編五代史平話」，當爲那些說史者的話

本。是書凡十卷，每代二卷，稱爲「梁史平話」、「唐史平話」、「晉史平話」、「漢史平話」及「周史平話」。今本「梁史」及「漢史」皆缺下卷，「周史」末尾亦有缺文，可說已經殘破不全。每一史開端均以詩起，次入正文，終尾亦以詩結束。其中「梁史」形式略異，上卷由伏羲、黃帝等開闢寫起，接敘歷代興亡之事，而終於黃巢作亂，朱氏立國。中間議論頗多，且雜以因果之說，可說「虛辭」太多。已闕的下卷，當敘梁事較細。

「大宋宣和遺事」，爲南宋人作品，形式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相近。開端以詩起，中間以詩詞點綴，或代替人物與風景的散文描寫，末尾復以詩作結束。因爲採輯舊書連綴而成，而混入俗語，故時見蕪雜，風格頗不統一。是書分前後二集，共有十節。第一節從堯舜寫起，略敘歷代帝王荒淫的惡果；第二節寫王安石的變法，使天下騷動；第三節敘王安石引薦蔡京入朝以至童貫、蔡攸等的巡邊；第四節敘梁山濼聚義本末，完成三十六天罡之數；第五節敘徽宗幸李師師家，曹輔的進諫和張天覺的隱遁；第六節敘道士林靈素的進用及種種異跡；第七節敘臘月預賞元宵及元宵看燈的盛事；第八節敘金兵攻陷京師；第九節敘徽欽二帝的被擄北去，凡二百七十餘事；第十節敘高宗的定都臨安。其中第一、四、五、六、七等五節爲說話體，二、三、八、九、十等五節爲文言。九十兩節，係節錄「南燼紀聞」、「竊憤錄」及「續錄」，二書記二帝北狩事跡甚詳，傳爲北宋遺民張氏自虜中南渡攜來。

「大宋宣和遺事」，極富民族思想，其結論較唐人陳鴻「東城老父傳」的感憤尤深：「世之儒者謂高

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中國小說的富於民族思想，自此書始。至元時，或許略有增益。

第六節　宋人的笑話錄

宋初所編纂的「太平廣記」中，計「謬誤類」及「遺忘類」合一卷，「詼諧類」八卷，「嘲誚類」及「嗤鄙類」各五卷，共十九卷，均爲輯錄宋代以前的笑話。宋代「說話」人有說諢話一門，於說笑話的技術當更進步。

「說郛」裏所錄宋人笑話集，一爲呂居仁的「軒渠錄」，見「說郛」卷七。皆記一時可笑之事，爲辴然子所贊賞。二爲沈徵的「諧史」，見「說郛」卷二十三。寫一般故事較多，不是義僕，就是節婦，寄寓諷勸的意思在內，純粹講笑話的甚少。三爲朱暉的「絕倒錄」，見「說郛」卷四十四，共錄三篇。四爲周圯的「開顏集」，「說郛」共錄六篇，大都採輯歷史上舊笑話。五爲天和子的「善謔集」，「說郛」共錄八篇。

「顧氏文房小說」裏，收有蘇軾的「艾子雜說」，大都是非常詼諧的。爲錄一則：「艾子好飲，少醒

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其他宋人記錄雜事的小說，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錄」，歐陽修的「歸田錄」，趙令時的「侯鯖錄」，周密的「癸辛雜識」等書中，也包涵不少笑話故事。

宋以後人所錄笑話集最著者，爲元代輾然子的「拊掌錄」，明人陸灼的「艾子後語」，馮夢龍的「笑府」，李卓吾的「笑倒」等。

第八章　元代的歷史小說

第一節　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五種

兩宋說話人中，小說與講史兩家分別甚嚴。其後講史的說話人，每於其虛辭中混雜小說範圍的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以及發跡變態之事；敍爭戰之事時，也與說鐵騎兒相摻合；因而後人也稱講史爲小說。

元代的戲曲與小說，有互相助長的功效。前代小說的豐富遺產，供給元劇作家以無限的材料與靈感，而元劇的複雜、細膩、深刻與生動的表現，復促進了元代及後來小說描寫技術的發展。

元代小說，以講史爲主。因爲元人入主中華，對漢人由歧視猜忌而造成政治與社會的諸種不平，以小說直接描寫現實，非環境所許可；故以講史來發懷古的幽思，寄渴望於未來；而民族國家的意識，隱然可見。且元人以武力得天下，生性獷野，演說戰爭殺伐之事，頗投其所好；而元人亦欲藉此來窺探中國的歷史風俗與人情各端，因而亦特重講史。

現存的元代至治年間新安虞氏刋本「全相平話五種」，作者之名均不可考。計「武王伐紂書」三卷，「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秦併六國秦始皇傳」三卷，「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三國

志」三卷，今併稱爲「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五種」。每種都圖文並印，上面三分之一爲圖，下面三分之二爲文。「武王伐紂書」，首敍湯王祝網，紂王夢玉女授玉帶，及九尾狐換妲己神魂以媚紂王。次敍妲己種種妖惑，紂王的殘忍無道：如造炮烙銅柱，刳孕婦，斫脛，囚文王，剖比干心，剪箕子髮等暴行。末敍文王求太公，武王拜太公爲將，擧兵伐紂大破之，終致紂王妲己爲武王所斬。「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敍齊王自孫子破魏，有吞併天下的野心，不料爲國舅所弑，孫子因而隱去。燕昭王用樂毅爲將，下齊七十餘城，危在旦夕，孫子乃下山用反間計使燕罷樂毅，並教田單以火牛陣大破燕兵。於是樂毅師黃伯陽及孫子師鬼谷子，各下山助其弟子，黃伯陽不敵而敗，遂媾和息戰。是書應有「前集」，可惜不見。「秦併六國秦始皇傳」，先敍歷代興亡作開端，次敍始皇遣使說六國盡納土地以降秦，六國遂聯合與秦戰。中敍始皇命王剪和王賁爲將，逐步吞併了六國，統一宇內。末敍始皇死，趙高殺二世，劉邦入咸陽，復滅項羽，而有天下。「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從項羽自刎於烏江敍起。次敍漢高祖大封功臣，而於韓信、彭越、英布、陳豨等極爲疑忌，畏懼他們有反意，乃一一設計斬滅之。末敍呂后欲盡殺諸劉，篡奪天下，爲韓信陰魂射死，於是立薄姬之子北大王爲帝。此書應有「正集」。「三國志」開端先敍漢高祖殺戮衆功臣，玉皇命司馬仲相斷案。仲相令韓信轉生爲曹操，彭越轉生爲劉備，英布轉生爲孫權，以三分漢天下。以高祖轉生爲獻帝，使前生爲韓信的曹操報此仇恨，玉皇以仲相斷獄公平，命轉生爲司馬懿，削平三國統一天下以酬之。次敍黃巾之亂，劉關張桃園結義，以至三國爲晉統一，情節與後來的「三國志演義」，大略相同。

末敍漢帝外孫劉淵，以不肯服晉，逃往北方，自稱漢王。淵子聰取洛陽，殺晉懷帝，擄閔帝，滅西晉，自即皇帝位。與「五代史平話」中「梁史平話」的因果說完全相類。

這五種平話，文筆簡陋，敍述粗疏，遠不及「五代史平話」及「大宋宣和遺事」兩書。或爲說話人所用的一種底本，由此粗枝大葉，於說話另加虛辭，舖張渲染，以聳動聽聞。或爲供漢語根基不深的一般蒙古人閱讀的作品，圖文並列，以增其瞭解。

第二節　「三國志演義」及其他歷史小說

前章引李商隱的「驕兒詩」和段成式「酉陽雜俎貶誤篇」，都可知道唐代已有演說三國故事的了。蘇軾「志林」中說：「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東京夢華錄」記北宋說話人，以「說三分」與「說五代史」並列，並記說三分的專家霍四究一人。南宋時，以「說三分」與「五代史」均併入講史，說三分的當仍很多。元代講史中的說三分的，也不會過少，前述「全相三國志平話」，可能是許多不同話本中的一種。而元人劇本中演三國故事的甚多。演諸葛亮的，有王曄的「臥龍崗」，尚仲賢的「諸葛論功」，高文秀的「襄陽會」，王仲文的「諸葛祭風」和「五丈原」，石君寶的「哭周瑜」，趙文寶的「燒樊城」，無名氏的「博望燒屯」和「隔江鬥智」等劇。演劉關張的，有關漢卿的「

單刀會」，鄭德輝武漢臣二人均有「三戰呂布」，于伯淵有「斬呂布」等劇。此外尙有朱凱的「黃鶴樓」，王實甫的「陸績懷橘」和「曹子建七步成章」，關漢卿的「管寧割席」，高文秀的「周瑜謁魯肅」，趙文寶的「糜竺收資」，無名氏的「連環計」等劇。而這些劇本所演的故事，與後來各種「三國志演義」版本中的故事大都是相差不多的。

使三國故事能够家傳戶誦婦孺皆知的，爲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羅貫中，名本；一說名貫，字本中；元武林人，或說廬陵人，太原人，相傳爲施耐庵門人。曾作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哭死蜚虎子」等三種，惟他的所長，則在小說。以生不逢時，落落寡合，乃專心著作小說以抒其不平之鳴，民族國家的意識極爲濃厚。聞所作有數十種之多，今存者爲「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及「水滸傳」等書行世。

「三國志演義」今所見最古版本，爲明弘治年間所刋。全書二十四卷，每卷十回，共二百四十回。從漢獻帝中平元年劉關張桃園結義起，迄晉武帝太康元年孫皓亡國止，首尾共爲九十七年。所寫史實，係就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予以排列，採用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及其他書籍者亦多。其加以推演者，如貂蟬、周倉等人，雖名不見正史，而其事又未必全虛。「三國志本傳」，僅有關公殺顏良事，並未涉文醜。而宋人洪邁「容齋二筆」則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可知宋時卽有此說。陳志簡略，三國的遺聞軼事見於稗史或爲民間流傳者，俱爲貫中納於演義之中。後來明清學者，對演義的

毀譽不一。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說：「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又說與水滸傳相較，「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謝肇淛的「五雜俎」則以為「太實則近腐」。金聖歎亦不滿於它過於板滯。章學誠的「丙辰劄記」中說：「凡衍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遊記」、「金瓶梅」之類，全憑虛構；皆無傷也。唯「三國演義」則七分事實，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歷史小說，本來難寫，一方面要顧到史實，一方面不能不加以推演，雜以虛辭，以求生動。「三國志演義」的「陳敘百年，該括萬事」（百川書志），「可以通之婦孺」（江州筆談），其力「有什百千萬於『春秋』之所謂華袞斧鉞者」（小說小話），實為貫中天才的表現。明清人的指摘，未見公允。

貫中的「三國志演義」，後人又屢有增損。明代刻本甚多。明末出現李卓吾評本的「三國演義」，頗為著名，今已不易見到。清初人毛宗崗字序初，自云得古本，就俗本加以改竄評刻之，即是今日流行的版本。毛氏所改竄的：一為修正文辭，刪去纇齬不通及冗沓重複處，使之直捷痛快。二為辨正訛誤，如昭烈聞雷失筯，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曹后罵曹丕，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俗本但紀其歸吳等，悉依古本辨定。三為增補史事，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等等，俗本刪而不錄，乃依古本增補之。四增補三國佳文，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等為俗本所闕者。五、整頓回目，使對偶精工，併二百四十回為一百二十回。六、俗本評語有曹褒昭

烈，謾罵武侯語，悉予削去。七、去掉原引俚鄙的詩詞，代以唐宋名家作品。八、俗本揑造古人的詩句，悉依古本削去。九、删去誣妄，如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疑未決之類，以冤枉古人太甚，予以削去。經毛氏一番改定，使「三國志演義」版本益爲完善，而文學價值亦更提高。

「隋唐志傳」原本已不可見，淸人褚人穫有改訂本，易名「隋唐演義」。因爲原書始於隋宮剪綵，前多闕略，其後，補綴唐季一二事，又嫌零星不聯屬，故褚氏略予增補。今本共一百回。首敍隋主伐陳，次爲周禪於隋，隋亡於唐。又次敍武后的臨朝後諸事。復次敍開元天寶之盛及安史之亂，明皇幸蜀及楊妃的縊於馬嵬。末敍兩京規復，明皇退居西內，令道士求索楊妃魂，因得見張果老，始知明皇爲煬帝後身，而楊妃則爲朱貴兒轉世，全書結束。其中敍土木之功，御女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本於「迷樓記」。敍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姓名，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李花開及司馬戡逼宮，朱貴兒殉節等事，本於「海山記」。敍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皇甫君擊大鼠，殿脚女挽龍舟等，本於「開河記」。其敍唐宮事，則雜採「隋唐嘉話」、「明皇雜錄」、「常侍言旨」、「開天傳信記」、「開元天寶遺事」、「大唐傳載」、「次柳氏舊聞」、「長恨歌傳」、「梅妃傳」、「太眞外傳」等書，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寫明皇與楊妃的再世姻緣，則採自「逸史」一書。經褚氏增補後，材料固較前豐富，而原書文字的風韻或許也隨之消滅。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日本「內閣文庫書目」載六十回，二卷。題「羅本撰，明湯顯祖批評。」又

「清版，四本。」今日坊間流行本，簡稱「殘唐五代」，亦六十回，文字簡樸，有似「五代史平話」。而每回的回目祇有一句，與元人平話的回目亦相近，因而近人頗有疑爲元人作品者。同時元人所作雜劇，如白樸的「李克用箭射雙鵰」，關漢卿的「鄧夫人哭存孝」，陳以仁的「十八騎誤入長安」，周文質的「鏡新磨戲諫唐莊宗」，以及無名氏的「李嗣源復奪紫泥宣」、「飛虎峪存孝打虎」、「李存孝大戰葛從周」、「朱全忠五路犯中原」、「狗家疃五虎困彥章」等，都與此書中情節相同。此書是否爲宋人「說五代」許多話本中的一種，或經由羅貫中編纂抑潤飾過的，頗值得研究。

「北宋三遂平妖傳」，簡稱「平妖傳」，明代有三種刊本：一爲四卷二十回本：序云王愼修補，可能爲貫中所作原本，王愼修略有增補。二爲四十回本，共八本，龍子猶補增二十回；於原書前面加十五回，另有五回插入其他各回間。三爲四十回本，共六本，張無咎校。後兩種見日本「內閣文庫書目」。今日通行本爲十八卷四十回，有張無咎序，云爲龍子猶所補，當即爲第三種版本，每本三卷，六本共十八卷。原本開端叙汴洲人胡浩得仙畫，其妻焚之，灰繞於身，因而得孕，生一女名永兒。及長成，有妖狐聖姑姑傳授以道法，能爲紙人豆馬。並使嫁貝州軍排王則。時有術士張鸞、卜吉、左黜及彈子和尙等來說王則，云則當爲王。適逢知州貪酷，民怨沸騰。遂以法術偷運庫中錢米買軍作亂，擁王則爲首領。後朝廷派文彥博率兵討則，張鸞等見則無能爲且生性殘暴，皆脫離而去。文彥博軍屢戰不勝，賴彈子和尙化身爲諸葛遂智來助官軍，破則的妖法；馬遂詐降擊則裂其脣，使不能唸咒：李遂復率軍從地道入城，王則及永兒始被擒

獲。因立功的三人均名「遂」，故稱「三遂平妖傳」。龍子猶增補本，則記袁公受道法於九天玄女，爲彈子和尙所竊取，並敍妖狐聖姑姑鍊法之事。另在各回間，補述種種道法妖術。貝州王則以妖術變亂事，見「宋史」「明鎬傳」，馬遂擊賊被殺，見宋人鄭毅夫的「馬遂傳」，其餘所記，則取民間傳聞及稗史所載而予以附會推演，以文筆頗佳，致流傳甚久。此外，舊本「說唐全傳」亦題羅貫中編。近人並以「楊家將全傳」，亦作爲貫中所著。

第三節　水滸傳

「水滸傳」是介於歷史和武俠之間的一部傑出的小說，近人對於它的作者及產生時代，揣測極爲紛紜。

「水滸傳」的故事，係一部份根據史實，一部份採擷民間的傳聞而予以推演的。「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的本紀中說：「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宋史」三百五十一說：「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心過人。今淸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又「宋史」三百五十三說：「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擧

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從上列史書所載，可見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北宋末年縱橫一時的草莽英雄。史書簡略，當有許多奇異的傳說流行於民間，年代愈久，而附會亦多，遂產生複雜的水滸故事。南宋人記水滸人物事跡的，最早爲洪邁的「夷堅乙志」（六）中說：

宣和七年，戶部侍郞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其所親王生亡而復醒，見蔡受冥譴，囑生歸告其妻，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郞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

這是記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悲慘結局，可以補史書之闕。南宋的「說鐵騎兒」，說水滸人物的一定很多，「宣和遺事」所採集水滸傳說，可能由此而來。「遺事」記水滸故事，共分六段，一、楊志等十二人押花石綱阻雪違限，因路費用盡，楊志賣刀殺人刺配衛州，爲林冲和孫立等救出同往太行山落草。二、石碣村晁蓋夥刼生辰綱。三、宋江通信，晁蓋等八人連夜脫逃，並連結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爲寇。四、宋江殺閻婆惜，題反詩於壁。五、宋江得天書，有三十六將姓名，攜往梁山泊，時晁蓋已死，共推宋江爲首領，已足三十六員之數。宋江爲帥，不在天書之內。六、朝廷無可奈何，出榜招安。有張叔夜誘宋江等歸順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誥敕（諸路巡檢使）。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宋江所見「天書」，開頭有四句詩：「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是說他的姓名的。那三十六將是：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王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槍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南宋末年人周密的「癸辛雜識續集」上，載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

可知南宋畫家李嵩曾經以繪畫來傳寫水滸人物與故事，高如係採用繪畫抑爲文字來傳寫，則不可考。惟龔聖與贊和「宣和遺事」所載，很多不同。贊中首列宋江，冠以「呼保義」諢號。「遺事」中的吳加亮、李進義、李海、阮進、關必勝、王雄、張青、張岑等人，贊中則作吳學究、盧進義、李俊、阮小二、關勝、楊雄、張清、張橫。「遺事」中的公孫勝、林冲、杜千三人，贊中却換爲宋江、解珍、解寶三人。諢名亦略有變化，如「遺事」中的「赤髮」和「火船工」，贊中則作「尺八腿」和「船火兒。」。從南宋到元末，水滸的故事，傳說更爲複雜，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京東的民間，演說梁山泊的各種傳聞；京西的民間，演說太行山的各種傳聞；兩浙的民間，演說平方臘的各種傳聞；因而水滸人物的姓名、諢號、形

狀與性格，常被各地傳說者及作劇者予以不同的變化。如元人高文秀寫黑旋風的劇本，把李逵寫作秀才一流人物，既能「喬教學」，又能「詩酒麗春園」，復能「窮風月」；與龔聖與的贊：「風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爾亦兇。」以及後來「水滸傳」所寫的魯莽憨直，完全相反。南宋及元代寫水滸故事者，除前述各書及各種雜劇外，宋人羅燁的「醉翁談錄」所載小說目錄中，「石頭孫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四篇，也是寫水滸人物的。又「戴嗣宗」可能即是戴宗，「徐京落草」可能即是「徐寧落草」，以原書已佚，無法證實。元人寫水滸人物與故事的短篇平話，當為數更多，因會萃衆說作有系統的敘述與較深刻的描寫的「水滸傳」產生，使這些零碎的記述書，完全消歇。

「水滸傳」產生於元代末葉，最初撰述者為施耐庵，後復經羅貫中予以纂修，益為精粹。故後人或稱施作，或稱羅作，或稱施作羅編，或稱施作羅續，總之均不出二人手筆。施耐庵（約一二九〇——一三六五），名子安，淮安人。元末以賜進士出身，官錢塘，與當道不合，棄官歸里，閉門著書以自遣。張士誠聞其名，聘之不出，親造其門敦請，仍不從。因避居東京，尋歸卒。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說：「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詔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這是一種粗淺的法說，耐庵的編作「水滸傳」，當是採輯羣書及所有民間傳說而成，絕不可能根據一張「擒賊詔語」即能想像得出的。而龔聖與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贊」及序，給予耐庵影響最大。龔的序中說：「古稱柳盜

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是說當時統治者不如強盜。其贊「大刀關勝」：「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贊「九文龍史進」：「龍數肖九，汝有九文，盍從東皇，駕五色雲？」贊「小李廣花榮」：「中心慕漢，奪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都是望草莽英雄能出而重扶宋室，掃除賊虜。聖與身遭亡國之痛，藉贊宋江等人以寄慨，其民族意識，隱而可見。周密的跋語：「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旣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民族思想，也非常明顯。耐庵及貫中的編作「水滸傳」主要動機亦在此。

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中說：「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作者的忠憤，爲卓吾數語道破。

耐庵所作「水滸傳」原本，到明時卽不可見。明代以來「水滸傳」的版本很多，有的因書賈節縮紙版，求其易售，而削減其內容者。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所說：「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

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删之，遂幾不堪覆瓿。」金壇王氏「小品」中，亦曾述及建陽書坊節略水滸傳事。有的因爲經過名家修訂，或增或删而使回數歧異的。現存的版本，共計有下列八種。

一、「忠義水滸傳」百十五回本。前題「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年與「三國志演義」合刻，名爲「英雄譜」，坊間名爲「漢宋奇書」，一名「三國水滸全傳」。有熊飛序文，日本「內閣文庫書目」誤題爲「明熊飛編」。書內由洪太尉誤走妖魔敍起，到受招安，破遼，平田虎王慶方臘，以魯智深生化於六和，宋江服毒自盡，屢顯神靈結束，文筆簡陋，而事實頗繁，當爲坊賈的删節本。

二、「忠義水滸傳」百十回本，亦爲「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日人鈴木虎雄藏有此本。

三、「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據「百川書志」所載，題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書影」載：「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刊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野獲編」載：「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汪太函，原名道昆，字伯玉，嘉靖年間進士，與王士貞齊名。這一百回本，當經汪太函改定而稱「善本」的。此本今不易見，據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所說，傳內赤髮鬼尙作尺八腿，雙槍將作一直撞云。又據百二十四本發凡中說：「郭武定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

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可略知郭本梗概。

四、「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題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有李贄序及批點。現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此種明刻板本，近人李玄伯亦得一部老本，重印行世。內容故事，與百十五回本大致相同，惟文辭較為優美，描寫亦更細緻。

五、「水滸傳」百二十四回本。文詞脫落很多，而有關水滸故事，全被包括在內。其中從誤走妖魔到招安後征遼，以及後文征方臘到卷末，都是刪節郭本。中間插入征田虎、王慶部份，為採用郭本以前的舊本。因文字刪節而事實增多，故缺乏優美風格，往往難讀。

六、「忠義水滸全書」一百二十回本。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又稱「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即是商務印書館翻印的「全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前有「楚人鳳里楊定見」序文，自稱「事卓吾先生」，因為應袁無涯之請而刻此本。此本是否由李贄改纂或楊定見改纂，都難稽考。牠的特點：一、舊本去詩詞的煩蕪，此本復為增定，「或攛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盜所無，惟周勸懲，兼善戲謔。」二、舊本中有「四大寇」，係指王、田、方及宋江；郭氏本始打破這種約束，削去王田，加上遼國，成百回本；此本又增王田，仍存遼國，與方臘合為四大寇，而將宋江除外。三、此本將王田兩部份故事重新改寫，改正地理上許多錯誤，刪除一切幼稚的記載，提高了人物描寫的技術，而使水滸傳的文學價值為之益增。

七、「水滸傳」七十回本。連「楔子」一回，實爲七十一回。前有自序一篇，題「東都施耐庵撰」。日本內閣文庫中藏有兩種：一題「王望如評論」，一題「淸金聖歎批註」，均爲淸版。現世界書局所翻印的卽是屬於後者，惟金聖歎批注已全删去。金聖歎極喜水滸文章，他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右者」，而以「水滸」與「史記」、「國策」並列，復以施耐庵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同爲傑出之文學家，見解甚爲高超。聖歎自稱得古本，僅七十回，實際他最欣賞的爲七十回以前的文章，因截掉七十回以後的部份，而詆之爲羅貫中的狗尾續貂。故事則於宋江得天書後，卽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張叔夜而終。聖歎生於流賊遍天下的時代，不滿於以招安代替征討，故斬割水滸舊本所寫招安及其以後各事。

八、「征四寇」本，卽「水滸續集」。係爲坊賈從百二十四回本中删節出來的，現爲亞東圖書館所翻印。

上列八種版本中，以李贄序的「忠義水滸傳」百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及金聖歎所傳的「水滸傳」七十回本三種最佳，較施羅原本，自有很大的進步。

第九章　明代的歷史小說與神魔小說

第一節　明代的歷史小說

上章所述的「三國志演義」、「平妖傳」及「水滸傳」等書，雖然創始者爲元人施耐庵與羅貫中，而其修潤、改定及增補使之更趨完善者，則爲明人。明人所作講史的小說，數量亦多，於以見明人對歷史小說興趣的濃厚。

「開闢演義」，又稱「開闢通俗衍繹志傳」，凡八十回，題「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周游生平不詳。所敍自開天闢地迄武王的伐紂止，當係採集舊聞而加以推演，故稱曰「集」。

被稱爲鍾惺「編輯」的有「盤古唐虞傳」、「有夏志傳」、「有商志傳」、「大隋志傳」四書。鍾惺（一五七四—一六二四）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稍遷工部主事，尋改南京禮部，進郎中，擢福建提學僉事。以父憂歸，卒於家。惺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其詩幽深孤峭，與譚元春齊名，稱「竟陵體」。尤耽溺於史籍，每讀至深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盤古唐虞傳」凡十四回，二本；「有夏志傳」凡十九回，四本，又有八本者，日本「內閣文庫書目」，均題鍾惺編。「有商志傳」十二回，「大隋志傳」四十六回。四書是否爲惺所編，抑爲坊賈僞託，不可考。

「東周列國志」二十三卷，首一卷，作者不詳。清版二十四本有蔡奡評。「西周四友傳」，亦不知作者。「列國志傳」八卷，爲余邵魚撰。邵魚，字畏齋，福建建陽人。日本內閣文庫藏書有「列國誌傳」十二本，題「陳繼儒校，明版」。是否爲繼儒改寫本，不可知。「新列國誌」一百八回，係馮夢龍就余本加以擴補，並將余本中無根據部份如「臨潼鬥寶」、「鞭伏展雄」等予以删削而成。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明墨憨齋版十二本。又有「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題「吳門嘯客編」，不知何人。日本存有明版兩種，一爲四本，一爲三本，後者當爲坊賈删節本。

「兩漢演義傳」，十八卷，首一卷，明袁宏道評，明版共十六本。此本今已少見。「全漢志傳」十二卷，傳爲熊鍾谷撰。鍾谷名大木，福建人。「西晉演義」及「東晉演義」作者亦不可考。「唐書演義」，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爲熊鍾谷所撰。凡八卷九十回，所敍以太宗爲主，迄征高麗爲止。日本內閣文庫藏書，又有涂渭批評的「唐書演義」八本。「隋唐兩朝志傳」一百二十回，爲林瀚編，係就熊本略予擴充，並增補高宗以下至僖宗時事。「隋史遺文」六十回，爲袁于令編，云據市人話本增寫而成。「隋煬艷史」四十回，題「齊東野人編演」，係取「迷樓」、「開河」、「海山」諸篇加以推演而成。

「南北兩宋誌傳」，又稱「兩宋志傳通俗演義」，有明陳繼儒即「尺蠖齋」評釋，傳爲熊鍾谷所撰；凡二十卷，十本。又有「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十回，亦爲熊鍾谷所撰。寫岳飛事蹟者，有「宋武穆王演義」，爲熊鍾谷所編，明版有兩種，一爲八卷本，一爲十卷本。「武穆演義」後集三卷，李春芳編，嘉靖

三十一年刊。「岳王傳演義」，金應鰲編，明版八本。其後復有鄒元標編訂的「岳武穆精忠傳」六十八回本，于華玉編的「岳武穆精忠報國傳」二十八回本，武穆的功績與冤獄，賴這些小說而爲民間所熟知。今日流行的「說岳全傳」，則爲淸人徐彩會萃羣書而成。

明人寫其當代事蹟者，有「明皇英烈傳」，爲嘉靖時武定侯郭勳所撰，共八卷，記明代開國各戰役及諸將功績，而特別宣揚其先祖郭英的戰功。沈德符「野獲編」中說：「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酣戰時，郭英射死僞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即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爲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雍昌侯郭子興，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竊冒其功。今俗說「英烈傳」，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因爲郭撰「英烈傳」有冒功邀寵嫌疑，故後來復有「眞英烈傳」出版，來予以糾正。又有「雲合奇跡」八十回，題爲「徐渭編」，亦名「英烈傳」，不知是否卽爲「眞英烈傳」。「承運傳」四卷，二本，敍成祖靖難事跡。「續英烈傳」三十四回，題「空谷老人編」，敍述建文的遜國事跡。「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題「樂舜日編」，日本內閣藏有明版二本。

寫于謙忠烈事跡的，有孫高亮撰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四十回。寫王守仁的平宸濠及叛藩等勳績的，有馮夢龍撰的「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三卷。寫李化龍平播酋楊應龍戰績的，有題名「狂道客」撰的「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一百回。「遼海丹忠錄」，簡稱「丹忠錄」，爲陸雲龍撰，日本內閣文庫藏書題爲「孤憤生、熱腸人偶評」。共四十回，敍明季遼東之役，以毛文龍爲主。「平虜傳」二十回，題「嘯吟

主人撰」，明版二本，記崇禎初年滿族的入侵事。又有「新編劉闖通俗小說」十回，明版二本；日本內閣藏書又有寫本二本，題「西吳懶道人」撰，其眞姓名不可考。

第二節 「西遊記」

唐代玄奘往印度取經，爲中國佛教史上一件大事。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及唐沙門慧立所作「慈恩三藏法師傳」，雖多實錄，已含宗教靈異的色彩。宋初所輯的「太平廣記」，引「獨異志」及「唐新語」諸書，已將有關玄奘取經的故事，予以神話化，如九十二卷記多心經及摩頂松兩則。據歐陽修「于役志」所載，南唐寺院，頗多採取玄奘取經故事作壁畫者。此後隨着佛教的發展，佛經的傳播，以及印度神話的輸入，使玄奘取經的靈異傳說，日益增盛。南宋時代產生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當時說經諢經者所造。其中所敍途中遭遇的種種災難，係由「華嚴經」的「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故事而來。善財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經歷一百十一城，訪問一百一十個善知識，始成正果。「取經詩話」作者，取之與「慈恩三藏法師傳」中所寫沿途災難相合，而有種種恐怖的事物出現。其中所寫猴行者神通廣大，則係融會中國民間傳說及印度神話而成。唐人的「古岳瀆經」中，曾記淮水神無支祁爲「形若猿猴」，是一個被禹鎖在龜山足下的靈物。宋代民間又有僧伽降伏無支祁的傳說。宋「高僧傳」中說僧伽爲觀音菩薩化身，有弟子慧岸、慧儼、木叉三人，木叉尤多靈異。僧伽雖然降伏了無支祁，而形若猿猴的無支祁的神通之

大，仍為民間所艷傳，這給予「取經詩話」作者相當影響。較這種影響更大的，為印度史詩「拉馬耶那」（Ramayana）中的哈奴曼（Haumnan）故事。哈奴曼為猴子國大將，身大如山，體高如塔，臉放金光，尾長無比。為天風之子，能在天空飛行，一縱身即可由印度跳到錫蘭（楞伽）。神力無邊，能揹着喜馬拉雅山邁步而行。又善變化，能入老魔肚子裏，一會兒身長百丈，一會兒縮小如拇指；趁老魔不經心，從牠耳朵孔裏鑽出來。哈奴曼神通事蹟，數千年來印度人傳誦不絕。並說哈奴曼學問淵博，為文法大家。「取經詩話」中的猴行者之神通廣大和幻成「白衣秀才」，皆由此種神話蛻變而來。

元代關於玄奘取經的傳說，較南宋尤多。王昌齡的「西天取經」，亦名「西遊記」，共有六本，為元曲中第一長劇。「納書楹曲譜」中選有「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餞行」、「定心」、「揭鉢」、「女國」等十齣。日本近有影印本行世，其節目如下：

第一本：之官逢盜、逼母棄兒、江流認親、擒賊雪仇。

第二本：詔餞西行、村姑演說、木叉售馬、華光署保。

第三本：神佛降孫、收孫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

第四本：妖猪幻惑、海棠傳耗、導女還裴、細犬擒猪。

第五本：女王逼配、迷路問仙、鐵扇兇威、水部滅火。

第六本：貧婆心印、參佛取經、送歸東土、三藏朝元。

其他元人作劇者，尚有「唐三藏」、「俗西遊記」等書。

玄奘取經的故事，經過五六百年的醞釀演化，到了明人吳承恩手裏，產生出千古傑作的「西遊記」。吳承恩（一五〇〇—一五八二）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人。幼年敏慧，博覽羣書，復善諧謔。及長，以文鳴於淮上，而屢困場屋。嘉靖中始得歲貢，任長興縣丞，時年六十一。越七年，以不諧於長官，辭歸。與陳文燭、徐中行等友善，以詩酒相酬應。約十餘年以壽終。承恩詩文均佳，有「射陽存稿」四卷及續稿一卷傳世。他在小說方面，修養極深。於「禹鼎志序」中曾自述幼好奇聞，長而益甚，壯年「旁求曲致，幾貯滿胸中」。對牛僧孺和段成式所著傳奇作品，尤爲喜愛。所作詩歌，詠怪異傳說者亦多，可見他興趣所在。「西遊記」當爲晚年歸田以後所作，玩世不恭，而多諷諭。前七回寫齊天大聖故事。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上有一仙石，以感受天地日月的靈氣，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猴，靈敏無比。因得瀑布泉中水簾洞，爲羣猴擁爲美猴王。一日樂極生悲，感到生命無常，辭別羣猴，往南贍部洲訪道尋仙，不遇；又到西牛賀洲，得樵夫指引，到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中拜須菩提祖師爲師。蒙祖師賜姓名叫「孫悟空」，並授以變化之術。以在人前炫耀本領，爲祖師趕回花果山。值羣猴爲混世魔王欺虐，悟空一氣勦殺魔王與衆妖，重登美猴王寶位。並到傲來國搶了很多武器，督促羣猴操練，驚動七十二洞妖王，皆來納貢稱臣。又到東海龍王敖廣處，弄到天河定底神珍鐵，叫做「如意金箍棒」作武器，由其他龍王分贈步雲履、黃金甲、紫金冠等三件披掛。羣猴讚美不絕。一日夢爲冥差所拘，悟空走入地府，打上森

羅殿，迫令十代冥王取出生死簿，把猴屬之類一概勾銷，一路打出幽冥界。東海龍王敖廣與地藏王菩薩遂均上表奏禀玉皇。玉皇命文曲星修詔，着太白金星前往花果山招安，官拜弼馬溫。接差後，打聽出是「未入流」的小官，馬上打出天門，重回花果山，自封「齊天大聖」。玉帝派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爲悟空所敗。復令太白金星二次招安，准予照封「齊天大聖」，悟空復上天界，自在逍遙。與羣仙稱兄道弟，東遊西蕩。玉帝恐他滋生事端，命他權管蟠桃園。他却吃盡園中熟桃，戲耍王母娘娘的七位仙女，哄騙了羣仙，偷吃了王母所設蟠桃嘉會上的玉液瓊漿。誤入兜率宮，又偷吃了老君煉就的金丹。知道闖禍太大，又逃回花果山。玉帝大惱，即差天將率領十萬天兵，圍捉悟空，不能得勝。觀音遣弟子惠岸往戰，亦敗回。觀音乃擧二郎眞君前往，方與羣仙合力捉住悟空。刀砍斧剁，雷打火燒，都不能損傷一毫。爲老君送入八卦爐，欲使他成爲灰燼。不料悟空鑽在「巽宮」位下，有風無火，弄成火眼金睛；復乘機逃走，益發不可收拾。玉皇無奈，請得如來，施展佛法把悟空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山」，把他壓住。玉皇歡宴羣仙，立名「安天大會」。

承恩所寫神猴，雖略受無支祁及哈奴曼的影響，却什九出諸創造。須菩提祖師傳法一段，顯然是由禪宗六祖傳法的故事蛻化而來，而多有風趣的描繪。於玉帝的無能，尤帶無限的嘲諷與詼諧。第八回至十二回，敍釋迦造經，觀音菩薩奉旨往東土尋取經人，並帶錦爛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使取經人免墮輪迴不遭毒害；「緊箍兒」三個，降服神通廣大的妖魔，助取經人西來。繼敍玄奘父母遇難及玄奘復讎後入寺

修行。接敘魏徵夢斬涇河龍王，太宗魂遊地府及玄奘應詔，觀音此時將袈裟錫杖送與玄奘。第十三回至九十九回，皆寫取經途中遇難之事，共歷八十一難，所謂「九九數完魔剗盡」，纔算「歸眞」。其八十一難爲：

一、金蟬遭貶　二、出胎幾殺　三、滿月拋江　四、尋親報寃　五、出城逢虎　六、折從落坑　七、雙叉嶺上　八、兩界山頭　九、陡澗換馬　十、夜被火燒　十一、失卻袈裟　十二、收降八戒　十三、黃風怪阻　十四、請求靈吉　十五、流沙難渡　十六、收得沙僧　十七、四聖顯化　十八、五莊觀中　十九、難活人參　二十、貶退心猿　二一、黑松林失散　二二、寶象國捎書　二三、金鑾殿變虎　二四、平頂山逢魔　二五、蓮花洞高懸　二六、烏鷄國救主　二七、被魔化身　二八、號山逢怪　二九、風攝聖僧　三〇、心猿遭害　三一、請聖降妖　三二、黑河沉沒　三三、搬運車遲　三四、大賭輸贏　三五、祛道興僧　三六、路逢大水　三七、身落天河　三八、魚籃現身　三九、金峴山遇怪　四〇、普天神難伏　四一、問佛根源　四二、吃水遭毒　四三、西梁國留婚　四四、琵琶洞受苦　四五、再貶心猿　四六、難辨獼猴　四七、路阻火焰山　四八、求取芭蕉扇　四九、收縛魔王　五〇、賽城掃塔　五一、取寶救僧　五二、棘林吟詠　五三、小雷音遇難　五四、諸天神遭困　五五、稀柿衕穢阻　五六、朱紫國行醫　五七、拯救疲癃　五八、降妖取后　五九、七情迷沒　六〇、多目遭傷　六一、路阻獅駝　六二、怪分三色　六三、城裏遇災　六四、請佛收魔　六五、比邱救子　六六、辨

認眞邪　六七、松林救怪　六八、僧房臥病　六九、無底洞遭困　七〇、滅法國難行　七一、隱霧山遇魔　七二、鳳仙郡求雨　七三、失落兵器　七四、會慶釘鈀　七五、竹節山遇難　七六、玄英洞受苦　七七、趕捉犀牛　七八、天竺招婿　七九、銅臺府監禁　八〇、凌雲渡脫胎　八一、通天河晒經（最後補的一難）

一至四難見第九回，五至八十一難，均見第十三回至九十九回。孫悟空於十四回中爲三藏救起，認爲徒弟，一路西行，逢災遇難，全靠悟空降妖伏怪，或是搬取救兵。第一百回，敍唐僧及四衆取經成功，徑歸東土，功德圓滿。此書最大的成就，在寫神奇靈異的事跡，充滿詼諧風趣，神仙魔怪，皆富於人情世故。言語親切，體貼入微，對人世的嘲諷，極爲深刻。書中一切人物與神魔精魅，均富個性，對神猴的刻劃，尤給予豐富而鮮明的色彩，智勇無倫，復嫵媚可愛。如「屍魔三戲唐三藏」一回中，唐僧禁不住八戒唆嘴，把美猴王趕走。

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認得；反信了那獃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眞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發怒道：「這潑猴越發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那大聖一聞此言——他倆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悽慘，對唐僧道聲「苦啊！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爲師。我曾穿古洞，

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塗，只叫我回去：這纔是『鳥盡弓藏，兎死狗烹！』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念誦起來，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發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與行者道：「猴頭！執此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阿鼻地獄！」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發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摺了，留在袖內，又軟款對唐僧道：「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途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轉回身下拜道：「我是個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他不睬，又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

承恩的「西遊記」，明末清初人每誤認為元初道士邱處機所作。處機亦嘗西遊，有李志常作「長春真人西遊記」，乃為記行程的地理書，與承恩「西遊記」完全異趣。清人錢大昕及紀昀等始辨明為明人作品。山陽人丁晏的「石亭紀事續編」中始明確指為承恩所作。近人於承恩事跡及著作考證尤詳。「西遊記」行世後，評釋者頗多。明版有「李贄批評」的「西遊記」，「華陽洞天主人校」的「全像西遊記」，汪象旭等箋評的「西遊證道書」數種。清版有「李贄等評」的「西遊真詮」，「陳士斌評；金人瑞加評」的「

繡像西遊眞詮」，張書紳評的「西遊正旨」，劉一明評的「西遊原旨」等數種。目前流行本爲世界書局版，於舊有評釋完全刪除。

第三節　「四遊記」及「西遊補」

「西遊記」流行後，有「續西遊記」出世，亦爲一百回。完全摹擬前書，缺乏生氣，今已不見。又有「後西遊記」四十回，敍花果山復生一石猴，亦富靈性，自稱「小聖」，後護唐僧大顚復往西天求眞解，途中收豬八戒之子一戒及沙僧徒弟沙彌等同行。亦遇到種種妖魔，歷盡災難，皆賴小聖神通，平安通過。終得抵達靈山，得解而返。其中對每一妖魔的來因去果，均有敍述，描寫亦頗生動。上列二書作者姓名均佚。

與「西遊記」同時流行的神魔小說爲「四遊記」。「四遊記」分「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西遊記」四種，作者凡三人，編者姓名已佚，或卽爲坊賈所爲。

「東遊記」卽是「上洞八仙傳」，亦稱「八仙出處東遊記傳」，爲蘭江吳元泰著，凡二卷五十六回。敍鐵拐李得道，度鍾離權；權又度呂洞賓；權與洞賓又共度韓湘、曹友。鐵拐李復度藍采和，二人又同度何仙姑。張果老亦直接爲鐵拐李所度，合爲八仙。

八仙的傳說，元代頗盛。馬致遠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一劇中所說的八仙，無何仙姑而有徐神翁，

且以漢鍾離爲八仙班首。岳伯川的「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一劇中，則以鐵拐李爲呂洞賓所度，中亦無何仙姑而有張四郎，仍以漢鍾離爲首。明初谷子敬的「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一劇中，八仙次序與馬致遠相差不多，也只有徐神翁而無何仙姑。後來雜劇中有何仙姑的，每每又缺曹國舅。「西洋記」小說中，無張果老與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和元壺子二人。可知元明之間八仙的傳說不一。「東遊記」盛行以後，八仙之名纔算確定，而鐵拐李也從此躍登班首地位。「東遊記」第一至十回，寫鐵拐李事蹟；十一至十八回，寫漢鍾離事跡；第十九回，寫藍采和事跡；第二十至二十一回，寫張果老事跡；第二十二回，寫何仙姑事跡；第二十三至二十九回，寫呂洞賓事跡；第三十至三十一回，寫韓湘子事跡；第四十五回，寫曹國舅事跡。其中寫戰爭的，爲三十二至四十四回的鍾呂鬥法大破天門陣，及四十六至五十六回的八仙過海鬧龍宮。寫八仙得道事跡，係採集唐宋傳奇、元人雜劇、明人編撰的「歷代神仙傳」、「潛確類書」以及民間傳說而成。大破天門陣，則是節錄羅貫中的「楊家將演義」；八仙過海鬧龍宮，則是採集元人「爭玉板八仙過海」、「蟠桃會」、「瑤池會」、「獻蟠桃」諸劇的情節與文辭而成。因此，文筆駁雜，結構散漫，缺乏完整優美的風格。

「南遊記」，又稱「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爲明末坊賈余象斗所編，共四卷十八回。敍如來侍者妙吉祥童子，因殺獨火大王，貶爲馬耳娘娘之子，是爲三眼靈光。神通廣大，以盜金槍，爲帝所殺，復投生炎魔天王家，是爲靈耀。詐取天尊的金刀，煉爲金磚以作法寶，終於大鬧天宮，上界爲之不安。以追

趕金槍太子，入北極驅邪院，祭金磚打破梭婆鏡，放走鏡下鎮壓的吉芝陀聖母及金睛百眼鬼。玄天上帝以水制之，逼他走下人間，託生徽州府婺源縣蕭長者家，是爲華光。仍具神通，與神魔大戰，中界又爲之不安。華光因失掉金磚法寶，欲尋求金塔重新製鍊，偶遇鐵扇公主，大戰而勝，遂俘她爲妻。因思念其母，入地府訪尋，又與地府神祇大戰，下界又爲之不安。不久知其母爲吉芝陀聖母，爲一妖魔，食蕭長者妻，變做范家大婆，與蕭長者成親而生華光。以繼續吃人，爲佛所擒，使入地獄，遭受惡報。華光救母出酆都，母仍要吃人。華光乃張榜求醫，有人告以惟吃仙桃可治此病。華光乃變爲齊天大聖形象竊得仙桃奉母，其母果然不想再去吃人。可是齊天大聖有偷桃嫌疑，往詢佛母，知爲華光所爲。來戰華光，不勝。大聖女名月孛，持骷髏骨擊華光頭，三日必死。火炎王光佛出來調解，雙方罷兵，月孛削骨上擊痕，華光始愈。後華光終歸佛道，修成正果。

沈德符「野獲編」二十五論劇曲有云：「華光顯聖，則太妖誕。」可知「南遊記」故事，當時曾演爲劇本。近人頗有疑「南遊記」係由劇本改編的，以其中頗多類似戲劇出場自白的文字。茲錄第一回獨火大王的自言自語：

「今世尊如來當日在靈山修行，來到我這靈山，一見我這里青山隱隱，綠水沉沉，便問我借與他居住。彼時立下文書，議定借他住一年。只我過了一年，去向他取，說我許他住十年。我與他當面便怒，叫他取文書來看；等他將文書看時，果是個十字，無奈只得與他住十年。過了十年去取，說我寫

定借他是千年。我當日又叫他取文書來看，文書內又果是個千字。本當和他大鬧一場，他的佛法大，難向他取，只得隨他。到今日來，靈山興旺，今十大弟子講經說法，聞得那經文，若有百蟲去聽那經文咒語，便投胎爲人。朝夕設有齋筵，講完經卷而吃。我今也去聽講經，他若待得我好便罷，若怠慢我，便鬧將起來，放出身中之火，燒了那靈山，有何不可。」

謝肇淛「五雜俎」中以「南遊記」比擬「西遊記」，皆寫五行生尅的道理。火的熾發，上天下地，都不能撲滅，惟有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而華光富於反抗的戰鬥精神，也極像「西遊記」前七回的孫行者。

「北遊記」，又稱「北方眞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亦爲余象斗所編，共四卷二十四回。敍隋煬帝時，玉帝偶然思凡，遂以三魂之一下降爲劉氏子，得如來三淸的點化，隱於蓬萊。不久又有凡心，降生靈闕、西霞兩國，均爲王子。蒙天尊點化，捨國出家，功行修滿，回到天界。玉帝封爲蕩魔天尊，令統率天將。其後復有凡心，降生爲淨洛國王子，得斗母元君指引，入武當山成道，再回天界。後降伏龜蛇二怪，又收趙公明、雷神、月孛等諸神將，玉帝均封爲玄天部將。這是眞武玄天上帝的出身經過。篇末記永樂三年眞武上帝助國家得勝，受皇帝崇拜云。此書中正一靈官馬元帥，即爲華光。第十五回寫華光大敗，走去北方一節，與「南遊記」第五回末段文字大抵相同。

「西遊記傳」，爲「齊雲楊志和編」，一作齊雲陽至和編，凡四卷四十一回。亦寫孫悟空得道及助唐

僧往西天取經故事，情節與吳承恩「西遊記」大抵相同，而文詞粗率，不及吳本甚遠。近人疑爲係刪節吳本而成。

「西遊補」十六回，爲董說所作。說字若雨，烏程人，生於萬歷年間。纔三歲，嘗趺坐自語；五歲自願讀「圓覺經」，畢，卽讀四書五經。十歲能文，十三歲入泮，十六歲補廩，二十餘歲善觀天象。崇禎年間聞中原流賊之亂，從此無意功名。家中本豐裕，感於富饒非亂世之福，值歲荒，散金銀珠寶米穀等物，周濟窮苦人家。明亡時，年纔二十五，剪髮不剃頭，居所築豐草庵，足不出戶。三十四歲時，隨靈巖和尚披剃，法名南潛，字月涵、堯封、寶雲；因瓦破霜飛，又別號漏霜。事師最孝；不接見賓客。俟靈巖圓寂後，在西洞庭、紫石山諸處住靜，每日禮坐或吟詩，不喜見冠蓋。出家三十餘年，足不履城市，惟與樵叟漁父交談，時推爲禪門尊宿。所著有「豐草集」、「上堂晚參」、「唱酬語錄」等書，卒年六十七。「西遊補」係從吳著「西遊記」六十一回三調芭蕉扇後補起。敍孫悟空化齋，爲鯖魚精所迷，夢入「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鯖魚所造，虛幻而非實在。悟空於恍惚中，想尋訪秦始皇借驅山鐸來驅走火焰山，不知不覺間，走進萬花樓，遂大爲顚倒，或是看到過去，或是追求未來，有時化作美人（虞姬），有時化作閻羅，經虛空主人一聲呼喚，悟空纔脫離夢境，破除情根，頓悟大道。作者以靈活詼諧的筆墨，寫恍惚奇突的境界，對現實社會頗多諷刺。以悟空的師父除祖師和唐僧外，尚有岳武穆，含意頗深。其中所謂「青青世界」，「小月王」，「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等，雖出之隱約閃爍之辭，而一種反淸的民族

思想仍使讀者可以領悟得到。「明詩綜」載他「南村秋鬼謠」云：「妖狐拜月霜花青，髑髏騎馬空中行。秋魂吹作塔鈴語，叫斷東流一溪水。鬼草歸喚精靈去，綠燈移過江楓樹。」也可能係發自亡國的幽憤。

第四節 「封神傳」和「西洋記」

「封神傳演義」一百回，二十卷，今本未題撰人。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明版「封神演義」，題爲「明許仲琳編」。「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順天時」條下云：「封神，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長庚爲明人陸西星之字，是否爲陸西星所作，抑元人另有道士陸長庚其人，不可考。而稱爲「許仲琳編」者，恐也非屬於創作，而爲纂修舊本。

太公封神的傳說，是由來頗久的。「史記封禪書」中說：「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引「六韜」說：「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未受命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而以祝融、玄冥、句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明代道家術士喜談封神，如「北遊記」所敘玄天及諸神將的受封，因而作者假周商的戰爭，大肆其封神的幻想。

是書首敘紂王到女媧宮進香，因題詩瀆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第二回至三十四回，敘紂王的各

種暴虐，妲己的妖異蠱惑，西伯伐崇與被囚，太公的隱居與拜將等，形成商周對峙的局面。大體上係就「武王伐紂平話」來擴大改編的，除十二、三、四各回中敘哪吒出世外，其餘情節均同。三十一回以後，全爲新的創作，多寫戰爭。助周的爲闡教，卽道教與釋教；助商的爲截教。「平話」上寫戰爭也有所謂六甲陣、五武陣、八卦陣等名目，却並無神仙助陣及各種妖術。此書所敍各陣，如十絕陣、金光陣、紅沙陣、黃河陣、誅仙陣、瘟癀陣、萬仙陣等等，全是諸神仙精怪的法寶與妖術大戰鬥，各呈道術，愈來愈激烈。凡死者的靈魂，無論神仙或是人類，都往封神臺上去了。最後截教失敗，紂王自焚，武王入殷，而有天下。太公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全書告終。「演義」文筆，較「平話」細密流暢。刻畫人物，極爲活躍，如托塔天王、哪吒、楊戩、楊任、聞太師、土行孫、鄧九公等均是。寫戰陣場面，亦頗熱鬧生動，尤以破萬仙陣爲最緊張最精彩。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爲明人羅懋登所撰，共一百回，二十卷。羅懋登，字登之，號二南里人，明萬曆年間人。曾註釋過邱濬的「投筆記」，又爲「琵琶記」和「拜月亭」作過音釋。「西洋記」敍永樂中太監鄭和與王景宏出使海外的事跡。鄭和，雲南人，世稱爲三保太監。永樂三年，成祖疑惠帝亡匿海外，欲蹤蹟其跡，並欲耀兵海外，以示中國富強，乃命鄭和及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者六十二艘，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到福建，復由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賚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力威脅。和歷事三朝，先後凡七

次奉使，經三十餘國。第一次在永樂三年六月，到永樂五年九月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殺之。第二次在永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破城擒其王。永樂九年六月獻俘於朝，赦不誅，釋放歸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往蘇門答臘，擒其僞王，並俘其妻子，於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來朝，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三佛齊酋長請襲宣慰使職，使和賚敕印賜之，冬還。時成祖已崩。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七次取回寶物不可勝數，而中國耗資亦鉅。故三保太監下西洋，實爲明初一件大事。「西洋記」雖本史實，而多談怪異。第一至第七回，寫碧峯長老的下生、出家及降魔等事；第八至十四回，寫碧峯長老與張天師的鬥法；十五回以後，寫鄭和掛印西征，碧峯及天師助他斬除妖孽及諸國入貢等情節。其中二十三至三十三回寫金蓮寶象國；三十四至四十五回寫爪哇國；四十六至五十回寫女兒國；五十一至六十一回寫撒髮國；六十二至七十一回寫金眼國；七十二至九十三回，分寫木骨都束國、銀眼國、阿丹國、酆都國。在上列九國中都有戰爭，每勝一國，必有數國聞風來降。作者敍述各國地理風俗與物產，係根據馬歡的「瀛涯勝覽」及費信的「星槎勝覽」兩書；敍述戰爭，則模倣「西遊記」、「封神傳」及「三國演義」諸書；其他寫民間傳說，採錄平話及筆記小說者亦頗多。作者文筆蕪雜，很少精彩，而寫書動機，卻頗純大。他在自序中說：「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兪曲園「春在堂隨筆」

七中論作者說：「蓋以嘉靖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紓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歎息矣！」

明人所作神魔小說，除上述外，尚有陽宣史的「歷代神仙通鑑」二十二卷，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竹溪散人鄧志謨編的「許仙鐵樹記」十五回二卷，「呂仙飛劍記」十三回二卷，「薩眞人呪棗記」十四回二卷，雉衡山人楊爾曾編的「韓湘子」三十回，朱名世著的「牛郎織女傳」四卷等書。

第十章　明代的人情小說

第一節　「金瓶梅」

宋人的「銀字兒」，寫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及士馬金鼓等事，已多世態人情的描繪，惟注重情節的離奇曲折，每每雜以靈怪，致對現實社會刻劃猶淺。明代神魔小說大興，而描寫人情的小說亦同時並起，細膩詳實，足以反映整個社會與人生百態，極富寫實的技巧與風格；其中最傑出的作品爲「金瓶梅」。

「金瓶梅」一百回，二十卷。作者姓名，湮沒不彰。沈德符「野獲編」中記載：袁中郎曾讀鈔本數卷，稱「甚奇快」，於「觴政」一書中，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馮猶龍看到鈔本後，亦極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原本缺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後有「陋儒補以入刻」。而於作者，德符僅說「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餘無所知。近年有萬歷丁巳（一六一七）欣欣子序文的「金瓶梅詞話」出現，知道作者爲「蘭陵笑笑生」，眞姓名仍不可得。而因德符所說「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世人遂疑爲王世貞所作，且加以附會：「消夏閑記」摘抄上載：太倉王忬家藏「淸明上河圖」，爲化工之筆。嚴世蕃強索之，忬覓名手另摹一幅以獻，爲世蕃所憤。會俺荅入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灤河失事，世蕃嗾

御史方輅劾忬禦邊無術，遂見殺。忬子世貞，痛父寃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世貞倉卒間見金瓶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卻說字跡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的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云云。又傳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於紙，以殺世蕃。此等傳說，均不近情理。因其間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野獲編），懼遭橫禍，故作者隱匿姓名；而從文筆的委婉明麗來說，當亦非名家莫辦的。

書名「金瓶梅」，係取潘金蓮、李瓶兒及春梅三個女主角名字拼成。假「水滸傳」中西門慶故事爲線索。西門慶，號四泉，淸河縣世家子。不喜讀書，終日閒遊浪蕩，娶有一妻三妾，生活豪華。又和一班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應伯爵，花子虛，謝希大等來往，結爲十兄弟，專門尋花問柳，爲非作歹。一日偶遇潘金蓮，驚其艷麗，卽設計與其通奸。不久酖殺其夫武大，娶金蓮爲妾。武松爲兄報仇，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傳，刺配孟州。西門慶遂益發放縱，與金蓮婢春梅通，復謀殺花子虛，娶其妻李瓶兒爲妾，瓶兒私囊甚豐，皆花子虛所遺。此外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益富。不久，李瓶兒生子；慶納賄於蔡京得金吾衛副千戶，趨炎附勢的不知其數，慶因而越發放肆。貪贓枉法，無所不爲；復求春方秘藥，百般縱慾。後潘金蓮忌妬瓶兒有子，屢設計使受驚，終於驚風而夭，瓶兒亦因哀痛過度而亡。金蓮竭力取媚於慶，慶一夕服藥逾量，暴卒。金蓮春梅復與慶壻陳敬濟通，爲慶正室月娘所知，金蓮被逐出居王婆家待嫁，又通王婆

之子，適武松遇赦歸，遂殺金蓮以祭兄靈。春梅賣爲周守備妾，頗得寵愛，又生子，竟冊爲夫人。時孫雪娥以遇拐騙復獲發官賣，春梅恨她曾經唆打陳敬濟，買回予以折辱之，旋復賣於娼寮。春梅又引陳敬濟入府，僞稱姊弟，仍與通。周守備以征宋江有功，擢升濟南兵馬制置，敬濟亦隨爲參謀。及金人南犯，守備陣亡，春梅與其妻之子通，亦以淫慾過度暴卒。金兵將至清河，月娘携其遺腹子孝哥避亂欲奔濟南。途遇普淨和尚，引到永福寺；月娘夢見西門慶一生因果，始知孝哥即是西門慶托生，遂使孝哥出家，法名明悟，以贖前愆而修後緣。

此書文筆極佳，於人情世故描寫深刻入微，可作明代中葉的社會史讀。由權貴搢紳到下流社會各種人物與生活，都被縮攝而予以表現出來，可說是前無古人之作。作者的主旨，在直陳現實，諷刺世態，而因描寫閨房生活頗詳盡，致被視爲「淫書」。沈德符「野獲編」中卽認爲「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後來用了這種眼光看「金瓶梅」者極多，如「勸戒四錄」所載，蘇揚兩郡城坊賈出售「金瓶梅」者，都無好結果，以致劈板焚燬。因爲屢遭「衞道」之士的斥責，致原書迭遭删節，而冒充古本，混雜以淫穢描寫者亦日多。日本有一種板本，於書的扉頁，加題「支那下流婦女」一行，而其正文則與國內一般流行本迴異，可知卽屬於僞書的一種。

與「金瓶梅」同時出現者，有「玉嬌李」。沈德符「野獲編」中說：「中郞（袁）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

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卷首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此書可能在明代即未印行，僅靠鈔本，流傳不廣，且易於湮滅，非常可惜。

今所傳「續金瓶梅」，凡六十四回，爲紫陽道人丁耀亢所作。丁耀亢（約一六二〇——一六九一）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少孤，負奇才，倜儻不羈。弱冠爲諸生，走江南，遊董其昌門，與諸名士聯文社。旣歸，鬱鬱不得志，取歷代吉凶諸事類，作「天史」十卷，獻益都鍾羽正，羽正頗奇其才。明末盜賊紛起，益都王遵坦用劉澤清兵捕土賊，耀亢素與遵坦善，遇於日照境，爲募數千人，解安邱圍。清順治四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以母老不赴。六十以後病目，自署木鷄道人，又號紫陽道人，卒年七十二。著有「丁野鶴詩鈔」十卷，「天史」四卷，傳奇四種。「續金瓶梅」以闡述「太上感應篇」的因果報應爲主，認爲說佛說道說理，須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金瓶梅」說了個色字，「續金瓶梅」則說了一個空字，從色還空，卽空是色，乃自果報，轉入佛法云云。開篇敍普淨和尚爲地藏菩薩化身，因施食，以輪迴大簿指點衆鬼，使知將來種種果報，後來均如所說。汴京富家沈越者，有子名金哥，習於浪蕩，不務正業，爲西門慶所轉生。越的妻弟袁指揮

居其對門，有女名常姐，乃爲李瓶兒後身。常姐會在沈宅打秋千，爲李師師所見，喜常姐的艷美，設法取去，改名銀瓶。金人攻陷汴京，燒殺擄掠，人民流離失所，金哥遂淪爲乞丐。銀瓶則墮爲娼妓，與名鄭玉卿者通。後嫁爲翟員外妾，仍不安於室，隨玉卿逃往揚州，爲苗靑所賺，自經而死。潘金蓮轉生爲山東黎指揮女，名叫金桂，容貌艷麗，卻嫁與劉瘸子爲妻。劉體貌不全，醜陋無比，乃陳敬濟轉生。金桂怨憤之至，夫妻情感極惡。當金人陷京後，有孔千戶之女名玉梅者，羡慕金人金哈木兒的富貴，甘願作妾，誰知大婦兇妬，百般虐待。玉梅初欲自殺，旋於夢中得知大婦爲孫雪娥轉世，她前生乃爲春梅，係隔世冤仇，循環相報；遂立意長齋唸佛，不生嗔恨，終得解脫宿孽。其餘所述，亦均類此。

稱爲「金瓶梅」後本的，尚有「隔簾花影」一書，凡四十八回，又名「三世報」。係改換「續金瓶梅」人名與回目，並删去其因果語而成。作者欲有所續而未實現。

受「金瓶梅」影響而專寫市井間淫夫蕩婦的小說，明時產生很多。「金瓶梅」主旨在刻劃人情，模倣者卻側重描寫性交，完全流於惡俗，以有干風化，屢遭禁止，致流傳絕少。

第二節　才子佳人的小說

「金瓶梅」由寫一個家庭的盛衰而刻劃出整個社會；其男女主角均以悲劇結局；故寫實的色彩很濃。後起的作家，卻喜寫才子佳人的故事，男女主角，大抵出身名門，文雅風流，與所謂淫夫蕩婦者迥不相侔

。敘窮困抑鬱，而必終得榮華富貴；寫別離折挫，則必結以美滿團圓；因而頗富浪漫的和理想的色彩。確如哥德所說：「純潔與道德」，有薰陶性情的功效；可是陳陳相因，千篇一律，也就令人讀之生厭。而究其本原，仍在描寫人情，與傳奇志怪小說異趣。明人此類作品極多，較為出色的為「玉嬌梨」、「平山冷燕」、「好逑傳」三書。

「玉嬌梨」，今本改稱「雙美奇緣」，共二十回，無作者姓名。日本內閣文庫書目，則題為「荑秋散人編」。敘明正統年間，太常卿白玄，年老無子，僅一女名紅玉，慧美能詩。御史楊廷詔欲求為其子楊芳婦，玄招芳至家，令妻弟翰林吳珪試其所學，淺薄無知，遂不允婚。廷詔心懷怨恨，薦玄赴虜先營中迎上皇，玄託女於吳珪而去。珪攜紅玉歸金陵，遇蘇友白題詩於壁，因愛其才，欲以紅玉嫁之，友白不從。珪怒，遂囑學官革友白秀才，時白玄已還朝加官了。友白被革，欲入京就其叔。途遇數少年苦吟，和白紅玉的「新柳詩」，云有能步韻者，她即嫁之。友白遂和了兩首，為張軌如及蘇有德兩人竊鈔應紅玉徵，兩人互相攻訐，遂敗露。友白讀紅玉「新柳詩」，愛慕不已，欲托吳珪求婚。途遇一少年名盧夢梨者，頗欽友白詩才，以其妹之終身相託，旋即別去。白玄偶易姓名游山陰，於禹跡寺遇一少年姓柳，神清骨秀，學博才高，認為且暮間便當飛騰翰院，遂允將己女及甥女一併嫁他。二女皆慕友白，聞言俱鬱鬱不歡。及柳生來，始知即是友白，而盧夢梨也即是玄的甥女，遂成婚。此書於一八二六年為法人銳慕薩（Abel Relmusat）譯成法文，很為流行。銳慕薩認為此書文筆純淨明麗，頗合法人口味。第二年即有德文譯本，為哥德

所賞。彼時法德學者，推爲傑構，且疑爲非中國民族所能產生的作品。

「平山冷燕」亦二十回，題爲「荻岸山人編次」。敍大學士山顯仁女山黛，十歲以賦「白燕詩」爲天子所賞。賜玉尺一條，以量天下才士；金如意一枚，文揮翰墨，武禦強暴，長成擇婿，如有妄人強求，擊死勿論；又賜「弘文才女」御匾一方。其父爲築玉尺樓供她讀書吟詠之所，才名四播。時有鄉女冷絳雪，幼而能詩，爲仇家所陷，官家買送山黛爲婢。絳雪途中題詩，遇洛陽才子平如衡，旋即相失。至山家後，爲黛所敬愛，視如姊妹，詩名達於朝廷。雲間才子燕白頷，詩名極高，與平如衡一見如故。二人入都應試，化名求見山黛，黛與絳雪易裝爲青衣，試二人以詩，二人不敵，辭去。時有張寅者，素不能文而行爲無賴，往玉尺樓求婚，飽受二女奚落，且幾爲金如意擊死，乃檢發黛與少年唱和戲笑，有傷風化。天子拘訊四人，適榜發，平如衡中會元，燕白頷會魁。天子大喜，乃諭山顯仁，以山黛嫁燕白頷，冷絳雪嫁平如衡，眞個是天子賜婚，宰相嫁女，狀元探花娶妻，一時富貴，占盡人間之盛。此書亦有法文譯本，爲十九世紀前期法人所愛讀。

「好逑傳」，一名「俠義風月傳」，凡十八回，題爲「名教中人編次」。敍直隸大名府有一秀才叫鐵中玉，丰姿俊秀，里人喚之爲「鐵美人」。而性情剛正，復勇武有謀，好行俠義事。其父鐵英爲御史，屢以鯁直爲朝臣所忌。中玉入都諫父，適遇大夫侯沙利奪佔韓愿妻，中玉乃設計奪以還韓。旋至山東游學，歷城退職兵部侍郎水居一者，有女名冰心，美而多才智，同縣人過其祖仗其父在朝爲大學士的威勢，迭次

強迫求婚，皆爲冰心拒避。又託縣令假傳朝旨逼她，値中玉過歷城，力斥其僞，又作罷。冰心因敬佩中玉而生愛慕之情。適中玉暴病，邀宴其家，爲之護視，數日方去。不久中玉卽與冰心成婚，然不合巹。過學士托御史萬諤奏二人婚媾，誣其有傷名教。皇帝令皇后召冰心驗試，果爲貞女，遂贊許二人爲「眞好逑中出類拔萃者」，令重新擧行婚禮，以光名教云。本書雖然也寫才子佳人，而卻較前二書爲別致。因鐵中玉不僅俊美有才，而且壯健有俠氣；水冰心也不僅貌美能文，復有臨機應變的才識；與一般文雅柔弱的才子佳人大不相同。文筆亦較前二書爲佳，敍述描寫，均多深刻處。一七一九人英人韋金生（Wilkinson），將「好逑傳」四分之三譯成英文，餘四分之一譯成葡萄牙文。一七六一年英人白爾塞（Thomas Percy）將譯文加以潤飾，並把葡萄牙文部分重譯爲英文，將全書出版。其後法德文均有重譯本。席勒曾試圖從英文重譯，未果。哥德曾細心閱讀「好逑傳」，而對中國人的生活與理想，極端予以讚美。

此外，曾流行一時値得一述的作品甚多。「鐵花仙史」二十六回，題雲封山人編。敍王儒珍與蔡若蘭、陳秋麟與夏瑤枝兩對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故事，雜入戰爭及神仙妖異事跡，已超越人情小說的常軌。「吳江雪」二十四回，顧石城撰，寫江潮與吳媛兩人戀愛故事，以雪婆的俠義可風，終得美滿結局。描寫瑣情細事，時能逼眞。又有「平山冷燕」二集十八回，一名「兩交婚」，題「步月主人訂」，與「平山冷燕」並不銜接。敍甘頤、甘夢兄妹二人，與辛發、辛古釵兄妹二人，彼此互爲婚姻事，經歷曲折很多，終成兩對美滿姻緣。「飛花詠」十六回，一名「玉雙魚」，敍一位名昌谷者與女子端容姑的離而復合。「玉支

磯小傳」二十回，題煙水散人編，敘長孫無忝與管彤秀的婚姻曲折事。煙水散人爲徐震，字秋濤，浙嘉江興人。他尚作有「合浦珠」十六回，敘錢蘭，范珠娘，趙素馨，白瑤枝等戀愛與婚姻；「賽花鈴」十六回，敘紅文畹與方素雲等三女團圓事；以及「桃花影」十二回和「燈月緣」十二回等。「金雲翹傳」二十回，題「青心才人編」，敘女子翠翹與所愛的書生金重離而復合故事。「賽紅絲」十六回，作者姓名已佚。敘宋古玉與裴芝因詠「紅絲」一詩而發生戀愛，終成眷屬事。「幻中眞」十二回，題「烟霞散人編」，敘吉夢龍一家分散，而結局終得團圓。「畫圖緣」，敘花棟藉仙畫而建功立業，並得與柳藍玉成婚事。

「麟兒報」十六回，作者姓名已佚。「人間樂」十八回，題「天花藏主人編」。「宮花報」，作者姓已佚。「幻中遊」十八回，題「步月齋主人編」。「終須夢」十八回，題「彌堅堂主人編」。「鳳凰池」十六回，題「煙霞散人編」。「春柳鶯」十回，題「鷗冠史者編」，題爲「鶴市散人編」者，有「鳳凰池」十六回，題「煙霞散人編」。「春柳鶯」十回，題「鷗冠史者編」。題爲「鶴市散人編」者，「鳳凰媒」十六回，「醒風流傳」二十回；後者敘梅幹與馮閨英的戀愛與結合，情節略似「好逑傳」。題爲「嗤嗤道人編」者，有「警寤鐘」十六回，「五鳳吟」二十回；後者敘祝瓊與二女三婢的相戀故事，亦爲始離終合。「玉樓春」二十回，題「白雲道人編」，敘邵十州與黃玉娘及霍春暉的結合。「飛花豔想」十八回，題「雲樵山人編」，敘柳友梅和梅如玉及雪瑞雲的由戀愛而結合的故事。「快心編」三十二回，題「天花才子編」，敘凌駕山與李麗娟的結合。「蝴蝶媒」十六回，題「南岳道人編」，敘蔣岩與華柔玉、袁秋蟾

的結合。「引鳳簫」十六回，題「楓江半雲友輯」，敘白引與金鳳娘戀愛故事。

日本內閣文庫書目中，尚載有「國色天香」十卷，爲謝友可編。「五色石」八卷及「八洞天」八卷，題五色石主人編。「綠窗女史」十四本，未題作者。「吳姬百媚」二卷，題爲「宛瑜子撰」。其他，不及列舉。

第三節 「三言」「兩拍」與「今古奇觀」

明人所作的短篇小說，最早者爲瞿佑的「剪燈新話」和李禎的「剪燈餘話」，均屬於傳奇性質。瞿佑，字宗吉，號存齋，錢塘人。元末以避兵火，流寓四明、姑蘇等地。入明，任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曾爲太師英國公張輔教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精於詩文詞曲，著述頗豐。其所作「剪燈新話」，凡二十餘篇，受唐人傳奇影響很深，甚至未脫模擬的痕跡，並自稱「涉於語怪，近於誨淫」，其內容可知。而「西湖遊覽志餘」中說，「宗吉嘗著『剪燈新語』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游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尚有可采」。批評甚爲公允。李昌期（一作祺）名楨，廬陵人，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致仕，卒。著有詩集「運甓漫稿」傳世。所作「剪燈餘話」二十餘篇，以炫耀自己的才學，混雜詩詞文賦很多。因繼「新話」而作，內容亦多與「新話」相近。如「新話」有「申陽洞記」寫猴子擒親，「餘話」也有「聽經猿記」，寫猴子參禪。「新話」有「令狐生冥夢錄」寫地獄諸相；「餘話」

也有「何思明遊酆都錄」。「新話」有「翠翠傳」，寫她與所歡同葬一地；「餘話」也有「連理樹記」，寫一對愛人合葬後樹成連理。「新話」有「水宮慶賀錄」，寫龍王請人間文士作「上梁文」，「餘話」也有「洞天花燭記」，寫天宮請人間文士作「撒帳歌」等等，不勝枚舉。

剪燈二種，曾一度遺佚，幸日本有流傳，纔得取回重新印行。兩書對後來的平話和戲劇都有很大的影響。「新話」中的「金鳳釵記」，餘話的「秋千會記」、「芙蓉屏記」、「田洙遇薛濤聯句記」等篇，都被改寫入「拍案驚奇」中。

明代中葉以後，刻書的風氣頗盛，平話集也陸續出版了很多。其中採錄宋元人作品及改寫由漢至唐傳奇小說爲平話者固不在少數，而明人所作平話，爲數尤夥，可見平話小說一時又趨復興。明人早期所刻話本流傳至今者，有嘉靖時平山堂殘本十五種，萬曆刻本四種。明人晁瑮的「寶文堂書目」中，又錄其他話本八十四種，其中除有二十種爲後來各集所收外，尚有六十四種完全遺佚。

明末以編刻平話集著名者爲馮夢龍（？——一六四五）字猶龍，一字子猶，吳縣人。又自號姑蘇詞奴、顧曲散人、墨憨子、茂苑野史。別署龍子猶。崇禎間，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未幾去官，至清順治年間卒。夢龍兼擅詩歌、戲曲與小說，爲明末文壇的怪傑。詩有「七樂齋稿」。曲則選輯「太霞新奏」及刊布「掛枝兒」小曲。曾合刻「墨憨齋新曲十種」，內中除「雙雄記」及「萬事足」兩種係自己創作外，其餘八種均爲改編他人作品。又改編湯顯祖的「牡丹亭」爲「風流夢」，及「邯鄲記」、「人獸關」、「永團

圓」、「殺狗記」等五種，均爲顧曲者所推重。於小說方面，曾修改「平妖傳」、「新列國志」、「兩漢演義」，編輯「笑府」、「情史」、「智囊補」等；而他最大的貢獻，則爲「三言」的編刻。

夢龍原先選輯古今小說四十種交坊賈刻印，名爲「全像古今小說」，回目如下：

（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二）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三）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四）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五）窮馬周遭際賣鎚翁
（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七）羊角哀捨命全交
（八）吳保安棄家贖友
（九）裴晉公義還原配
（十）滕大尹鬼斷家私
（十一）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十二）衆名姬春風弔柳七
（十三）張道陵七試趙昇
（十四）陳希夷四辭朝命
（十五）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十六）范巨卿鷄黍死生交
（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
（十八）楊八老越國奇逢
（十九）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二十）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二十一）臨安里錢婆留發積
（二十二）木棉庵鄭虎臣報冤
（二十三）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二十四）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三十三）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二十六）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三十四）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三十五）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二十八）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三十六）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　（三十七）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三十）明悟禪師趕五戒　（三十八）任孝子烈性為神
（三十一）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三十二）遊酆都胡毋迪吟詩　（四十）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內敘春秋戰國事二種，漢事三種，蕭梁事二種，唐事三種，五代事四種，宋金事合十九種，元事二種，明事五種；屬於明人創作的有「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十四種。

「古今小說」出版時，坊賈天許齋告白中說：「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分之一為初刻」；可是續刻始終未見，而「三言」却均在天啓年間陸續問世。三言：一為「喻世明言」，二為「警世通言」，三為「醒世恆言」。「喻世明言」共二十四篇，係採取「古今小說」的二十一篇，「警世通言」的一篇，「醒世恆言」的二篇而成。所以「喻世明言」的前身，即為「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四十篇與「通言」和「恆言」兩集八十篇，無一重複。「明言」則係就「古今小說」殘本予以增補，所以略

見重疊。

「警世通言」亦選古今小說四十種，「京本通俗小說」七篇，均被收入。其回目如下：

(一)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六)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七)陳可常端陽仙化
(八)崔待詔生死冤家
(九)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十)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十一)蘇知縣羅衫再合
(十二)范鰍兒雙鏡重圓
(十三)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十四)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十五)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十六)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十七)鈍秀才一朝交泰
(十八)老門生三世報恩
(十九)崔衙內白鷂招妖
(二十)計押番金鰻產禍
(二十一)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二十二)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二十三)樂小舍拼生覓偶
(二十四)玉堂春落難逢夫
(二十五)桂員外窮途懺悔
(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緣

（二十七）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三十四）王嬌鸞百年長恨
（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三十五）況太守死斷孩兒
（二十九）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三十六）皂角林大王假形
（三十）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三十七）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三十一）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三十八）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三十九）福祿壽三星度世
（三十三）喬彥傑一妾破家　（四十）旌陽宮鐵樹鎮妖

內敘春秋戰國事者二種，唐事二種，宋元事合十五種（包涵「京本通俗小說」七篇），其餘大率均為明事。確知為明人創作的有「唐解元一笑姻緣」等二十四種。

「醒世恆言」最後出，亦選輯古今小說四十種，回目如下：

（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六）小水灣妖狐詒書
（二）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三）賣油郎獨占花魁　（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四）灌園叟晚逢仙女　（九）陳多壽生死夫妻
（五）大樹坡義虎送親　（十）劉小官雌雄兄弟

(十一)蘇小妹三難新郎
(十二)佛印師四調琴娘
(十三)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十四)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十五)赫大卿遺恨鴛鴦縧
(十六)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十七)張孝基陳留認舅
(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
(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
(二十)張廷秀逃生救女
(二十一)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二十二)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二十三)金海陵縱欲身亡
(二十四)隋煬帝逸遊召譴
(二十五)獨孤生歸途鬧夢
(二十六)薛錄事魚服證仙
(二十七)李玉英監中訟寃
(二十八)吳衙內鄰舟赴約
(二十九)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三十)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三十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三十二)黃秀才激靈玉馬墜
(三十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三十四)一文錢小隙造奇寃
(三十五)徐老僕義憤成家
(三十六)蔡瑞虹忍辱報仇
(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長安
(三十八)李道人獨步雲門
(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四十)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內敘漢事二種，隋事三種，唐事八種，五代事一種，宋金事十一種，明事十五種。屬於明人創作的有「劉小官雌雄兄弟」等二十五種。

三言中凡明人所作，均頗可觀；而寫明事，以屬於近聞，尤爲深刻細膩。作者之名均不可考，其中應是出於夢龍手筆的當爲數甚多。

當「三言」風行一世的時候，復有「拍案驚奇」初刻及二刻出世與之爭奇，編纂者爲淩濛初（約一五八四——一六四四）。濛初，字玄房，號稚成，別號即空觀主人，烏程人。其父喜校刻古書，風行頗廣。濛初早年累困場屋，後遂以刻書著作爲事。崇禎年間，曾官上海縣丞，擢徐州判，死於流寇之亂。所著有「言詩異」、「詩逆」、「國門集」及雜劇「虬髯翁」等。「拍案驚奇」初刻凡三十六卷，卷爲一篇，於天啓七年出版。其中寫唐事者六篇，宋事者七篇，元事者五篇，明事者十八篇。係「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自序），可見均爲濛初改寫及創作。二刻凡三十九卷，亦卷爲一篇，約在他爲上海縣丞時出版。其中寫春秋事一，宋事十四，元事三，其餘均爲明事。末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合爲四十卷。「拍案驚奇」，於明末亦頗流行，惟文筆質樸，敘述平板，遠不及「三言」的文采。其後復有「三刻拍案驚奇」，一名「幻影」，又名「型世奇觀」，凡三十四回，題夢覺道人編，文筆拙劣，較濛初兩書更遜色。

約與「三言」、「兩拍」同時及略後出現的平話集，尙有「醉醒石」、「石點頭」、「鼓掌絕塵」、

「歡喜冤家」、「鴛鴦針」、「一片情」、「西湖二集」等多種，以「醉醒石」及「西湖二集」爲尤著。

「醉醒石」十五篇，題「東魯古狂生編輯」。除第六篇演述唐人李徵化虎事外，餘均寫明代事跡，且及崇禎年間事。文筆簡鍊，描寫深刻，而多諷勸的意味。「石點頭」十四篇，題「天然癡叟編」，馮夢龍爲之作序及批評，雜演古今，文筆亦頗生動。「鼓掌絕塵」四集四十回，每集十回，寫一故事，共寫四個故事；題「金木散人編」。「歡喜冤家」凡二十四篇，均寫明代故事，多淫詞媟語；題「漁隱主人編」。「鴛鴦針」四卷，卷寫一故事，題「華陽散人編」。「一片情」十四篇，未題撰人。「西湖二集」三十四卷，每卷一篇，所演古今故事，完全與西湖有關。作者爲武林人周清原，別號濟川子。湖海士的序文中說：「士懷才不遇，蹭蹬厄窮，而至願爲優伶，手琵琶以求知於世……眞令人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可知他精於音樂，於窮困潦倒中曾爲優伶。「西湖一集」，已佚，可能卽是湖海士序中所提的「西湖說」。「西湖二集」中常常談論雜劇與傳奇，津津有味。所寫故事，多含教訓，文筆流利，常有憤慨之辭。其第九卷「韓晉公人奩兩贈」，借唐詩人戎昱而吐露文人的不平之鳴；卷十六「月下老人錯配本屬前緣」，則寫朱淑眞所適非偶的幽怨；均極富感人力量。

「三言」、「兩拍」流行不久，卽爲選本的「今古奇觀」所代替。崇禎年間有一位抱甕老人，嫌「三言」「兩拍」，合共二百事，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乃選刻其中四十種，名爲「今古奇觀」。計取「古今小說」內第一、二、七、八、九、十、廿七、四十共八篇，取「警世通言」內第一、二、五、九、十七、

十八、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四共十篇，取「醒世恆言」內第一、二、三、四、七、八、十一、廿九、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共十一篇，取「拍案驚奇」內第一、十二、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七、三十五共七篇，取「二刻拍案驚奇」內第五、十四、十七共三篇。所選均爲各集中精彩部份，故「三言」「二拍」爲之消歇，而此集遂流傳至今。

受「今古奇觀」影響而編的「話本集」，清代有「今古奇聞」二十二卷，卷一篇，題「東壁山房主人編次」，雜錄「醒世恆言」及「西湖佳話」等書。「續今古奇觀」三十卷，收錄「今古奇觀」選餘的「拍案驚奇」二十九篇，及「今古奇聞」一篇而成。「拍案驚奇」一書，曾經一度絕板，幸賴此書代爲流播。

第十一章　清代傳奇與理想的小說

第一節　「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

清代初期，作家尙多寫作「平話」，如酌元亭主人的「照世盃」四卷，卷演一故事；心遠主人的「十二峯」十二回，回演一故事；徐震的「珍珠舶」六卷，卷演一故事等，均頗流行。戲曲家李漁（一六一一——一六七六）字笠翁，浙江錢塘人，著有「十種曲」及詩文雜著集「一家言」，爲時人所推重。他所作平話「十二樓」——「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巹樓」、「鶴歸樓」、「奉先樓」、「生我樓」、「聞過樓」，合十二短篇而成，雜演古今事跡，敍寫恣橫活潑，情節離奇詭幻，已漸越平話規範，略富傳奇的色彩。及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出世，則純粹以文人的筆墨，寫記一切異聞怪說，而傳奇之風因之大起；惟因時代有所變遷，與晉唐人傳奇的作品，興趣又頗不同。

蒲松齡（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人。少時富於才氣，頗爲施閏章所賞識。以屢試不第，家復清貧，遂授徒自給，專力於古文。書室名聊齋，嘗作「問天詞」、「學究自嘲」、「除日祭窮神文」及「窮神答文」以自遣。康熙五十年，始擧歲貢生，時年已七十二，越四年卒

，年七十六。一生勤於文學，著述很豐，計有「聊齋文集」四卷，詩集六卷，雜著「省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五種，戲齣「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等三種，通俗俚曲「牆頭記」等十四種，以及「聊齋志異」八卷。近人胡適復以「醒世姻緣」亦列爲蒲氏作品。

「聊齋志異」八卷，亦有析分爲十六卷者，記神仙狐鬼精魅及畸異的人物故事，凡四百三十一篇。據「三借廬筆談」載松齡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甖，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蕆，故筆法超絕。」他自作題辭中亦說：「才非干寶，雅好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因以成編。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可知他搜集材料之勤及得同好者之助。其中間有與前人志怪的事跡相近者，非出於摸擬，實爲故事的偶合。松齡年五十，此書方寫定，王士禎極爲節賞，曾題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出版後，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羣推爲古今談狐說鬼的傑作。「春在堂隨筆」稱其「藻繪，不失爲古艷」；「三借廬筆談」稱其「用筆精簡，寓意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左史龍門也」；均爲的評。松齡文筆簡潔，敘事委婉，於含蓄蘊藉中，多曲折生動之致。所寫神仙鬼狐精魅，均具人性，復富於人情味，和易可親，使人忘其非類；而轉側之間，又知其非人。作者想像豐富，描繪深細，能各傳其神，予以明麗的色彩。至寫畸人異行，筆墨

亦夭矯不羣，變幻莫測，雖爲短篇，常有尺幅千里之勢，耐人咀嚼，供人作深長思。關於此書著作的本旨，前人已多指爲「描繪鬼狐，多屬寓言」。「新世說」中說松齡「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頗能道出松齡精神的底蘊，實有一種民族意識潛流於字裏行間。「新世說」並說：「其書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議；如云女子效男子裝，乃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松齡寫鬼而人及狐而人者，莫不予人而鬼及人而狐者以深刻的諷刺，故嘲諷甚多，不僅「羅刹海市」等一二篇如此。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舖毡，楊花糁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視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笑且下，不能自制，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捉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其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戀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親，戀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戀。」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

答以園中共話。母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啾乃爾？」女曰：「大哥欲與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嬰寧）

據兪曲園「春在堂隨筆」所載，「聊齋志異」在乾隆年間尚有一種摘抄本，分為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與流行本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為流行本所無者。此本今已少見。又有「聊齋志異拾遺」一卷，共二十七篇，文字較差，想係作者編書時刪棄的部份，而由後人纂輯者。

繼「聊齋志異」之後而出世的為袁枚的「新齊諧」。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字子才，號隨園，又號簡齋，以詩與古文著名，與趙翼、蔣士銓，稱乾隆三大家。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隨園詩話」及尺牘之屬凡三十餘種，均傳於世。「新齊諧」，一名「子不語」，共二十四卷，又續集十卷，亦為述異志怪之作。文筆簡樸，長於敍事，而粗率蕪雜處甚多，遠不及「聊齋志異」的成就。不滿於「聊齋志異」的作風，而尚質黜華，追蹤晉宋志怪諸書者為紀昀（一七二四—一八〇五）。他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獻縣人。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卒年八十二，諡文達。昀學問淵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三年，貢獻很大。此外如「熱河志」、「歷代職官表」

、「河源紀略」、「八旗通志」及「方略」、「會典」、「三通」諸館，昀都總理其事。以編排祕籍至熱河，時校理已竟，晝長無事，乃追錄見聞，作「灤陽消夏錄」六卷。後陸續作「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各四卷，「灤陽續錄」六卷。其門人盛時彥合刊之，名「閱微草堂筆記五種」。

紀昀不滿於「聊齋志異」者有兩點：一、他認為劉敬叔的「異苑」和陶潛的「續搜神記」，是屬於小說一類；「飛燕外傳」和「會眞記」，屬於傳記一類；「太平廣記」事以類聚，可以並收，今「聊齋志異」一類而兼二體，是第一種錯誤。二、小說既述見聞，卽屬敘事，不比戲劇關目，隨意裝點。「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描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是第二種錯誤。因此，他說「聊齋志異」是才人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以上見盛時彥「姑妄聽之」的跋文中引述紀昀的語。）著書者之筆，要能「引經據古，博辨宏通」；「簡淡數言，自然妙遠」；「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見「閱微草堂筆記」自序。）紀昀所作，也確能表現這些優點，能獨樹一幟於「聊齋志異」之外。俞曲園稱其「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實際上，「閱微草堂筆記」以偏於說理，已與晉宋志怪的精神稍遠；而「聊齋志異」的藻繪古豔，諷刺的功效仍多。紀昀與俞曲園所見均偏。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窅其詞耳。然世間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靜月明，

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淒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傾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波，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姑聽之」三）

「閱微草堂筆記」刊行後，流傳甚廣，與「聊齋志異」並為讀者所歡迎。直至清末，所有短篇筆記小說，很少脫離開二書的影響。取法「聊齋志異」者，乾隆年間刊行的有吳門沈起鳳的「諧譯」十卷，滿洲和邦額的「夜譚隨錄」十二卷，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三編十二卷。嘉慶年間刊行的，有海昌管世灝的「影談」四卷，平湖馮起鳳的「昔柳摭談」八卷。同治及光緒年間刊行的，有長洲王韜的「遯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各十二卷，金匱鄒弢的「澆愁集」八卷，天長宣鼎的「夜雨秋燈錄」十六卷等等。惟後來各書記鬼狐的逐漸稀少，記煙花粉黛畸人異行的日見增多。

受「閱微草堂筆記」影響，減少藻繪，而尙存「聊齋志異」遺風的，乾隆年間刊行者有臨川樂鈞的「耳食錄」十二卷，「二錄」八卷。道光年間刊行者有海昌許秋垞的「聞見異辭」二卷，武進湯用中的「翼駉稗編」八卷。取法於「閱微草堂筆記」，而形式亦近的，道光年間刊行者有雲間許仲元的「三異筆談」四卷，德清俞鴻漸的「印雪軒隨筆」四卷。光緒年間刊行者有俞曲園的「右臺仙館筆記」十六卷，「耳郵」四卷。江臨金捧閶的「客窗偶筆」四卷，福州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桐城許奉恩的「里乘」十卷，亦均為志怪書，發揮「閱微草堂筆記」的勸懲精神，而無委婉生動的敍描，與小說的旨趣漸遠，為此派末流的必然趨勢。

第二節　長篇的傳奇

清人長篇傳奇最早見者，爲呂熊的「女仙外史」。呂熊，字文兆，號逸田叟，吳人。性情孤冷，舉止怪僻，而文章經濟，精奧卓拔，爲康熙年間文壇怪傑。著有「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及詩古文稿數百卷。「女仙外史」，係演明初妖婦唐賽兒事。「明史成祖紀」載：「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逸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衞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眞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女仙外史」所寫，多爲異聞。唐賽兒本爲山東蒲臺縣民林三妻。夫死，祭墓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發現得仙書寶劍，取以究習，遂得通諸邪術。因削髮爲尼，自號佛母，以其教施於村里。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凡衣食財物，能頃刻間以術運至，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鬥，鄉民尊奉如神。往來益都、諸城、安邱、卽墨、莒州、壽光各地，聚衆至數萬人。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朝庭遣使趨往招撫，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率數路兵馬，進擊賽兒。屢次大戰，殺傷甚衆，賊衆始敗去。旣而捕得賽兒，將伏法，刀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鍊繫足，轉瞬間解脫遁去，不知所終，傳爲神人救去。此書，共一百回，雖荒誕怪幻，以文筆倘屬流暢，一時流傳頗廣。

繼「女仙外史」之後而出的，有屠紳的「蟫史」和陳球的「燕山外史」，都以才學贍博見稱。屠紳

（一七四四——一八〇一）字笏巖，號賢書，別署黍餘裔孫、磊砢山人，江陰人。幼孤，資質聰明，早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旋授雲南師宗縣知縣，遷尋甸州知州，後任廣州同知。嘉慶中以候補入京，得暴疾卒於客寓。紳生性豪放，不可一世，揮金如土，避俗若仇，而喜好女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終以此而暴卒。洪亮吉曾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終傷魏信陵」。詩文均具特殊風格，時人稱爲「曠朗出塵，時得神解」（見粟香三筆）。所著傳奇的短篇集，爲「六合內外瑣言」，一名「璅蛣雜記」，文筆詼詭奇崛，而多含諷諭，超出「聊齋」及「閱微」兩者蹊徑之外。吳穀人爲作序文，頗爲贊賞，長篇「蟫史」，凡二十卷。敍閩人桑蠋生，海行墮水，漂流至甲子石的外澳，爲漁人所救，引見指揮官甘鼎。鼎方奉命築城防寇，生爲設計依甲子石爲垣，遂築成一奇奧無比的城。又於地穴中得三篋天書，與甘兩人珍藏閱讀。旋協同甘平定鄺天龍之亂，且有龍女相助。嗣大破交人，復與諸苗作戰，雖屢歷奇險，均得獲勝。最後甘統領兵馬與撫軍匡星進擊交趾。匡星擒其王，交民悉降；而甘由水路進兵，適妖人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脚鬥法於江甯橋。婁戰敗，變爲璅蛣，入海蟹空腹，爲撈蟹者所獲，墜地化爲人形，雙目已盲，爲屠者所斬。交趾平定，桑蠋生還閩，甘亦棄官而去。書中所敍，多神異事跡，不脫神魔小說陳套，以文筆奇崛，頗能獨創一格。

陳球（約一八二〇年前後在世）字蘊齋，浙江秀水人，爲諸生。家貧，善山水，以賣畫自給。工於駢儷，喜作傳奇，取明人馮夢楨的「竇生傳」，演爲「燕山外史」，成四六文三萬一千多字。「光緒嘉興縣

志」中「秀水藝術傳」稱其「事屬野稗，才華淹博」，一時頗爲士大夫階級所激賞。敍永樂年間，燕人竇繩祖就學於嘉興，愛一貧家女名李愛姑，同居很久。後迫於父命就婿於淄川宦族；愛姑爲一鹽商所騙，輾轉墮落妓院，得俠士馬遴帮助，終與竇生團圓。因大婦兇妬，竇偕愛姑逃走，適遇唐賽兒作亂，二人失散。及亂平回家，資產蕩然，大婦棄竇而去，愛姑忽又回來，重聚如初。不久，竇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愛姑生子求乳婦，大婦應徵而至，以再嫁後夫死子夭，遂操賤役。其後婦設計陷害馬遴，竇亦坐累獲罪，雖終得昭雪復官，而竇與愛姑已有出世之意，遂相偕仙去。

專寫求仙訪道濟世救人的傳奇小說，爲「綠野仙踪」、「昇仙傳」與「濟公傳」三種。「綠野仙踪」一百回，題「李百川撰」。作者生平不詳。敍明時有冷于冰者，爲嚴嵩所忌，奪去解元，遂看破紅塵，出家修道。道成後，雲遊四方，以降妖除怪扶弱抑強爲事。收溫如玉、連城壁、金不換，袁不邪等人爲弟子，於每一弟子的出身及修道經過，都有詳細的描寫，極錯綜變幻之致。復於傳奇志異中，雜寫人情世態，娓娓動人。「昇仙傳」共五十六回，題「倚雲氏著」，作者生年亦不詳，內容與「綠野仙踪」相彷彿。敍明人濟小塘應試，爲嚴嵩所斥，遂出家修道。道成後，亦以降妖除怪濟世救人爲事，復雜以俠義人物事跡的描寫。清初人王夢吉曾作「濟公全傳」三十六回，文筆簡陋，敍述平滯。清末出現的「評演濟公傳」，卷帙較繁，前後集共有二百四十回。文筆頗恣橫生動，凡民間有關濟公的各種神奇傳說，都被採錄，而加以推演，爲一般民衆所喜讀。其後續者甚多，約有二十餘集。

第三節「野叟曝言」和「鏡花緣」

清人以傳奇小說，寄託人生與社會的各種理想，而復以才學見稱者，爲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和李汝珍的「鏡花緣」兩書。

夏敬渠（一七〇五——一七八七）字懋修，號二銘，江蘇江陰人。家貧，幼年喪父，而英敏績學。及長，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術之學，無不淹貫。惟困於場屋，屢試不第，抑鬱潦倒，時爲貧病所困。生平好遊，足跡幾遍海內。所交皆爲一時賢豪，復爲鉅公名卿所推重。生於康熙四十四年，卒於乾隆五十二年，享年八十三。著有「浣玉軒詩文集」，其中「經史餘論」、「學古編」以及「亦吾吟」、「向日吟」、「五都吟」、「吳歈吟」、「瓠觚吟」、「韎韐吟」、「鼠肝吟」等均曾單行。另有「綱目擧正」四卷；「全史約論」，無卷數；「醫學發蒙」四卷；「唐詩臆解」二卷。「野叟曝言」一書，約在敬渠七十歲左右完稿，共一百五十四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凡敘事、說理、談經、論史、教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道學，闢邪說等，無所不包。書敘文白字素臣者，學究天人，才兼文武，爲一出類拔萃的英雄人物。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宦達，却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却多情如宋玉。作賦似相如，談兵賽諸葛。力能扛鼎，却像弱不勝衣；勇可屠龍，毫無浮躁擧動。旁通歷數，超過一行（入

名）；閒涉岐黃，也不亞仲景。而且以朋友爲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生平止崇正學，不信異端。能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因爲逢遇明君，大展懷抱，內而安治萬民，外而威懾百夷，豐功偉績，爲古來將相所不及，天子尊稱爲「素父」。又涵異術：能變易形貌，復能御多女。姬妾甚衆，凡生二十四男，均顯貴，婚媾皆爲名門望族。生孫百餘人，孫又生子，復有曾孫，六世同堂，人間所重的富貴壽考，俱爲素臣所實現。敬渠一生潦倒，貧病交困，實無歡樂可言，卻於書中藉文素臣來發洩他胸中鬱悶。所謂文白，係析夏字而來，卽是自況。敬渠不第，文素臣亦不第；敬渠於經史外，精通詩、兵、醫、算，文素臣也是如此；並想得到四個女弟子來傳授這四藝。而文素臣的文功武烈，萃於一身，備極富貴榮華，實爲敬渠一種白日的夢，人生最高的理想；也是他在精神方面缺陷的塡補和慾望的滿足。且敬渠時的儒家，均主程朱而斥陸王，崇儒教而排佛老，他曾認識同鄉楊名時及合河孫嘉淦兩位經學家，當深受他們的影響。所以於書中極力排斥異端，以誅戮僧道爲快，因而也可代表當時一般儒家的人生理想。

敬渠生平所學，大部藉此書有所發揮，可惜過於賣弄才學，敘述議論，均陷於蕪雜。而造意誇誕，設想庸俗，反不及神魔及才子佳人小說的能吸引讀者。最早版本，爲光緒七年毗陵彙珍樓活字本一百五十二回，中缺第一百三十二、三、四、五各回，一百三十六回亦僅存末幅及評語。後來版本，缺失者皆已補足，且增加至一百五十四回，不知出於何人手筆。

李汝珍（約一七六三—一八三〇）字松石，直隸大興人。少年穎異，不屑爲制擧文。乾隆四十七年，

隨兄之海州任，從凌廷堪受業，論文之暇，兼及音韻，時年約二十。嗣後交遊，頗多研治聲韻的學者，因而汝珍亦長於韻學，著有「音鑑」一書。旁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棋奕等無不通。又工於篆隸。生性豪爽，肝胆照人，而一生鬱鬱，窮愁潦倒，以諸生終老於海州。「鏡花緣」爲他晚年自遣的作品，歷十餘年始成，凡一百回。敍唐時武后，一夕飲酒賞雪，醉草催花詔，令百花連夜開放，好供她明朝遊玩。百花仙子適與麻姑著棋，全不知曉。衆花神不敢抗命，遂次第開放；牡丹花遲開，被武后貶去洛陽。因而百花仙子連其他九十九位花神，都謫降紅塵。百花仙子則降生於嶺南唐敖秀才家，取名小山。及長，吟詩作賦，有才女之名。其父唐敖，入京應試，中了探花，不料爲言官舉劾，說他曾與叛人徐敬業駱賓王等結異姓兄弟，難免有不軌行爲，因仍降爲秀才。唐敖經此刺激，遂看破紅塵，有求仙訪道之意。附其妻弟林之洋商船，遨遊海外，跋涉異域，經歷君子、大人、黑齒、小人、勞民、聶耳、無腸、趾踵、長人、白民、淑士、兩面、結胸、岐舌、佳智、女兒、元股、毛民、深目、軒轅、三身、驩兜等數十餘國，所見人物，大都奇形怪狀，而風俗習慣，也與中國完全不同。唐敖因食肉芝及朱草，於遊小蓬萊時仙去不返。其女小山以思親情切，又附船尋父，仍歷無數異國險境，終不得遇。至蓬萊鏡花嶺時，遇一樵夫，始得父書。稱小山爲閨臣，說俟她中過才女，卽可相聚。嗣往水月村，達泣紅亭，見一白玉碑，鐫刻一百才女姓名，以史幽探爲首，終畢全貞，唐閨臣則居第十一名。閨臣遂默記而返。不久，武后開科試才女，閨臣應試，榜發，果如泣紅亭玉碑名次。百女大會於宗伯府，連日讌集。於是彈琴賦詩，圍棋講射，垂釣猜謎，拋球鬥草

，鞦韆投壺，講六壬，觀四課，行酒令，評韻譜，解毛詩，談算術，極盡宴會之樂。忽有兩美女來，一白衣姓越，一青衣姓封，自稱殿試四等才女，要與衆女較量才學，即爲月姊風姨二仙化身。她倆要閨臣作一篇「天女散花賦」，及成，二女嗔她處處贊美羣芳，譏嘲風月，遂弄風驚擾衆女；女魁星從空下降，帮助衆女，麻姑亦化爲道姑，前來解圍。並即席誦詩，包涵武后開科及衆女身世，暗示她們未來各人命運。後唐閨臣偕顏紫娟往小蓬萊尋父，仙去不返。文芸起兵規復唐室，武家軍敗績，中宗復位，全書即爲結束。

汝珍生平所學，藉「鏡花緣」發揮者很多，除談詩，談音韻學外，如六十五及七十五兩回的論卜，七十三回的談奕、論琴、論馬弔，七十四回的論雙陸，七十九回的論射及論籌算，以及種種燈謎和雙聲疊韻的酒令，都見出他的多才多藝。較這些更值得注意的，是汝珍借想像的海外奇談來諷刺中國社會各種不良制度和習慣，對商業貿易的道德，風水的迷信，送子女入空門，爭訟，奢侈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對婦女問題，議論尤多精闢。如反對纏足；反對以算命來替男女合婚。提倡男女平等，以女兒國爲女權伸張的烏托邦；提倡女子教育，以黑齒國女學壑發達爲借鏡；提倡男女貞操的兩面論，以兩面國強盜的押寨夫人的妙論，最爲痛快。提倡女子在政治上的權利，如武則天的開女科，陰若花的回女兒國爲王，和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三才女的爲大臣，都是女子參政的最高理想。可說「鏡花緣」是有關中國婦女運動一部空前的傑作。此外唐敖治河一節，也含有社會的和政治的意識，諷刺「築堤」、「培岸」的短見。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細看那些人，無老無少，並無鬍鬚；雖是男裝，却是女音，兼之身段瘦

小，嬝嬝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婦人，却要裝作男子，可謂矯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却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爲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婦人可是怎樣？」多九公暗向旁邊指道：「唐兄，你看那個中年老嫗，拏著針線做鞋，豈非婦人麼？」唐敖看時，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眞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鬏兒，鬢邊許多珠翠，眞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照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鬍鬚，是個絡腮鬍子！看罷，忍不住噗哧笑了一聲。那婦人停了針線，望著唐敖喊道：「你這婦人敢是笑我麼？」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著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里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却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第三十二回）

到了吉期，衆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雙金蓮雖覺微

長，但纒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珮叮噹，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却是嬝嬝婷婷。不多時，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王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只覺耳中嚶的一聲，早把魂靈兒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顫顫巍巍，如鮮花一般，來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第三十五回）

話說大盜連連叩頭道：「只求夫人消了氣惱，不記前讎，聽憑再打多少，我也情願。」婦人向嘍囉道：「他旣自己情願，你們代我着實重打，若再虛應故事，定要狗命！」……大盜慟哭道：「求夫人饒恕，愚夫吃不起了！」婦人道：「旣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眞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置妾，那里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中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第五十一回）

第十二章　清代的人情小說

第一節　儒林外史

清代描寫人情世態的小說，數量甚多。其中指摘士大夫階級的虛偽與墮落而予以微婉的諷刺者，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世為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敬梓幼年敏慧，善記誦；及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以不善治生，性復豪邁，不數年，揮霍殆盡。安徽巡撫趙國麟知其才，以博學宏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後移家金陵，為文壇盟主，精於詩賦，援筆立成，為時輩所推重。又集同志建先賢祠於雨花臺麓，祠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貧。晚號文木老人，客揚州，落拓縱酒，每醉，輒誦杜牧之「人生祇合揚州死」一句，而竟如所言，以乾隆十九年卒於揚州客邸，年五十四。所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儒林外史」五十卷，「儒林外史」原本僅有五十卷，見程晉芳所作「吳敬梓傳」及「全椒志」所載。同治年間有六十回本，其後復有五十六回本及五十五回本，均為後人所增。

程晉芳所作的傳中說敬梓：「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中曾引他的詩：「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可見他極不滿意於舉業的。一部「儒林外史」，卽以此爲出發點。「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批評明代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說：「將來讀書人旣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卷末表文復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也是這種意思。第十三回借選家馬二先生說出舉業的可貴，卻句句是譏嘲舉業。「就是夫子到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熱中功名，捨棄實學，這是士大夫階級墮落的大原因。

「儒林外史」的時代雖假託明代，實際卻是描寫清代現實社會中士大夫的各種形相。周進和范進之流熱中於科舉的可憐，嚴貢生和嚴監生之流貪吝的可鄙，湯知縣和張靜齋那樣舉人進士出身的荒謬無知，以及馬二先生的酸和匡超人的辣等等，都被刻劃得極其生動。作者尤善於細微瑣碎處，用淡淡的筆墨，浮雕出他們的虛僞與矯飾，令讀者起一種酸辣的回味。所寫可敬的人物，如作者化身的杜少卿，代表其兄青然的杜愼卿，代表程縣莊的莊尙志，代表吳蒙泉的虞育德，都是學問淵博，品格高尙的國士，絕非那些時文家所能企及的。便是做戲的鮑文卿，武夫的蕭雲仙，以及做裁縫的荆元，也被他寫得特別可敬可愛，超過那些庸俗猥瑣的士流。

「儒林外史」名爲長篇，實係連綴許多短篇而成。其中也常有雜採舊說之處，如有些故事與「桂苑叢

談」、「朝野僉載」、「堅瓠集」、「文海披沙」、「顧丹五筆」等書所載相同及類似的。敬梓長於寫實，也間有迷信色彩，如荀玫扶乩得「服」字，後果穿孝服；王太守扶乩的話，一一應驗；匡超人看相，說要受虛驚，後果被人剝光衣服捆丟糞缸旁邊等。

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叫四斗子去燒起一壺開水，……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賸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的駕長害饞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見。少刻船攏了碼頭……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入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什麼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擺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賸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嚴貢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得的，我這裏頭是些什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非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麵粉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來的黃連……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搬行李的脚夫，走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是如此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藥。」（第六回）

藼公子說起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藼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得緊」。藼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藼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眞」。（第八回）

此書以做裁縫的荆元結束，意味頗深。荆元於做工餘暇來彈琴寫字，又雅好吟詠。有人問他道：「你旣要做雅人，爲什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荆元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爲性情相近，故此常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先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解，怎肯和我相與？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種恬淡的志趣與愛自由的精神，和當時學無根基失去氣節的士大夫，成一鮮明的對比，而敬梓筆底下，也似潛隱着一種民族的意識。

第二節　「醒世姻緣」

清代人情小說中仍雜以怪異的描寫，述果報寓勸懲的爲「醒世姻緣」。是書凡一百回，約一百萬字，

題「西周生輯著，然藜子校定」。又有環碧主人辛丑序文一篇及東嶺學道人的題記一則。據題記中所說，原書本名「惡姻緣」，爲「勸將來君子開卷便醒」，乃改名「醒世姻緣傳」云云。「西周生」是誰？所謂「輯著」，是否係採輯舊書予以推演？題記中又說：「此書傳自武林，取正白下。」武林代表施耐庵還是羅貫中？白下又是代表誰人？都是啞謎。楊復吉的「夢蘭瑣筆」及鄧之誠的「骨董瑣記」二書，均曾引鮑以文的話，說蒲留仙「尙有醒世姻緣小說，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訐，至褫其衿。」鮑以文名廷博，是乾隆年間藏書名家，當時或有所聞。近人胡適等以「醒世姻緣」所寫悍婦與「聊齋志異」所寫悍婦，作比較研究，並參證聊齋十幾種曲本中方言土語，及淄川、章邱兩縣志中所記災荒情形，乃斷定「醒世姻緣」爲蒲留仙所作，似略嫌武斷。鮑以文所說，或係無稽的傳聞；以聊齋故事和曲本來和「醒世姻緣傳」相印證，也易失之牽強；有關留仙生平與著作的各種記載文字，均未曾說他有西周生一個名號，和這百萬字的巨著；且書中所寫北平及成都等處，亦似未曾爲留仙到過；此書可能爲明末淸初另一個山東人所寫，並不能肯定爲蒲留仙作品。

此書敍明朝英宗正統年間，山東武城縣有一個晁秀才名思孝者，生子晁源，少年浪蕩，不愛讀書，專門和那些不成材的子弟，終日遊湖吃酒，套雀釣魚，扞圍捉兎。娶計處士女兒爲妻，性頗潑辣。不久晁思孝入京考中知縣，選任華亭縣肥缺，家道驟然富裕。晁源就娶做戲子的妓女小珍哥爲妾，冷落了計氏。一日，入雍山打獵，射死一隻狐精，晁源也飽受驚嚇，臥病甚久，經醫治好後，入京納粟，捐了監生。聽信

珍哥讒言，休了計氏，計氏含寃自經。計處士到處控告，終使珍哥判刑坐牢，晁源也革掉監生。晁思孝因貪贜枉法，被褫職還鄉，收了丫頭春鶯，以娛晚景。不料感受風寒，誤於庸醫而死。晁源復因姦淫村莊上皮匠妻子爲皮匠所殺。晁源母則以吃齋禮佛行善積德，有片雲僧投胎，使春鶯生下一子，取名小和尚，而得善果。

繡水縣明水鎭有一位狄員外名叫宗羽，與衞輝府胙城縣人薛教授名叫振的相友善。狄員外年過四十，始生一子，取名希陳，卽爲晁源投生。成人後，娶妻素姐，爲薛教授之女，卽狐精投生，容貌豔美而兇悍無比。用種種酷刑對付狄希陳，狄婆子薛教授均因之氣死。計氏投生北平子平門裏打烏銀的童七家爲女兒，取名寄姐，到十八歲時又做狄希陳的妾，也是百般兇惡。前世寃仇，今世報應，狄希陳遭受無數磨折。後來幸得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的因果，狄希陳唸了一萬金剛經，才得銷除寃孽，活到八十七歲善終。

本書對人情世態的描繪，頗多深刻可取。可惜過於重視因果報應的解釋，充滿迷信的色彩。晁狄兩家故事，原是漠不相關，作者却勉強牽合相連，致結構散漫。而於人物個性的刻劃，也常見出前後矛盾，不易統一。近人以「三國」、「西遊」、「水滸」、「紅樓」四書相比，未免太過了。

第三節　「紅樓夢」

清代人情小說中專寫才子佳人故事的：有「二度梅」四十回，題惜陰堂主人撰；「駐春園小史」二十

四回，題吳航野客撰；「錦香亭」十六回，題素庵主人撰；「水石緣」三十回，題李春榮撰；「雪月梅」五十回，題陳朗撰；「白圭志」十六回，題崔象州撰；「英雲夢傳」十六回，題九容樓主人撰；「蘭花夢傳奇」六十八回，題吟梅山人撰；「林蘭香」六十四回，題隨緣下士撰；「情夢柝」二十回，題蕙水安陽酒民撰。此外，尚有「聽月樓」二十回，「五美緣」八十回，「龍鳳再生緣」七十四回等等。這類小說，或是採取前代的遺聞舊說，加以推演；或是敍述當代的事跡及與作者有關的故事；雖然文字有工拙，而情節的曲折變化大體相同，且都以富貴團圓作結，沒有脫離明代才子佳人小說的窠臼。因係描寫青年男女戀愛爲主，世稱爲言情小說。

在古來一切言情小說中，能以細膩精巧的寫實作風，描繪在戀愛中青年男女的瑣碎生活與深刻心理，從而表現某一特殊階級的全部生活者，爲曹雪芹的「紅樓夢」。

曹雪芹（一七一九——一八六四）名霑，一字芹圃，漢軍正白旗人。祖名寅，字子清，號楝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遂居家金陵。聖祖南巡時，五次以織造署爲行宮，後四次皆寅在任。頗嗜風雅，嘗刻古書十餘種，爲時所稱。父頫，亦爲江寧織造，生雪芹於江寧。雍正年間，頫卸任歸北京，後遭巨變，家道中落。至雪芹中年，貧居西郊，啜饘粥度日。性復孤傲，不附權貴，窮愁潦倒，乃縱情於詩酒。雪芹早年生長於富貴之家，享受無邊的豪華綺麗，至此淒涼沒落的末途苦境，乃以史詩的筆墨，寫他一個家族的盛衰興廢，而產生「紅樓夢」一部空前的傑作。「紅樓夢」原名「石頭記」，雪芹僅寫至八十回。乾隆二十九

年，以子殤，傷感成疾，數月而卒，時年四十六。今日流行本共一百二十回，後四十回爲高鶚所續。

開端敘「石頭記」的由來：女媧氏煉石補天時，共煉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一塊未用，棄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此石自經煅煉，已通靈性，善於變化，來去自如。以未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有一僧一道來此山下，甚愛此石的鮮瑩明潔，又能縮小如扇墜。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裏去走一遭。」那僧說畢，便袖了石頭，同那道人飄然而去。不知過了幾世幾刼，有個空空道人經過青埂峯下，見這塊大石，上刋文詞：「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眞人帶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道人受石頭請託，遂從頭到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是「石頭記」的緣起。

書敘金陵石頭城的賈府，爲寧國、榮國二公之後。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占了大

半條街，雖然沒有先前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眞是廳殿樓閣，崢嶸軒峻，鐘鳴鼎食，無限豪華。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兄弟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生兩子：長子賈敷，早夭；次子賈敬，襲了官，生子賈珍及女兒惜春。却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將官讓兒子賈珍襲了，棄家學仙。賈珍一味尋樂，不務正事，娶妻尤氏，也生一子，名叫賈蓉，娶秦可卿爲妻。榮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兩子：長名賈赦，代善去世後，襲了官；生一子一女：子名賈璉，娶王熙鳳。女名迎春。次子賈政，自幼喜愛讀書，爲人端方正直，官至員外郎。賈政娶妻王氏，先生公子賈珠，娶妻李紈，字宮裁，生子後病死了；次生一女名元春，後選爲妃；次復生子，一落胞胎，口啣一塊五彩晶瑩的玉，還有字跡，因名寶玉。週歲時，賈政試他將來志向，令將百物擺他面前，他只抓脂粉釵環玩弄。長到十來歲，聰明乖覺，無人能及，却喜愛女子，常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賈政因而不甚喜歡，說他將來不過酒色之徒，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疼愛。賈政偏房又產一女，名探春。

代善之女賈敏，嫁林如海。林名海，字如海，姑蘇人。先世累襲列侯，如海爲探花出身，陞蘭臺寺大夫，欽點爲巡鹽御史，駐節揚州。如海年老無子，僅賈敏生一女，名黛玉，聰明俊秀，請賈雨村教讀詩書。不料賈敏一病而亡，黛玉以奉待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痛，素本怯弱，因此常常發病。賈母以憐惜外孫，遂接黛玉來榮國府居住。黛玉初遇寶玉，見他「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

鼻如懸胆，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卽嗔視而有情」；喫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寶玉初遇黛玉，見她「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也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黛玉時年十一，寶玉却大了一歲。賈母對黛玉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把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兒倒是靠後了。寶玉和黛玉二人的親密友愛，也較別人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眞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久，王夫人之妹所生女兒薛寶釵亦來府居住，她品格端方，容貌美麗，而且行爲豁達，隨分從時，甚得上下歡心。寶玉純樸，並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心中却有些不忿。一日，寶玉隨賈母往寧國府賞梅，倦臥秦可卿室，夢遇警幻仙姑，偕入太虛幻境。先閱「金陵十二金釵正册」、「副册」、「又副册」，有畫有詩，均不能解；復飲以「萬豔同盃」，有十二女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寶玉甚無趣味，告辭求臥。警幻仙姑將可卿許配給他，祕授「雲雨」之事；旋卽驚醒，強拉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之事，自此遂私愛襲人。

嗣後元春被選爲妃，榮國府愈益貴盛。及她歸省，闢大觀園以宴親族，寶玉及諸女均有題詠，備極天倫之樂。而瓜葛之親的史湘雲，薛寶琴及尼姑妙玉等亦陸續聚集於賈府。所謂十二金釵：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黛玉、寶釵、王熙鳳、史湘雲、李紈、秦可卿、巧姐、妙玉，人數已足。警幻仙姑所示「副册」、「又副册」，則爲賈府中下兩等美女各十二人，如睛雯、襲人、平兒、紫鵑、香菱、麝月、秋桐、琥珀

等妾婢之流，亦都在作者筆底出現。寶玉亦逐漸成人，周旋於姊妹中表及諸婢之間，日漸陷於心勞神煩的境界。黛玉暗爭寶玉，對寶釵深含敵意，多愁善感，常以吟咏自遣。寶玉以天生情種，雖生活於綺麗繁華釵光鬢影之中，亦時有悲涼的感觸。秦可卿的自盡，金釧的投井，尤二姐的吞金，晴雯的被遣而死，以及大觀園的被抄檢，均使他體味到人生的無常和眼前的虛幻。

「石頭記」於乾隆初期，約一七六三年左右出現於北京，皆爲鈔寫本，售價甚高，而銷路極盛，其本僅有八十回。作者的成功處，一因作者寫實態度的可貴：既不像一般野史的「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也不像一般風月筆墨的「淫穢汚臭，壞人子弟」；復不像才子佳人等書的「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涉於淫濫；尤不像一般腐儒閉門杜撰的作品，「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而是寫他「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都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眞」（以上均見第一回）。因爲作者有這種嚴肅的寫實態度，纔能寫出超越衆流眞實動人的複雜故事。二爲作者天才的卓越。作者善於描繪，工於組織。此書所寫賈府人物凡二百九十一人；至全書所寫人物，男子凡二百三十五人，女子凡二百十三人；雖然筆墨有簡有繁，而每一人的面貌、個性與心理，都有鮮明的刻劃，呈現各各不同的形態。同時作者對於這樣繁雜的人物與情節，復能作精巧妥適的安排，絲絲入扣，細密周詳，而呈現出無比的純淨與和諧，這是作者極高天才的發揮。作者本來有深湛的文學修養，加之以善於繪畫，乃以繪畫的技術運用於文筆之中；作者生長於江寧織造

署，精巧的織造技術，當又深深啓發他的心靈；這是作者的多才多藝與匠心獨運處，所以能成就此規模宏大，結構細密，波瀾起伏，變化多端的千古傑作。

其中諸女所作詩歌，亦大都富於才華而情致婉美，爲一般小說中才子佳人的歌詠所不及。

雪芹所作「石頭記」，止於八十回。乾隆五十七年，卽一七九二年，有一百二十回的排印本出現，題名「紅樓夢」，前有程偉元及高鶚兩人序文。程序說：「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担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所謂友人，卽是高鶚。鶚序文，亦述參加此書整理的原委，復於「引言」中說：「是書開卷略誌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顚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似亦不諱他補作的事。高鶚，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年間進士，殿試三甲一名。嘉慶初，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兪曲園「小浮梅閒話」中說：「『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艷情人自說紅樓』。註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敍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

第五回警幻仙姑所演「紅樓夢」十二支，末曲爲「飛鳥各投林」：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寃寃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眞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茫茫大地眞乾淨！

後四十回所演，與此曲頗爲符合。寶玉先失落通天玉，精神恍惚無主。元妃染恙，繼而薨逝。黛玉愁怨不解，病榻纏綿，及聞寶玉與寶釵議婚，病勢越發沈重，焚掉詩稿，以斷癡情。等到寶玉和寶釵成婚那天，即氣絕而亡。接着探春遠嫁，金桂自焚，寧國府被查抄復累及榮國府。史太君壽終，鴛鴦殉主，妙玉遭劫，王熙鳳亦病死，賈府一天天衰落淒涼，大觀園無復往日喧鬧的生機，一片死氣沈沈。寶玉病勢，日見增加。一天，奄奄欲絕時，有一僧持玉來，遂復活，及見僧人，復陷昏迷，經歷噩夢後又醒悟。忽然發憤讀書，欲振家聲，次年以第七名中舉，卻乘別人不注意時，出門而去。賈政扶賈母靈柩葬於金陵，將歸京師，雪夜泊舟於毗陵驛，忽見船頭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頭赤脚，身披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倒身向他拜了四拜，站起來打個問訊。忙起迎面細看，卻是寶玉，問之不答，似喜似悲。再問時，船頭上來兩人——一僧一道扶持登岸，飄然而去。賈政追之不及，悲歎不已。

高鶚所續四十回，雖然有些人物的結局，如寶玉，香菱、鳳姐等人不盡如前八十回中所預示；且有些重要人物如史湘雲，小紅之流，被忽略掉沒有下場；大體上卻仍是成功的。寫司棋、鴛鴦、鳳姐的死，妙玉的遭劫和襲人的出嫁各節，均極精彩。以黛玉病死及寶玉出家作大悲劇的結束，尤有感動千古讀者的偉

力。

因爲此書爲乾隆以來震驚文壇的作品，後人遂多揣測附會之辭。有人說是寫納蘭性德家事及其賓客的，如陳康祺的「燕下鄉脞錄」，張維屏的「詩人徵略」，俞曲園的「小浮梅閒話」，錢靜方的「紅樓夢考」（附「石頭記索隱」後）等書所說，近人胡適作「紅樓夢考證」已辨其謬誤。有人說是寫清世祖與董鄂妃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的，以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爲代表，孟森作的「董小宛考」（附「石頭記索隱」後），亦已辨其謬誤。有人說是寫康熙朝的政治人物，暗含民族主義思想的。可以蔡孑民的「石頭記索隱」爲代表。蔡氏認爲「紅」是影「朱」字，以「石頭」爲指金陵，以賈爲斥僞朝。賈寶玉爲僞朝的帝系，影康熙的太子後被廢的胤礽；巧姐似亦影胤礽；林黛玉影朱竹垞；薛寶釵影高士奇；探春影徐健庵；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其年；妙玉影姜西溟；惜春影嚴友蓀；寶琴影冒辟疆；劉姥姥影湯潛庵（斌）。其中蔡氏依從徐時棟所說者頗多。此說亦經胡適辨析其牽強附會。其他附會之說，如「寄蝸殘贅」中所說書中暗藏讖緯，「譚瀛室筆記」中說是諷刺和珅，「金玉緣」評語中說是明易象的，都尤爲荒謬。

近人壽鵬飛以曹雪芹非曹霑，而係上海人曹一士（一六七八——一七三六）。一士字諤廷，號洊浦生，雍正年間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康熙末年，曾入京假館於某府者十餘年，「紅樓夢」卽作於此時。設果如壽鵬飛所考證者，則蔡孑民氏所謂「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的說法，亦有可採取處。在五十二回中寶琴所述眞眞國女子，年才十五，頭戴瑪瑙珊瑚，身穿鎖子甲，腰繫倭刀

，有無限健美。復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塡詞，可能卽是暗指臺灣鄭氏。寶琴所誦眞眞女子的詩：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無怪「衆人聽了，都道：『難爲她，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假如曹雪芹並非出身滿族的曹霑，其民族主義思想自可被隱括於此書中的。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的，先後有三種。據戚蓼生所序的八十回本舊評中材料，知先有續書四十回，似敍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終於出家爲僧。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中說：「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眞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想係高鶚續書流行後，前兩種續書纔被淘汰。至於其他續作者甚多：歸鋤子的「紅樓夢補」四十八回，也自八十一回續起的。失名的「紅樓幻夢」，則自九十七回續起。續一百二十回的，有托名曹雪芹的「後紅樓夢」三十回及失名的「紅樓後夢」，秦子忱的「續紅樓夢」三十卷，小和山樵的「紅樓復夢」一百回，蘭皋主人的「紅樓重夢」四十八回，失名的「紅樓再夢」若干回，瑯嬛山樵「補紅樓夢」四十八回、「增補紅樓夢」三十二回，雲槎外史的「紅樓夢影」二十四回，臨鶴山人的「紅樓圓夢」三十回，失名的「鬼紅樓」若干回等等。這些續書，大都在補其缺憾，而結以寶、黛團圓，流於才子佳人小說的俗套。

第四節　狹邪的小說

記文人學士冶遊的小說，始於唐人崔令欽的「教坊記」及孫棨的「北里志」。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蓮花記」，記娼妓瑣事，頗爲可觀。清代作者甚多，余懷的「板橋雜記」，曾流行一時，膾炙人口。至如「吳門畫舫錄」、「揚州畫舫錄」、「秦淮畫舫錄」、「海陬冶遊錄」等書，均記各地名妓的艷跡，爲士大夫階級所欣賞。然上述均爲短篇的瑣碎記錄，係文人一時消遣寄興之作；至寫狹邪中人物故事而演爲長篇者，則始於道光年間的「風月夢」和「品花寶鑑」兩書。

「風月夢」三十二回，題邗上蒙人作，當係揚州人或寄籍揚州者的隱名。敍才子袁猷和他友人陸書、吳珍、魏璧、賈銘等在揚州冶遊的生活。描寫妓院各種情形，頗爲細緻逼眞。各人均戀一妓，而結局大異。賈銘戀一妓名鳳林，最後背棄盟約，另嫁別人；魏璧所戀妓巧雲，最後遭騙而去；吳珍所戀妓名桂林，因吸鴉片被牽連入獄；陸書所戀妓名月香，牀頭金盡，被趕出院；四人都狼狽不堪。惟有袁猷所戀妓名雙林者，容貌美麗而復貞烈，於窮困挫折中，情愛彌篤，後猷病死，雙林亦服毒以殉。

「品花寶鑑」凡六十回，作者陳森，字少逸，常州人。據楊掌生「夢華瑣簿」所載，前三十回成於道光十七年，後三十回補足於道光二十九年，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始刊行。是書寫乾隆以後北京的伶人生活。其時士大夫以狎伶爲樂，使之侑酒歌舞，百般親暱，稱爲「像姑」，有如娼妓。陳森時亦寓居北京，

常出入伶人之中，因掇拾見聞，而成此書。每回都可以自爲起訖，且每回復使生丑相間，頗類傳奇劇的結構。作者謂伶人有邪正之分，狎客亦有雅俗之別，生丑相間，亦略寓勸懲的意思。惟作者所謂「雅」「正」的理想人物如梅子玉和杜琴言兩人，也祇如「莜園贅談」所說的「兩雄相悅」。狎客爲才子，伶人如佳人同性戀愛，以至說到「黃泉碧落兩難尋」，梅子玉竟自比明皇，把杜琴言當作楊貴妃看待，眞是一種變態的性愛。據「夢華瑣簿」所說，杜琴言卽爲吳桐仙。至田春航與蘇蕙芳故事，則影射畢秋帆和李桂官。

春航卽到戲園來，一心想着蘇蕙芳，又沒有錢聽戲，只好站在戲園門口，候着那蘇蕙芳出進。……

……春航執迷已久，一時難悟，天天去尋聯錦班，候着蕙芳，一連十餘日。蕙芳却也看見，前次跌在泥裏的人，每逢上車下車之時，總站在戲園門口，如醉如癡，目不轉睛的看他，心裏十分有異。因細看他的相貌，恰是神清骨秀，風雅宜人，面目雖帶幾分憔悴，而珊珊玉骨，情韻盎然。蕙芳心上，已明知此人爲他而來，也未免有情，屢以秋波相贈；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每日跟了蕙芳的車，直送到吉祥胡同蕙芳寓處門外，徘徊良久始去。

其他人物，都有所指，如侯石翁爲袁子才，屈道翁爲張船山，史南湘爲蔣士銓，徐子雲爲徐錫等等。其中十大名旦，推杜琴言爲第一，除袁寶珠名姓未改外，其餘均爲化名。袁子才的無聊佻撻，被刻劃無遺；奚十一、潘三、魏聘才、李元茂等醜態齷齪，寫來尤富於詼諧幽默。

較「品花寶鑑」略後出世的，爲魏秀仁的「花月痕」和俞達的「靑樓夢」。魏秀仁（一八一九——

一八七四）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侯官人。少負才名，而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即連舉鄉試。嗣屢應進士試不第，乃遊晉、秦、蜀各地，最後主講成都的芙蓉書院，時年四十。值太平天國起事，其弟殉難，父亦去世，遂倉卒逃歸。而家境窮困，百憂勞心，一年數病，仍修整其著作，孜孜不息。卒年五十六。秀仁生平著述，以石經考校爲大宗，共有二十八卷；餘爲詩文雜錄等五十二卷，共爲八十卷，見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五的「魏子安墓誌銘」。「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題「鶴眠主人編次」，係秀仁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館時所作。太守請秀仁爲其子課詩，聘金甚豐而多暇日，秀仁乃作冶遊。戀歌妓劉栩鳳，欲娶歸，後以索價太高，中止。（卷首「劉栩鳳傳」中的「逋客」，即影秀仁。）秀仁因作小說，以自寫照。書敘有韋癡珠與韓荷生兩人者，均富才學，游幷州幕府，極相友善。又同作狹邪遊，各戀一妓：癡珠所戀妓名劉秋痕，荷生所戀妓名杜采秋，均有殊色。癡珠文采風流，傾動一時，而命運乖舛，窮愁潦倒，極不得志，秋痕雖傾心相愛，亦無法締結良緣。不久癡珠喪妻，癡珠亦死，秋痕竟自縊以殉。荷生先爲達官座上客，參與機要；嗣以平賊有功，由舉人保升兵科給事中，青雲直上，後積功至於封侯；采秋早嫁荷生，得封爲一品夫人。這兩對戀人，遭遇完全相反：前者潦倒而死，後者富貴顯達，一升一沉，一榮一枯，所以文筆頗見頓挫纏綿之致。雖不脫才子佳人小說的窠臼，却極哀感頑艷。書中所敘，係出秀仁的想像：人生不外窮達兩途，窮則如癡珠，達則如荷生，實際均影射自己：癡珠即爲荷生，秋痕即爲采秋，前者爲秀仁寫照，後者則爲他所戀的劉栩鳳寫照。如三十六回寫采秋做夢云：

忽見荷生閃入，采秋便說道：「癡珠死了，你曉得麽？」荷生吟吟的笑道：「癡珠那里有死？不就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來不是荷生，眼前的却是癡珠，手裏拿着個大鏡，說道「你瞧！」采秋將喚秋痕同瞧，秋痕却不見了，只見鏡裏有個秋痕，一身艷裝，笑嘻嘻的不說話，却沒有自已的影子。

「花月痕」成書於咸豐年間，至光緒年間始流行。其中描寫男女心理，頗有細膩處。惟後人不滿意的：最後四五回雜以妖異的描寫，有點不倫不類；斥太平天國爲無父無君，見其思想迂腐而缺乏民族意識；且詩詞簡啓太多，使情節發展，轉趨澀晦。

俞達（？——一八八四）字吟香，自號慕眞山人，江蘇長洲人。中年喜作狹邪遊，後悟其非，欲出家學道，爲塵事羈絆，未能決心擺脫，光緒十年以風疾卒。達工於詩文，著有「閒鷗集」、「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等書。「青樓夢」六十四回，成於光緒四年，以寫吳中妓女爲主題。書中男主角挹香，即是達的自我寫照，懷才不遇，乃於青樓中求知己。所寫諸妓，均爲實有人物，而作者故意架空，發揮他仙道的幻想，竟以所識三十六妓爲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而挹香兩代均白日昇天云云，虛誕而酸腐，文學的價値不高，而其時則頗流行。

淸代末葉寫娼妓生活的傑出之作，爲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全書凡六十四回。韓邦慶（一八五六——一八九四）字子雲，別號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又自稱「花也憐儂」，江蘇松江人。性情落拓不羈

，以寫作自給，曾任「申報」編輯。喜作冶遊，暱一名妓，常匿居其粧閣中，寫作小說，「海上花列傳」即成於此時。先於「海上奇書」的期刊連載，該刊共出十四期停出，「海上花列傳」則刊出二十八回。兩年後一至六十四回的全書出版，銷行頗廣。書敍有趙樸齋者，年十七，往上海訪其母舅洪善卿。以年少無知，寄函其母，囑令設法將樸齋帶回。母遂偕女兒二寶同來上海，訪得樸齋後，皆流連忘返，以至旅費用盡，二寶淪爲娼妓。二寶「一落堂子，生意興隆，」聲名大噪。後有史三公子者，很愛二寶，迎歸於別墅，云將娶她爲妻，匆匆回南京去作準備。二寶遂謝絕他客，貸錢製購嫁裝，過了許久，仍未見史來。及派樸齋往南京打聽，方知是一騙局，史已另娶一揚州女子。二寶傷痛欲絕，以負債纍纍，遂不得不重理舊業。

邦慶精於小說技術，自稱「海上花列傳」的筆法係從「儒林外史」脫化而來。至其「穿插」「藏閃」之法，則爲從來說部所未有，所以在布局上極爲工巧，能將一連串短篇故事，使之密切相連，而無鬆弛的毛病。所寫人物百餘人，均有鮮明的個性；性情、言語、面貌與行爲，都沒有雷同地方；且前後絲毫沒有矛盾。趙二寶的忠厚，黃翠鳳的潑辣，李漱芳的癡情，李浣芳的天眞，吳雪香的嬌憨，周雙玉的驕傲，陸秀寶的淫浪，衞霞仙的利齒，都刻劃得栩栩如生。而作者採用蘇州土語方言來寫小說，尤易傳出吳女的神態，使作品增加了鮮活的生命。

邦慶作此書，係「以過來人現身說法」，暴露娼寮的罪惡及妓女的虛僞奸詐。雖描寫細膩，卻毫不誇張，具平淡自然的優美風格，而不忸怩作態帶着酸腐氣息，這是爲當時一般狹邪小說所不及之處。

此外張春帆的「九尾龜」一百九十二回，孫家振的「海上繁華夢」一百回，也是寫在上海狹邪生活的，體裁與「海上花列傳」相近，卻遠不及邦慶的文筆。西泠野樵的「繪芳錄」八十回，鄒弢的「海上塵天影」六十章，亦均寫妓女，尤不及「九尾龜」及「海上繁華夢」兩書。

第十三章　清代的俠義小說與社會小說

第一節　「後水滸傳」

清初出現的「後水滸傳」四十回，係續百回本的「水滸傳」，爲介於講史及俠義兩者之間的傑作。原題「古宋遺民著，雁岩山樵評」，實際卽爲陳忱所作。陳忱（約一五九〇——一六七〇）字遐心，號雁岩山樵，浙江湖州南潯人。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好作詩文，爲時流所重。明亡，與歸莊、顧炎武、吳炎、潘檉章等結驚隱詩社，以故國遺民，絕意不仕清朝，遁跡林泉，往來於五湖三泖間，以文酒自娛。生平著述，均多佚失，惟「後水滸傳」一書流傳不絕。清代初年，文字獄已迭起，作者藉此書來寄託他亡國之思，種族之慨，乃竭力隱晦，以求避禍。是書「論略」中以遺民爲元時人；序文末尾寫「萬曆戊申秋杪」，則在明亡前三十五年；他是湖州南潯人，卻自稱雁岩山樵；凡此都令人不可捉摸，同時人韓純玉卽以「身名俱隱」稱之。汪日楨「南潯鎭志」中曾錄他的遺詩，有「故國棲遲遺老在，新亭慷慨幾人知？」句，可見他寫「後水滸傳」時的內心隱痛。

書敘宋江死後，梁山泊衆豪傑仍忠心保宋，屢與金兵大戰。無奈北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終於汴京淪陷，二帝被虜。後康王卽位於南京，梁山泊豪傑均不肯降金，會聚於飮馬川。李應、燕青等曾大破劉猊

的金兵，決議「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南行至黃河渡口，復擊敗金將烏祿的大兵，生擒叛臣汪豹，用亂箭射死。但宗澤嘔血死了，兀朮南下，汴京再陷，衆豪傑無處可投，暫入登雲山落草。嗣復浮海入暹羅，平定其國，擁李俊爲王，柴進做了丞相，燕青爲副丞相，加封文成侯，特賜「忠貞濟美」的金印。他們身在異邦，仍不忘故國。後宋高宗在牡蠣灘爲金兵所困，李俊與燕青等率領水師，攻破阿黑麻的兵，救了高宗。作者在「論略」中說：「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鴆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駕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這是本書的主旨及描寫的重心所在。間有事實根據，大半則出於創意。其中寫梁山豪傑的救國勤王，誅殺奸臣，都有激勵人心的潛力。至燕青的獻黃柑、靑子一節，尤屬哀艷感人。二帝被擄北去的途中，燕青扮做通事模樣，拿出一個藤絲織就柴漆小盒兒，口上封固了，要楊林捧着，隨他走進金兵大營，騙得守兵的允許，進去朝見道君皇帝。

> 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問「卿現居何職？」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當年元宵佳節，萬歲幸李師師家，臣得供奉，昧死陳情；蒙賜御筆，赦本身之罪，龍劄猶存。」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墨跡猶香，雙手呈上。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著道：「原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義之士，多建大功；朕一時不明，爲奸臣蒙蔽，致令沈鬱而亡，朕甚悼惜。若得歸宮，說與當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廟，子孫世襲顯爵。」燕青謝恩。喚楊林捧過盒盤，又奏道：「微臣仰覲聖顏，已爲萬

幸。獻上青子百枚，黃柑十顆，取苦盡甘來的佳讖，少展一點芹曝之意。」齊眉獻上，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接來啓了封蓋。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納在口中，說道：「連日朕心緒不寧，口內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煩。」嘆口氣道：「朝內文武官僚世受國恩，拖金曳紫；一朝變起，盡皆保惜性命，眷戀妻子，誰肯來這里省視！不料卿這般忠義！可見天下賢才傑士原不在近臣勳戚中！朕失於簡用，以致於此。遠來安慰，實感朕心。」命內監取過筆硯，將手中一柄金鑲玉把白紈扇兒，弔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龍小墜，放在紅氈之上，寫一首詩道：

笳鼓聲中藉毳茵，普天僅見一忠臣；

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賚黃柑慶萬春！

寫罷，落個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書」。就賜與燕青道：「與卿便面。」燕青伏地謝恩。上皇又喚內監分一半青子黃柑：「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

兩個取路回來，離金營已遠，楊林伸着舌頭道：「嚇死人！早知這個所在，也不同你來。虧你有這胆量！……我們平日在山寨，常罵他無道，今日見這般景象，連我也要落下眼淚來。」

道光年間，有俞萬春的「結水滸傳」出現，凡七十回，結子一回，又名「蕩寇志」，係結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而作。俞萬春，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曾隨其父官於廣東，以從征猺民有功議敘，後在杭州行醫，晚年篤奉道釋，於道光己酉年卒。「結水滸傳」與「後水滸傳」立意相反，使梁山泊衆豪傑，非死

郎誅。文筆流暢，描寫頗多精彩生動處，惟與一般民衆興趣相違背，使同情梁山豪傑者氣塞。萬春作此書，歷時二十二年，未及修飾而歿，咸豐元年，由其子龍光潤削出版。此外，署名天華翁所作的「水滸後傳」，也是續百回本的。敍宋江轉生爲楊么，盧俊義轉生爲王魔，復擾亂宋室，以報被害寃仇；用意遣辭，均無可取處。

清代介於講史與俠義之間的小說，尙有「薛家將征東征西全傳」、「楊家將全傳」、「五虎平西平南前後傳」、「木蘭奇女傳」、「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傳」、「綠牡丹」等書，雖然文意俱很拙劣，在民間卻頗爲流行。

第二節　「兒女英雄傳」與「三俠五義」

清人所作俠義小說較爲著名的，是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和石玉崑的「三俠五義」。文康費莫氏，字鐵仙，滿州鑲紅旗人，爲大學士勒保的次孫。曾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薦擢觀察，以丁憂返里。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文康襲先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比倫。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乃於窮愁潦倒中，作「兒女英雄傳」以自遣，凡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復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參」，後由東海吾了翁重題爲「兒女英雄傳評話」。書首有序文兩篇：一爲「雍正閼逢攝提格（十二年）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的序，一爲「乾隆甲

寅（五十九年）前三日東海吾了翁」的序，均係作者假託之辭。作者不滿於「怪力亂神」的志異，主張「以眼前粟布爲文章」，尤以「作善降祥」一個觀念爲他說教的中心。書敘俠女何玉鳳，父名何杞，任紀獻唐的中軍副將，爲獻唐所害。玉鳳奉母逃隱山林，屢欲乘機報仇，因獻唐有功於國家，勢力正盛，一時無法下手，遂改變姓名叫十三妹，到處做些鋤暴安良的俠義事業。偶於旅舍見到孝子安驥遭遇困阨，力爲解救，自是相識。不久，紀獻唐有叛國嫌疑，爲朝廷所殺，玉鳳以仇人死，欲出家，爲人勸阻，嫁安驥。有張金鳳者，曾與安驥同遭患難，亦爲玉鳳所救，玉鳳亦請安驥娶之，兩人親睦有如姊妹。後安驥官至學政，兩女各生一子。文康經歷富貴，晚年潦倒，情形與曹雪芹相似，而雪芹以寫實的筆法直寫他家庭的淫靡與腐爛，文康則以傳奇的筆墨，描繪出他理想的美滿家庭，所以成就迥異。此書贊頌科舉，崇拜富貴祿利，在思想上不免流於庸俗與淺薄。惟其特長，則爲語言的生動與乾脆，充滿詼諧的風趣，爲「紅樓夢」以後用京語寫小說中的流麗之作。

「兒女英雄傳續集」三十二回，文辭較差。清末又有「平金川」一書，又名「年公平西紀事」，也插敘十三妹者。

「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凡一百二十回。前題「石玉崑述」，序文中又說「問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編訂」。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活字排本，有問竹主人、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三篇短序，知石玉崑即是問竹主人，爲原作書的人，復經入迷道人校閱刪定纔付刻於聚珍

版。問竹主人序說：「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删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事……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可知此書是由「龍圖公案」蛻變出來的。

包拯的立朝剛毅和斷案的精明，宋史曾略有記載，爲民間理想的淸官。北宋以來，關於包公傳說，愈演愈多，凡折獄的奇案都附會在他身上。元曲中演包公斷獄故事的，現存的有十二種之多，不傳的雜劇中尚有五種。「曲海總目提要」所記，除元曲外，復有無名氏的包公雜劇八種。可見包公斷獄傳說的繁盛。明人所作「包公案」小說十卷，版本不一，最多爲萬卷樓本一百則，係雜記體裁。淸人因之演爲章回體的「龍圖包公案」，組織較爲細密，爲「三俠五義」的藍本。惟「龍圖包公案」以包公爲主角，「三俠五義」則以幾位俠士爲主角，僅借包公故事爲線索與背景而已。

書敍宋眞宗時代，欽天監文彥博奏稱：「夜觀星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時李、劉二妃俱各有娠，眞宗因各賜玉璽龍袱一個，鎭壓天狗星；又各賜金丸一枚，內藏九曲珠子一顆，將二妃姓名刻在上面，隨身携帶。嗣李妃生下一子，劉妃與郭槐定計，將狸猫剝去毛皮，換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銷金亭勒死。寇珠與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粧盒內，偷送出宮，交八大王收養，作爲已子。李妃因產妖，被貶入冷宮。劉妃生下一子，立爲太子，至六歲時夭亡，眞宗因立八大王第三世子爲太子，即是李妃所生。太子

偶過冷宮，憐李妃淒苦，四出為她求情，劉后生疑，拷問寇珠，珠撞階而死。劉后復進讒言，說李妃怨恨詛咒，真宗大怒，令她自盡，賴小太監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陳州安身。包公自陳州放糧回來，在草州橋歇馬放告，有住破窰瞎婆前來告狀，訴說前事，始知為李妃，有龍袱金丸為證。包公妻李夫人用「古今盆」醫好李妃雙目，遂先見八大王的狄后，說明來歷，狄后引她見仁宗，母子相認。包公承審郭槐，抵死不招，乃假裝森羅殿開審，套出郭槐口供，方纔定案。劉后適於病中，因之而逝。

因為包公忠誠為國，處事嚴明公正，一班俠義人物，先後投效麾下。所謂三俠即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五義即是五鼠，為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都是縱橫江湖的俠盜。或是刼富濟貧，或是戲盜御物，朝廷無法制服他們，以受包公感化，陸續投誠投官，協誅強暴，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其後襄陽王趙珏謀反，藏其黨羽的盟書於沖霄樓上。諸俠隨顏查散上任，白玉堂藝高胆大，貿然的獨身盜取，遂墜銅網陣而死。關於李宸妃故事，北宋以來民間即多紛歧的傳說，與正史所載大異。作者係就元明兩朝更為複雜的傳說予以參合寫成。五鼠鬧東京的故事，「包公案」中純係神話：五鼠先化兩個施俊，嗣化兩個王丞相，又化兩個宋仁宗，復化兩個太后，終於又化兩個包公。後來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猫，方才收服了五鼠。「西洋記」中描寫尤為詳細。此書中五鼠已成為五個義士，玉猫成為御猫展昭，完全予以人化了。此書前五分之二根據「龍圖公案」重寫，後五分之三撇開包公故事，專寫俠義人物，而白玉堂、蔣平、智化、艾虎四人尤寫得有聲有色

。其中對世態人情的描繪，亦頗可觀，筆墨時有詼諧的風趣。

「三俠五義」出版後，在北方頗為流行。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年俞曲園得到一本，初以為尋常俗書，及閱至終篇，方大為贊歎說：「見其事蹟新奇，筆意恣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盆，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見俞序）。惟曲園不滿於第一回「狸貓換太子」的無稽之談，另為改撰，以符史傳；其他修改處亦頗多。又改顏查散為顏春敏。復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實為四人，非三能包括；遂湊入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改為「七俠五義」。出版後，盛行於南方。據胡適批評，曲園修改本，遠不及原本。「小說小話」評「三俠五義」說：「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傳』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為二者所不及者，則自始至終百萬餘言，除夢兆冤魂以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而摹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為俠義添頰毫也。宜其為鴻儒（指曲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

俞本「七俠五義」刻版不久，即有「小五義」及「續小五義」兩書出現，均為一百二十四回，題「石玉崑述」。序文中說：「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三俠五義為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惟「三俠五義」末尾有續集的要目，其中未提徐良，而「小五義」中徐良卻佔重要地位；「三俠五義」已寫到君山聚義，而

「小五義」仍從顏按院上任起，重述四十多回；「三俠五義」末尾要目預告續集不足百回，而續集兩書卻共有二百四十回之多；都是令人懷疑的。從文筆來看，續集兩書遠不及「三俠五義」，也許出於兩人手筆。如均爲石玉崑所作，則「三俠五義」因經入迷道人修改，因而文采斐然；後兩書爲石作原稿，故見出幼稚。「小五義」從顏按院上任白玉堂盜盟單敍起，全書以襄陽王謀反，諸俠義設計探索其隱祕事跡爲中心，時五義除白玉堂已死外，餘均逐漸衰老，而小英雄們又崛起。小俠艾虎，仍十分活躍；與徐慶之子徐良，盧方之子盧珍，韓彰之子韓天錦，白玉堂之姪白芸生等，結爲兄弟，卽是小五義。他們各處奔走，抱打不平，最後集合於武昌，共謀破取銅網陣。「小五義」至此結束。「續小五義」敍大破銅網陣，獲得盟單，爲白玉堂報仇。襄陽王趙珏卻被逃走，俠士們到處追跡，途中常常鋤暴安良，終於擒獲叛王，明正典刑。皇帝論功，衆俠義俱受封賞，至此全書告完。

光緒壬辰（一八九二）年，有「正續小五義全傳」出版，共十五卷六十回。係取「小五義」及其續集合併而成，中間淘汰重複及補敍處，爲一種删節本。末八回又增加二書所無的紅羅山大戰情節，文辭更爲拙劣。「七俠五義」後續出至二十四集。

第三節　其他俠義小說

康熙年間，施世綸爲官淸廉，復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初知泰州，後守揚州、江寧，累遷督漕運，爲

人民所崇敬，時人比之宋的包孝肅，明的海忠介。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奇聞」八卷九十七回出現，卽是寫世綸在各地政績及巧斷公案各節，又名「百斷奇觀」。廈門文德堂刊小本，後題「嘉慶戊午三年新鐫」，可知成書時間仍早，兩本均未署撰者姓名。其時民間有關世綸的傳說頗多；而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慶昇平班戲目中已有「連環套」、「霸王莊」、「盜金牌」、「淮安府」、「落馬湖」、「惡、虎村」、「拿謝虎」、「殷家堡」、「雙盜標」、「蚆蜡廟」、「左青龍」、「清烈圖」、「江都縣」案「河間府」、「洗浮山」等十五齣；因而這類戲劇可能根據早期傳說及簡本而作的。九十七回的「施公案」中採用上述劇本故事的，僅有「惡虎村」一種；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續施公案」出世，纔被，量收入。「續施公案」又名「後施公案」，凡三十六卷一百回。光緒十九年上海珍藝書局印本，四十卷題「清烈傳」。

「施公案奇聞」，以世綸政績及斷獄為主，文筆拙直，不堪卒讀。「續施公案」則注重俠義人物的描寫，雜敘世態，漸見精采。其後續至十集，文字均差。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出現的「彭公案」，凡二十四卷一百回，題貪夢道人作，敘康熙年間，彭朋為三河知縣，以功洊擢河南巡撫，復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事跡。彭朋廉潔剛正，一如施世綸，亦得許多俠士相助，破獲各種大案。文字亦極拙劣，而民間讀者仍多，後續出至十七集。後又有「劉公案」，寫劉墉訪案及明斷故事；「李公案」寫李丙寅（秉衡）訪案及明斷故事；均不及前兩種公案小說的流行。

其他俠義小說在光緒年間出現者甚多，最流行者爲「永慶昇平」、「萬年青」及「七劍十三俠」三書。「永慶昇平」共九十七回，係潞河張廣瑞記錄哈輔源的演說，敍康熙化裝私訪，及除邪教平逆匪等故事，因係記錄演說，頗能保持平話風格，語言親切，描繪生動。後有續集一百回，題貪夢道人作。「萬年青」全名爲「聖朝鼎盛萬年青」，凡八卷七十六回，又名「乾隆巡幸江南記」，無撰人名。敍乾隆以大政交付劉墉與陳宏謀，化裝潛遊江南各省，迭遇奸惡不軌之徒，屢經危險境地，幸賴有英雄前來効命，方得安全回朝。亦間敍在民間艷遇，於世情有所刻劃。文筆尙佳，想亦係記錄演說而成。「七劍十三俠」凡三集一百八十回，一名「七子十三生」，爲蘇州唐芸生所編。敍諸劍俠助王守仁平宸濠事，遠離史實，大談劍術，其神異處，可說想入非非。書中俠客，均能飛行，而白光一道，即取敵人首級，給後來劍俠小說影響很大。

此外尙有「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仙俠五花劍」（有兩種不同本）、「七劍十八義」，「飛仙劍俠奇緣」等，不及備述。

第四節　李寶嘉與吳沃堯

鴉片戰爭（一八四二）結束，中國民族開始遭受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遂逐漸興起。不久又有英法聯軍之役，反映於詩歌與散文中者頗多。中法戰爭，於勝利中訂辱國喪土的條約

，滿清政府的昏聵胡塗，激起文學者的無限憤慨，巢南子有「越南覆滅記」，東亞病夫有「黑旗戰史」，王炳成有「中法戰紀」，均多紀實，略近小說。「中日戰爭」的刺激，小說作者尤爲悲憤塡膺。高太癡的「夢平倭奴記」，是託之於熱情的理想；洪興全的「中東大戰演義」，東亞病夫的「一八九四年北京」及佚名的「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劉大帥百戰百勝圖說」等，莫不富於愛國的熱誠；惟大都忽於小說的技術，致流行不廣。戊戌的維新運動失敗了，使知識份子愛國的精神遭受挫折；旋復有義和團的事變，滿清政府的腐化與無能，完全顯露；小說作者遂竭力從事現實的暴露與諷刺，以文字作改革政治與社會的犀利武器，其中成就最大者爲李寶嘉、吳沃堯、劉鶚、曾樸四人。

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少時擅長制藝及詩賦，中第一名秀才。屢應鄉試不第，乃往上海辦「指南報」，不久停刊；又辦「游戲報」，一時效顰者十餘家，後又賣出；另創「繁華報」，多記優伶娼妓消息，兼載詩詞與小說，風行一時。寶嘉多才多藝，詩詞小品散見當時各報者甚多；又善刻圖章，有「香芋印譜」行世。著有「庚子國變彈詞」、「李蓮英」、「海天鴻雪記」、「繁華夢」、「活地獄」等書。長篇小說「文明小史」先在商務印書館的「繡像小說」裏分期刊出，後出單行本，以指責時弊，大快人心，流行極廣。「官場現形記」爲寶嘉最成功的傑作，起於光緒辛丑（一九〇一），至癸卯年（一九〇三）成前三編，每編十二回。後二年（一九〇四—五）又成一編。次年（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卽去世，年四十。第五編可能未完成，由別人續作以結束的。共計五編六十回。

寶嘉原計寫撰十編，惜未能完稿。

「官場現形記」，完全暴露晚清捐官制度下官場的腐敗與墮落，作者用茂苑惜秋生的化名在序文中說：「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限資之例，始于漢代。……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沿至于今，變本加厲，兇年飢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有語其後者，刑罰出之；有詢其旁者，拘繫隨之。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燄愈烈。羊狠狼貪之技，他人所不能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爲者，而官爲之。下之，聲色貨利則嗜若性命，般樂飲酒則視爲故常。觀其外，偭規而錯矩；觀其內，踰閑而蕩檢。種種荒謬，種種乖戾，雖罄紙墨，不能書也。……國衰而官強，國貧而官富。孝弟忠信之舊敗於官之身，禮義廉恥之遺壞於官之手。……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瞶糊塗之大旨。……窮年異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溫嶠所不能燭之於犀者，無不畢備。」本書所寫，從下級的典吏到最高的軍機大臣；從土匪出身到孝廉方正出身；從捐班及冒頂到科舉發跡；凡文武大小百官，都一一予以刻劃。其中寫大官處，因係根據間接的傳聞，每令人有不自然的感覺，如第六七兩回寫山東撫院閱兵會外賓，第二十四至二十九回寫北京官場中徐大軍機

、溥四爺、華中堂等荒謬與昏庸等，都是如此。作者最成功的爲寫他所熟悉的佐雜小官：開端寫錢典吏的善於鑽營走門路，深刻入微。第四十三、四、五的三回中，寫隨鳳占、秦梅士、錢瓊光、申守堯等佐雜的行爲與心理，極其細膩而精彩，於深刻中有含蓄，嘲諷中有詼諧，頗具「儒林外史」的風格。因爲所寫人物太多，頭緒紛繁，所以在結構方面，若斷若續，亦與「儒林外史」相似。作者對於當時官場的暴露，頗具大膽作風，故一時聲譽大起。「現形記」流行極廣，雖有膚淺、溢惡的短處，亦頗能表示當時社會的反省態度，爲改革社會的先聲。

吳沃堯（一八六七—一九一〇）字小允，又字繭人，後改趼人，廣東南海人。以居佛山鎮，又自稱我佛山人。早孤，家貧，能卓然自異，無寒酸卑瑣之氣。年二十餘至上海，爲江南製造局鈔寫，月得值八金以自給。曾自運心機，構二尺許輪舟，駛行數里外，能自往返。常寫小品文投寄各報。光緒二十九年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沃堯開始寫作長篇寄刊其上，前後成「電術奇談」、「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三種。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四），休寧汪維甫創「月月小說」於上海，聘沃堯爲撰述，後任主筆，又成「劫餘灰」、「發財祕訣」、「上海游驂錄」三種。又作「恨海」及「胡寶玉」兩種，均曾單行。時粵人旅滬達數萬人，沃堯乃創立兩廣同鄉會，開辦廣志小學校，於公益甚爲熱心。又爲「繁華報」作「糊突世界」，爲「繡像小說」作「瞎騙奇聞」，爲「指南報」作「新石頭記」等。宣統二年（一九〇九），復續成「近十年目睹怪現狀」二十回。第二年以喘疾卒於上海旅寓，時年四十四。

沃堯所作小說，今均傳於世。其中最著名的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近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及「九命奇寃」四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係記作者二十年中所遇所見所聞的種種家庭社會的黑幕事跡。作者在第一回中說他應世二十年中所遇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虫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故作者於人情世態給予以尖銳嚴厲的諷刺，時復雜以詼諧與嘲弄。所記各種人物與故事，雖多散漫不相連貫，而作者以「我」爲主人公，使之略有佈局與組織，較「官場現形記」爲進步。因爲作者過於憤世嫉俗，描寫時常失之誇張；復以根據傳聞者多，也每多牽強之處。「近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有此種缺點。但兩書仍不失爲暴露社會之佳作。「恨海」與「九命奇寃」兩書，佈局結構均具新體小說技巧。「恨海」敘廣東人陳戟臨爲京官，有兩個兒子：長子伯和，聘定張棣華爲妻；次子仲靄，聘定王娟娟爲妻。拳匪之亂，戟臨一家被殺；伯和因護送張棣華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靄則單獨逃難出京。伯和在路上發一筆橫財，就吃喝嫖賭，以至淪爲乞丐。張家訪到他，帶回養活，因不肯戒煙，負氣走出，終病死於小煙館裏；棣華萬念俱灰，遂出家爲尼。仲靄到南方，尋訪娟娟，渺無下落；立志不娶，以待與他重逢。後於席上遇她，已墮落爲娼妓了。此書敘事簡潔，描寫不深刻，而結構頗佳。「九命奇寃」的主題爲傳聞中的廣東一件大命案。作者用諷刺小說技術寫家庭與官場；以俠義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的心理與行爲；而其倒敘的筆法，則採自西洋偵探小說的技術；因而描寫生動，穿插自然，佈局亦復嚴謹而統一。沃堯其他著作，亦均可觀。他深悲於人心的墮落和世道的日下，所作大率含有崇高道德觀念。

第五節　劉鶚與曾樸

劉鶚（一八五七——一九一九）字鐵雲，又號「洪都百鍊生」，江蘇丹徒人。少年時精於算學，尤長於治河。性喜讀書，而放曠不羈，所交皆井里少年，而鄙薄所謂規行矩步者。不久悔悟，閉戶苦讀。約歲餘，往上海行醫，門可羅雀；又棄而經商，盡喪其資，始歸家。光緒十四年，黃河決於鄭州，鶚以同知，投効於中丞吳大澂，以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旋充提調官，繪三省黃河圖成，適河患移山東，張曜撫岱方，乃調往東河。曜死，代之者福潤，以奇才薦，試於京師，以知府用。在京一年，曾上書請築津鎮鐵路，適張文襄公請修京鄂線，乃罷議。又主張開山西鐵礦，事成而時人詈為「漢奸」。義和團之亂，剛毅奏鶚通洋，請明正典刑，鶚在上海，幸免。聯軍入京，百姓缺食，鶚以賤價自俄人手中購太倉米，賑濟飢困，全活甚衆。亂平，政府以私售倉粟，流放新疆而死。所著有「抱殘守缺齋詩集」，已不甚傳；「老殘遊記」正集二十回及續集六回，曾刊載於天津「日日新聞」，後均有單行本傳世。

「老殘遊記」正集前，有光緒丙午（一九〇六）的自敍說：「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作者的動機，即在抒發他對身世、家國、社會、種教的感情，藉老殘的遊行見聞而予各種不合理的現實以深刻的諷刺；其中對清官的罪惡，尤揭發無遺。書中前半

所寫的玉賢（毓賢），後半所寫的剛弼（剛毅），都是自信意見不出於私欲的「清官」代表，他們固執私見，不惜殺人破家以遂行他們心目中的天理，作者對之極爲痛恨。十六回原評中說：「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淸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淸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因之作者揭淸官之罪惡，是能發前人所未發。其他指摘社會弊端者甚多。凡作者所精的學問，如音樂、詩歌、治河、算術、金石等，也常借題有所發揮。復借黃龍子之口，以神祕的「北拳南革」來推測未來國事的發展，雖未全中，也可見出他對國家的新理想。

「老殘遊記」最大的長處，在善於描寫：無論寫人物或是寫風景，都極細緻深刻而能傳出神韻。第二回中寫王小玉唱書一段，尤精彩無比。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幾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她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連接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

，那聲音就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烟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絃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她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然霍的一聲，人絃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曾樸（一八七一——一九三五）字孟樸，號籀齋，別號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光緒十七年舉人。光緒三十二年作「孽海花」刊於「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愛自由者爲金松岑，前兩回爲金所作，後以事繁，由孟樸續撰。第一回卽楔子，彷「水滸」例，列六十回的回目。「小說林」刊至二十五回卽中輟，旋輯前二十回單行。敍金均，字雯卿，赴京應試，中狀元。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携至都下，寵愛備至。不久雯卿使英，偕彩雲往，稱夫人。嘗與英皇並坐照相，國人頗爲驚異。雯卿在英任滿，返國同居京邸。彩雲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雯卿雖逐小奴而留彩雲，情感却已漸疏冷。後雯卿病死於北京，彩雲復赴上海操寶笑生涯，取名曹夢蘭，艷名不減當年。爲蘇州人所驅逐，轉往天津，改名「賽金花」。義和團事變，彩雲與德帥瓦德西善，聲名益噪。二十回至此爲止。孟樸入民國後，續有所作，並對舊本加以修改，共成三十五回，合印本則止於三十回；下餘五回，僅見其所辦的「眞善美」雜誌。舊本第一回中所列六十回的回目亦被删掉。

「孽海花」藉傅彩雲一生的故事爲線索，來刻劃晚淸這不平凡的時代：「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見民國十七年版作者自序）。在佈局結構上，作者是接受西洋小說的影響，與一般舊小說不同。「孽海花」雖然和「儒林外史」等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而組織法却兩樣：「譬如串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是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盤曲回旋着穿的，時接時放，東西交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仝上）可見作者對小說組織的研究精深，也是中國小說技術的空前大進步。

「孽海花」非空中樓閣，所寫均爲實事，人物亦均實有其人。蔣瑞藻「小說考證」中曾記無名氏爲此書作「人名索引」，凡得四十二人；「松風閣筆乘」又增加三十九人；民國五年版本附人名索引表，共有九十四人。其中金均（雯卿）爲洪鈞（文卿），黎石農爲李芍農，聞韻高爲文芸閣，姜劍雲爲江建霞，呂成澤爲李盛鐸，龔平爲翁同龢，張佩綸爲莊佑培等，都是比較重要的人物。

「續孽海花」爲張燕谷所作，自三十一回續起，至六十回止，凡三十回，體裁仿照前書，內容亦取實

事，雖不及前書文筆的縱橫恣肆，描寫亦頗多工緻及酣暢處。

晚清小說可觀者，尙有錢錫賓（叔楚）的「宦海鐘」二十回，蔡景范（少吾）的「上海維新黨」十回，吳蒙的「學說新談」三十六回，雁叟的「學界鏡」四回，姬文的「市聲」三十六回等。林紓的「京華碧血錄」，係寫庚子事變；佚名的「苦社會」，是寫國外華僑受人歧視與虐待；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及佚名的「康梁演義」，是寫戊戌的維新運動；陳天華的「獅子吼」，羽衣女士的「東歐女豪傑」，冷情女史的「洗恥記」，均係寫革命的運動；這些作品，大都含有改革社會的熱忱，或是國家民族的意識。

第十四章　民國初期新小說的醞釀

第一節　「文學革命」與小說地位的提高

民國初年，小說作者頗多，而有特色的作品不可見。李涵秋的「廣陵潮」比較可讀，但仍爲「儒林外史」式的沒有結構；其他所謂「黑幕」小說，風格均不甚高。詩僧蘇曼殊（一八八四——一九一八）的小說，以凄艷的筆墨，寫他飄零的身世，曾爲一般知識份子所贊賞。計有民元年刊於「太平洋報」的「斷鴻零雁記」二十七章，民三年刊於「民國雜誌」的「天涯紅淚記」二章，民四年刊於「甲寅雜誌」的「絳紗記」及「焚劍記」，民五年刊於「新青年雜誌」的「碎簪記」，民六年刊於「小說大觀」的「非夢記」等六種。除「天涯紅淚記」及「非夢記」兩種外，餘均有中英文本。曼殊小說，詩與散文的氣息很重，雖已接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可惜採用精簡的文言，致不能在民間盛行。

民國六年起，胡適與陳獨秀等提倡文學革命，到民國八年「五四」學生運動的爆發時，得到空前的勝利，使中國文學展開一個新時代。文學革命所給予小說方面的影響：一爲小說在文學中地位的提高；二爲國外小說的大量介紹；三爲舊有小說的整理；四爲新小說的嘗試；茲分述於下。

中國人對於小說一向存着輕視的心理，認爲是小家之說，不足與言大道的。周秦時代的莊子與荀子是

如此看法。漢代班固說是「閭里小智之所及」，「芻蕘狂夫之議」，給予後來影響很大。「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乃至清人紀昀主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仍保持班固這種輕視小說的觀念。而一般小說家也每以寫作小說為一種消遣及游戲的筆墨，懷着一種謙卑的心理，不願以眞實姓名出示於人。明代李贄較有精深的見解，他評序「三國演義」及「水滸傳」兩書，不僅贊美牠的內容有激勵忠義的功效，並贊美牠的文章有傑出之處。「童心說」中復推許「水滸」為人間的至文。清人金聖歎認為「天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右者」；以「水滸」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西廂記」為六大才子書，而以施耐庵與千古文宗與詩宗並稱，這種高超的見解，頗足為小說張目。晚清末年，梁啓超創辦「新小說」於日本橫濱，卽看出小說對國民教育與思想宣傳力量的宏大，他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篇文章，使國人輕視的觀念為之改變。梁氏並論到小說的難寫，非「聖於文」的莫辦，都是精闢深刻的議論。

五四文學革命，小說的聲勢益張。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說：「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又說：「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復說：「今人猶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眞正小道耳。」都是竭力提高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胡氏後來所作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及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莫不具如此主張。中國人輕視小說的觀念，至此可說完全肅淸，而一向被視爲小道的小說，遂提高與詩歌散文並列。

因爲小說在文學中地位的提高，附帶的也使小說名稱爲之統一，小說界限爲之劃淸。漢代的神仙故事，六朝的志怪與淸談錄，唐的傳奇，宋的平話，元明淸的章回，至此都稱爲小說。晉代張華的「博物志」，記述奇異事物，卽分別門類；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所纂各怪異事物，亦以類聚；至宋初「太平廣記」的纂修，分類尤爲細詳。明人胡應麟綜賅大要，分爲「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辯訂」、「箴規」六類；淸人紀昀主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又約束爲「雜事」、「異聞」、「瑣語」三類；可是宋代的平話，元明淸的章回，都被漏列了。五四以後學者對於舊小說分類，從體裁上分爲「筆記」、「傳奇」、「平話」、「章回」四類；從內容上分爲「神怪」、「言情」、「俠義」、「神魔」、「人情」、「諷刺」、「狹邪」、「才學」、「譴責」九類。至於新小說體裁方面，則分爲短、中、長三類；內容方面，則分爲寫實與浪漫等各類；均係接受西洋小說的分類辦法。胡應麟所謂「雜錄」、「叢談」、「辯訂」、「箴規」四類，以及紀昀所謂「雜事」和「瑣語」兩類的體裁，不復爲新小說家所採用，使之歸於散文；卽是寓言和故事，也被劃出；小說的界限，至此極爲顯明。

也是因爲小說在文學中地位的提高，復使新小說的內容與形式均竭力求新。新小說內容的求新，如胡適所說，在「言之有物」——有眞實情感和包括見地、識力與理想三者的思想；在「不摹倣古人」的「實

寫今日社會之情況」。陳獨秀於「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抒情的「國民文學」、立誠的「寫實文學」、通俗的「社會文學」，較胡氏主張尤爲具體化。新小說形式的求新，在採用活的大衆語言，創造「國語的文學」，胡氏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就此點有詳細的闡發。而胡氏認爲新文學的創作，舊有中國文學值得模範的太少，必須取法西洋文學。他認爲西洋小說，「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眞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眞如芥子裏面藏着大千世界；眞如百鍊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眞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局面，掘百世不竭的寶藏。」西洋小說既如此精美絕倫，實在值得我們取法，而取法之道，必須從翻譯入手。

第二節　歐美小說的翻譯

中國小說接受外來影響的，始於晉代荀氏「靈鬼志」，中記道人入籠子一則，係源於印度佛教的「譬喩經」。梁吳均「續齊諧記」中陽羨鵝籠的故事，又係就荀氏所作加以推演。「續搜神記」所寫神遊故事，也係受佛經的影響。其他六朝至晚唐的志怪述異的小說中受佛經影響的不可勝計。可是這祇算是宗教經典的影響於小說。元明之間「西遊記」小說中孫悟空的故事，係源自印度「拉馬耶那」（Ramayana）的史詩及散文記述，可說直接受到外來文學的影響；但與上列志怪述異的小說一樣，所受的影響都仍限於內容方面。中國小說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直接受到外來小說影響的，從晚清末年起。

約在光緒二十五年，林紓和王壽昌合譯的「茶花女遺事」出版，頗受讀者歡迎。光緒二十九年梁啓超創「新小說」，自譯「小豪傑放洋記」逐期刊載。蘇曼殊譯法國囂俄的「慘世界」，刊於「國民日日報」（陳獨秀曾加譯述），嗣復譯印度人所作「婆羅海濱遯跡記」，刊於「民報」。光緒末年，周作人所譯「域外小說集」亦印行。林紓譯「茶花女遺事」，風行一時，出版者和譯者，興趣大增。於是林紓遂在商務印書館主編者高鳳謙慫恿和鼓勵之下，由魏易、陳家麟等口譯，他用古文寫錄，陸續譯出歐美小說凡一百五十六種，至民國八年爲止，歷時達十九年之久。其中譯出英國小說九十三種，包括笛福（Defoe）、史委夫特（Swift）、狄更司（Dickens）、史各德（Scott）、史蒂芬遜（Stevenson）諸人作品；法國小說二十五種，包括囂俄（Hugo）、巴爾扎克（Balzac）、大仲馬（Dumas Pere）、小仲馬（Dumas Fils）諸人作品；美國小說十九種，包括歐文（Irving）作品；俄國小說六種，包括托爾斯泰（Tolstoy）作品；其他各國十三種，包括西萬提司（Cervantes）的作品。曾誤以莎士比亞及易卜生的劇本譯爲小說。最膾炙人口的爲「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魯濱遜漂流記」、「塊肉餘生述」、「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略」、「海外軒渠錄」、「拊掌錄」、「魔俠傳」諸書的譯文。惟林氏最大缺點：一爲不懂原文，僅靠別人口譯，難免有錯誤處；且選擇不嚴，二三流作家作品被譯出的太多。二用古文來譯小說，雖也有他文章的優美，可是只能够少數人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遍。與林氏同時以古文譯歐美小說的蘇曼殊、周作人等人，均失敗在此。但林氏等翻譯小說，仍給晚清及民初的中國小說以很大影響，彼時寫小說的作家

，大都有模倣歐美小說的痕跡，蘇曼殊的小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曾孟樸採取歐美小說技巧，尤多運用之妙。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國內譯小說者，完全採用語體，流行大暢。且選擇較爲嚴格，介紹亦有系統，凡歐美各國近代以來所謂傑作，大都有人翻譯；乃至含有被壓迫者痛苦情緒與反抗精神的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小說，以及現代日本的小說，也大量介紹進來。這是翻譯小說的新時代，也是中國小說接受外來小說影響的空前的新時代。

第三節　對舊有小說的研究與整理

五四以後，中國舊小說被翻印的很多。有些國內早經絕版的書，如張鷟的「游仙窟」，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餘話」以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都從日本流行版本及公私藏版重新翻印；有些早經散佚復從各書徵引遺文重予輯印的，如「古小說鉤沈」中所包涵各集；有些坊間很難見到的版本，如「清平山堂平話」、「雨窗欹枕集」、「拍案驚奇」等，也重新影印出來。類此的不可勝數。

因爲小說在文學中地位的提高及大量的翻版，引起國內學者濃厚的研究興趣，文學革命領導者的胡適在「整理國故」的工作中，對小說方面所費精力尤多。他對吳承恩、蒲松齡、吳敬梓、曹雪芹、李汝珍、韓邦慶、文康、劉鶚諸人的考證，使這些一向不爲人注意的偉大小說家，聲名大彰。更重要的工作，他

對許多小說中故事的演變及技術發展作一精密研究，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醒世姻緣」、「三俠五義」等書的考證，雖然未能完全精確無誤，可是他所發掘的已經很多了。此外他對「紅樓夢」、「鏡花緣」、「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書內容與技術的研究，也有很大貢獻。

其他研究小說的學者，如魯迅、鄭振鐸、胡懷琛、俞平伯、陸侃如、顧頡剛、容肇祖、范煙橋、趙景深、孫楷第、馮沅鈞、馬廉、譚正璧、陳汝衡、薩孟武、李辰冬等，或從事於小說史的發展的探索，或各別考證作家的生平，或注意版本的識別，或注意於時代社會的反應，或分析故事的演蛻，或留心形式與技巧，都對舊有小說的研究與整理，竭盡一番心力。而日本人對中國小說研究的著作，如鹽谷溫的「中國小說概論」，長澤規矩也的「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青木正兒的「柳翠傳說考」及「中國文學概論」中論小說，也都被譯來給國人參考。

第四節　新小說的萌芽

文學革命後十餘年間，新小說作者頗多，大抵均為短篇，中長篇作品極少。純粹採取平淡冷靜的寫實作風，雜以諷刺或幽默的情調者有魯迅、葉紹鈞、許欽文、王魯彥、馮文炳、黎錦明、許傑、王任叔、臺靜農諸人。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姓周，名樹人，號豫才，浙江紹興人。著述甚豐，今有「魯迅全集」二十卷行世。所著短篇小說集有「吶喊」、「彷徨」兩種，大都爲反封建的作品。其中「阿Q正傳」一篇，曾譯成英、法、德、日、捷克諸國文字，以文筆簡潔，諷刺深刻，被稱爲他的代表作。葉紹鈞（一八九二——）字聖陶，江蘇吳縣人。所著短篇小說，有「隔膜」、「火災」、「城中」等集。文字清新，善寫小學教師及農村智識份子的生活，描寫細緻，而缺乏深刻。許欽文，浙江紹興人。短篇小說集有「故鄉」、「毛線襪」、「若有其事」、「幻象的殘象」、「一罎酒」、「彷彿如此」、「蝴蝶」，中長篇有「趙先生的煩惱」、「鼻涕阿二」、「回家」、「西湖之月」等集，善寫鄉村生活及青年戀愛心理，文筆輕倩有致，惟刻劃人物缺乏深厚。王魯彥，浙江鎮海人，所著短篇小說集有「柚子」、「黃金」兩種。作品中富於鄉土氣息，而所寫人物大抵爲新社會所摒棄的落伍者。沈從文，湖南人，是一個多產作家。所著小說有「從文子集」、「從文甲集」、「虎雛」、「阿黑小史」等二十餘種。善寫軍人生活及其家鄉生活，復常寫苗族的風俗習慣。文筆清秀挺拔，而各種刻劃則嫌膚淺，往往出之虛構與臆度。馮文炳，筆名廢名，著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及「桃園」，所寫均爲善良人物，尤善寫童年及少年，文筆簡鍊而美麗，失於晦澀。後作長篇「橋」，則爲許多短篇的連綴而成。黎錦明，湖南人，著有「破壘」、「烈火」兩集。許傑，浙江臨海人，著有短篇集「慘霧」。王任叔，浙江鎮海人，善寫鄉村人物。臺靜農，著有「地之子」及「建塔者」兩集。

於寫實作風中略含哲學意味及感傷氣息的，爲王統照、冰心、廬隱、落華生、羅黑芷諸人。王統照，字劍三，山東人，著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及長篇「一葉」，以文筆枯燥，常見斧鑿痕跡，讀者不多。冰心，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短篇小說「超人」、「往事」等集，愛於作品中探索人生問題。廬隱，姓黃名英，福建人。所著小說有「海濱故人」、「曼麗」、「歸雁」、「靈海潮汐」、「象牙戒指」等集，所寫多爲個人遭遇及智識婦女的不幸，充滿悲觀的色彩。落華生，原姓名爲許地山，所著短篇小說有「綴網勞蛛」、「危巢墜簡」等集，善寫青年男女戀愛心理，而滲以佛教思想。羅黑芷，湖南人，所作短篇，在形式與技巧方面，較前述諸人爲高，簡潔婉曲，而藏蓄一種濃厚的憂鬱。

純粹屬於浪漫派的作家，爲郁達夫、張資平、葉靈鳳諸人。郁達夫，浙江富陽人，著有「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薇蕨集」四個短篇集；及「蜃樓」、「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等中長篇；大抵均寫他個人的放浪不羈和窮愁潦倒的生活，感傷的氣息異常濃厚，時人稱爲頹廢派。張資平，廣東梅縣人，所寫作品，短、中、長篇均豐，爲多產作家。而他所寫什九不外男女三角戀愛或多角戀愛，迎合青年心理，文筆頗爲淺薄。葉靈鳳所作小說集有「菊子夫人」、「女媧氏的遺孽」、「鳩綠媚」等，以描寫性慾的苦悶著名，風格卑下，有人稱爲新鴛鴦蝴蝶派。同時如倪貽德、周全平、金滿城、羅西等作品，都有着浪漫的色彩。

曾孟樸晚年與其子虛白，創眞善美書店於上海，並發刊「眞善美雜誌」。繼「孽海花」後復作「魯男

子」長篇小說，寫他青年時代的生活與心理，亦富於浪漫主義的氣息。盧白所作小說有「德妹」、「三稜」等集，以風格輕婉著稱。

其時女作家漸露頭角者，有謝冰瑩，湖南人，以「女兵自傳」得名，是書曾有英譯本。蘇梅，字雪林，筆名綠漪，精於舊文學；所作小說，艷麗活潑，以詞藻見長。「棘心」集，是她早期成名之作。此外凌叔華的「花之寺」和「女人」，陳衡哲的「小雨點」，亦均各有擅長處。

民國二十年後，新進的小說作家如風起雲湧。李輝英的成名作「萬寶山」不久出版了，王平陵也開始寫作短、中篇，其他小說集印行者，不可勝數。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四輯

中國小說史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十五元整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再版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葛賢寧

出版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發行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三〇號
電話：二七二九七號

印刷者　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印刷廠
地址：臺北縣中和鄉中和路二七四號
電話：中和鄉二十六號

總經售處　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二九三六號

自由中國文化界鉅大貢獻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一輯　壹百冊

定價：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特價：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　(外埠另加掛號郵費新臺幣四十元)

-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元
- 民族主義要義　唐振楚編　八元
- 民權主義要義　唐振楚編　八元
- 民生主義要義　唐振楚編　八元
- 國父演講選集　唐振楚編　八元
- 國父書信選集　唐振楚編　八元
- 總統言論選集(一)政治　秦孝儀編　八元
- 總統言論選集(二)軍事　秦孝儀編　八元
- 總統言論選集(三)教育與青年　秦孝儀編　八元
- 總統言論選集(四)哲學與科學　秦孝儀編　八元
- 蔣總統傳(一)　董顯光著　九元
- 蔣總統傳(二)　董顯光著　八元
- 蔣總統傳(三)　董顯光著　八元
- 三民主義的理論(一)　張其昀著　八元
- 三民主義的理論(二)　張其昀著　八元
- 國父學說與西方文化　林子勛編著　一八元
- 詩經釋義(一)　屈萬里著　一三元
- 詩經釋義(二)　屈萬里著　一六元
- 四書釋義(一)　錢穆著　一三元
- 四書釋義(二)　錢穆著　一六元
- 論語話解(一)　陳滄述　六元
- 論語話解(二)　陳滄述　六元
- 孟子分類纂注(一)　王俠[illegible]編著　一五元
- 孟子分類纂注(二)　王俠[illegible]編著　一〇元
- 中國歷代書目總敘　梁子涵編　一八元
- 國學版本學要略　屈萬里、昌彼得合著　一六元
- 中國上古史綱　張蔭麟著　一八元
- 秦漢史　勞榦著　一八元
- 清史　蕭一山著　一八元
- 中華民國創立史　張其昀著　九元
- 中國民族史　羅香林著　一八元
- 中國思想史　錢穆著　一八元
- 宋明理學概述(一)　錢穆著　一四元
- 宋明理學概述(二)　錢穆著　一三元
- 中國政治制度史　曾繁康著　一八元
- 曾國藩傳　蕭一山著　一五元
- 中西交通史(一)　方豪著　一八元
- 中西交通史(二)　方豪著　一八元
- 俄帝侵華史綱(一)　胡秋原著　一八元
- 俄帝侵華史綱(二)　胡秋原著　一八元
- 大陸紅禍　唐縱編　一三元
- 中國農業資源(一)　沈宗瀚著　一八元
- 中國農業資源(二)　沈宗瀚著　一八元
- 中國農業資源(三)　沈宗瀚著　一八元
- 中國都市(一)　程光裕著　一五元
- 中國都市(二)　程光裕著　一五元
- 西洋通史(一)　張致遠編　二六元
- 西洋通史(二)　張致遠編　二六元
-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　陳守一譯　一八元
-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二)　陳守一譯　一八元
- 世界新憲[illegible]　[illegible]譯　一六元
- 世界時事地圖集　[illegible]編繪　一三元
- 國際現勢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歐洲現勢　劉光炎著　一八元
- 蘇俄真相　[illegible]著　一四元
- 理則學　張鐵君著　一四元
- 中國人之思惟方法　徐復觀譯　一八元
- 印度理則學　陳大齊著　一八元
- 教育哲學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人性論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史學講話　張致遠編　一三元
- 社會學講話　龍冠海著　一八元
- 新聞學講話　劉光炎著　一四元
- 中國憲法的理論體系(一)　羅志淵著　一四元
- 中國憲法的理論體系(二)　羅志淵著　一四元
-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一)　浦薛鳳著　一四元
-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二)　浦薛鳳著　一三元
-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三)　浦薛鳳著　一四元
-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四)　浦薛鳳著　一三元
- 英國現代文官制度(一)　[illegible]著　二三元
- 英國現代文官制度(二)　[illegible]著　二三元
- 國際法講話　雷崧生著　一六元
- 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　[illegible]譯　一四元
- 現代資本主義透視　羅時實著　一三元
- 馬克斯主義及其批判　羅時實著　一八元
- 工業民主的理論與實施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現代科學與文化　方子衛著　一八元
- 戰時中國的科學(一)　[illegible]編譯　一四元
- 戰時中國的科學(二)　[illegible]編譯　一四元
- 宇宙與愛因斯坦　陳之藩譯　一〇元
- 天文學講話　張雲著　一八元
- 地球　張雲著　一八元
- 地理學講話　孫宕越著　一八元
- 海洋學講話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生理學講話　柳安昌著　一八元
- 氣象學講話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地質學講話　阮維周著　一八元
- 都市計劃講話　周一夔編著　一八元
- 現代工程(一)　凌鴻勛主編　一八元
- 現代工程(二)　凌鴻勛主編　一八元
- 現代音樂　蕭而化著　一八元
- 現代醫學(一)　吳一舜著　一八元
- 現代醫學(二)　吳一舜著　一八元
- 近代各國戰略論(一)　[illegible]、王漢中合譯　一八元
- 近代各國戰略論(二)　[illegible]　一八元
- 近代各國戰略論(三)　李約[illegible]　一八元
- 詩選　戴君仁編　一八元
- 詞選　鄭騫編　一八元
- 曲選　鄭騫編　一八元
- 現代小說　葛賢寧著　一八元

第二輯　壹百冊

定價：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特價：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　(外埠另加掛號郵費新臺幣四十元)

- 總統言論選集續編　秦孝儀編　八元
- 中華民國史綱(一)　張其昀著　八元
- 中華民國史綱(二)　張其昀著　一〇元
- 中華民國史綱(三)　張其昀著　一〇元
- 老子新論新編(一)　嚴靈峯著　一四元
- 老子政論新編(二)　嚴靈峯著　一四元
- 荀子學說　陳大齊著　一八元
- 魏晉南北朝史　勞榦著　一四元
- 宋史(一)　方豪著　一四元
- 宋史(二)　方豪著　一六元
- 中國史學史　李宗侗著　一八元
- 正史論贊(一)　宋晞編　一八元
- 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一)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二)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政治思想與制度史論集(三)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一)　蕭公權著　一六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二)　蕭公權著　一六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三)　蕭公權著　一六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四)　蕭公權著　一四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五)　蕭公權著　一三元
- 中國政治思想史(六)　蕭公權著　一四元
- 中國歷史地理(一)　石璋如等著　一四元
- 中國歷史地理(二)　石璋如等著　一六元
- 中國歷史地理(三)　石璋如等著　一八元
- 中國詩詞史　[illegible]著　一八元
- 中國戰史論集(一)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戰史論集(二)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 中國古代社會史(一)　李宗侗著　一五元
- 中國古代社會史(二)　李宗侗著　一五元
- 中西交通史(三)　方豪著　一八元
- 中西交通史(四)　方豪著　一八元
- 中西交通史(五)　方豪著　一八元
- 中國目錄學史　許世瑛編著　一六元
- 國史上的偉大人物(一)　張其昀主編　一五元
- 國史上的偉大人物(二)　張其昀主編　一五元
- [illegible]　[illegible]等著　一八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一)　林[illegible]等著　一六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二)　林[illegible]等著　一五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三)　林[illegible]等著　一六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一)　凌純聲等著　一五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二)　凌純聲等著　一五元
- [illegible]文化論集(三)　凌純聲等著　一五元
- 中國地形(一)　丁驌著　一六元
- 中國地形(二)　丁驌著　一六元
- 中國河川誌(一)　宋希尚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河川誌(二)　宋希尚等著　一五元
- 中國海港誌　王洸著　一〇元
- 中國漁業史(一)　張[illegible]著　一五元
- 中國漁業史(二)　張[illegible]著　一五元

書名	著者	定價
中國礦產資源(一)	阮維周 著	一八元
中國礦產資源(二)	陳秉範 著	一八元
中國工業(一)	張茲闓主編	一五元
中國工業(二)	張茲闓主編	一五元
中國工業(三)	張茲闓主編	一五元
中國交通(一)	柳克述主編	一五元
中國交通(二)	柳克述主編	一五元
東北經濟(一)	張成達編著	一四元
東北經濟(二)	張成達編著	一六元
西方文化論衡(一)	殷[illegible]麟等譯著	一五元
文藝復興(一)	王德昭 著	一四元
文藝復興(二)	王德昭 著	一四元
文藝復興(三)	王德昭 著	一四元
各國政治家	劉光炎 編	一六元
淪陷後的大陸	[illegible]水編著	一三元
世界南針(一)	陳守一 譯	一五元
世界南針(二)	陳守一 譯	一五元
日本現勢	陳天鷗 著	一六元
戰後日本	陳固亭 譯	一五元
東南亞現勢	邢森洲 著	一五元
印度近代史	吳俊才編著	一五元
蘇俄研究論集(一)	謝幼偉等著	一七元
蘇俄研究論集(二)	謝幼偉等著	一五元
俄帝侵華秘錄	王漢中 譯	九元
共產國際概觀	殷海光 譯	九元
英國現勢	陳民耿 著	一五元
美洲地志	杜衡之 譯	一六元
哲學講話	謝幼偉 著	一五元
教育行政	劉真 [illegible]升 合著	一六元
現代政治學	張金鑑 著	一八元
經濟學講話	施建生 著	一六元
法學緒論	林[illegible] 著	一五元
國際私法	洪應灶 著	一五元
財政學	黃[illegible]和 著	一八元
蘇俄遺傳學批判	李景均 譯	一八元
現代農業(一)	趙連芳 著	一五元
現代農業(二)	趙連芳 著	一五元
現代農業(三)	趙連芳 著	一四元
水土保持(一)	毛壽彭 著	一三元
水土保持(二)	毛壽彭 著	一三元
歷代治水文獻	朱[illegible]尚編著	一二元
現代建築	盧毓駿 著	一八元
海軍戰略論(一)	楊鎮甲 譯	一五元
海軍戰略論(二)	楊鎮甲 譯	一五元
文學新論(一)	李辰冬 著	一三元
文學新論(二)	李辰冬 著	一三元
中國駢文概論(一)	傅隸樸 著	一四元
中國駢文概論(二)	傅隸樸 著	一四元
宋詩選	戴君仁 編	一八元
民國學術論文索引	[illegible] 編	一六元

第三輯 壹百冊

定價：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特價：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外埠另加掛號郵費新臺幣四十元）

書名	著者	定價
科學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總統言論選集三編	秦孝儀 編	一四元
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一)	于右任等著	一五元
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二)	于右任等著	一五元
中華民國史綱(四)	張其昀 著	一〇元
中華民國史綱(五)	張其昀 著	一〇元
鄭成功復臺外記	[illegible] 合錄	一五元
國民革命運動與臺灣	黃[illegible]等著	八元
中國哲學史	[illegible] 譯	一六元
老子章句新編纂解	嚴靈峰 著	一三元
比較中日陽明學	張君勱 著	一三元
中國文官制度史	張金鑑 著	一六元
中國近代外交史(一)	方[illegible] 著	一六元
中國美術史論集(一)	虞君質等著	一三元
中國美術史論集(二)	虞君質等著	一三元
中國美術史論集(三)	虞君質等著	一五元
正史論贊(一)	宋晞 編	一八元
正史論贊(二)	宋晞 編	一八元
孔子年譜(一)	許同莘 編	一三元
孔子年譜(二)	許同莘 編	一三元
蒲壽庚傳	羅香林 著	一六元
華僑名人傳(一)	祝秀俠主編	一四元
中國歷史地圖集(一)	程光裕 徐聖謨 編著	一五元
中國歷史地圖集(二)	程光裕 徐聖謨 編著	一五元
西洋通史(三)	張致遠 編	一五元
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一)	李宗侗 譯	一六元
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二)	李宗侗 譯	一四元
西方哲學史(一)	鍾建閎 譯	一六元
西方哲學史(二)	鍾建閎 譯	一六元
西方哲學史(三)	鍾建閎 譯	一六元
西方哲學史(四)	鍾建閎 譯	一六元
西方哲學史(五)	鍾建閎 譯	一六元
康德哲學(一)	吳康 著	一六元
康德哲學(二)	吳康 著	一六元
黑格爾生平及其哲學	[illegible] 編	一五元
黑格爾哲學論文集(一)	謝幼偉等著	一八元
黑格爾哲學論文集(二)	謝幼偉等著	一六元
自由主義的歷史與理論	[illegible] 譯	一四元
告德意志國民書	[illegible] 譯	一六元
民族文化概論	蕭一山 著	一五元
中國文化論集(一)	張其昀等著	一〇元
中國文化論集(二)	張其昀等著	一六元
中日文化論集(一)	劉百閔等著	一六元
中日文化論集(二)	劉百閔等著	一三元
中韓文化論集(一)	董作賓等著	一六元
中韓文化論集(二)	董作賓等著	一六元
中國地理學研究(一)	張其昀 著	一六元
中國之自然環境	張其昀主編	一四元
中國人口	[illegible] 著	一五元

書名	著者	定價
新方志學舉隅	張其昀主編	一六元
大陸匪情	李慎之編著	一四元
蒙古之今昔(一)	札奇斯欽著	一〇元
蒙古之今昔(二)	札奇斯欽著	一二元
蒙古與俄羅斯(一)	札奇斯欽譯	一二元
蒙古與俄羅斯(二)	札奇斯欽譯	一五元
新疆地志(一)	姚國水 譯	一六元
[illegible]洲新志	[illegible] 合譯	一六元
黎明日本	柳長勛 著	一五元
今日西班牙	趙雅博 著	一五元
拉丁美洲國家	吳[illegible] 編譯	一六元
蘇聯現勢	鄧公玄 著	一二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鈕先銘 編述	一六元
[illegible]見聞錄	丁[illegible] 著	一三元
心理學原理	蔡[illegible] 著	一六元
科學教育與科學方法	吳俊升等著	一七元
中華民國科學誌(一)	李熙謀主編	一〇元
中華民國科學誌(二)	李熙謀主編	一〇元
中華民國科學誌(三)	李熙謀主編	一〇元
中華民國教育誌(一)	吳俊升等著	一六元
中華民國教育誌(二)	吳俊升等著	一六元
中華民國大學誌(一)	張其昀等著	一七元
中華民國大學誌(二)	張其昀等著	一五元
代議政治	鄒文海 著	一五元
英國政府	曾繁康 著	一五元
[illegible]民主政治	劉光炎 譯	一五元
[illegible]	王冠青 著	一六元
[illegible]	施建生 著	一五元
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	羅長闓 譯	一三元
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二)	羅長闓 譯	一三元
[illegible]經濟政策	汪[illegible] 譯	一七元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趙蘭坪 著	一六元
現代公務管理	王雲五 著	一四元
新聞學論集	[illegible]光等著	一五元
月球	張[illegible]雲 著	一五元
原子能與[illegible]子彈	陳之[illegible] 著	一三元
核子學概要及其應用	[illegible]等譯	一五元
美國TVA制度	陳克誠 著	一四元
西洋教育史	謝[illegible] 著	一六元
中國語文研究	周[illegible]高 著	一四元
[illegible]學研究	趙友培 著	一四元
[illegible]選	鄧[illegible] 著	一五元
[illegible]的文學	[illegible] 著	一四元
現代戰鬥文藝選集(一)	虞君質主編	一〇元
現代戰鬥文藝選集(二)	[illegible] 編	一五元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一)	盧月化編著	一五元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二)	盧月化編著	一五元
現代戲劇	梁實秋 [illegible] 合譯	一五元
圖書分類法導論	王省吾編著	一四元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一)	中央圖書館編	一〇元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二)	中央圖書館編	一四元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三〇號　電話：二七二九七

總經售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二九三六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二一八一號

國外經售處：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一八九號

